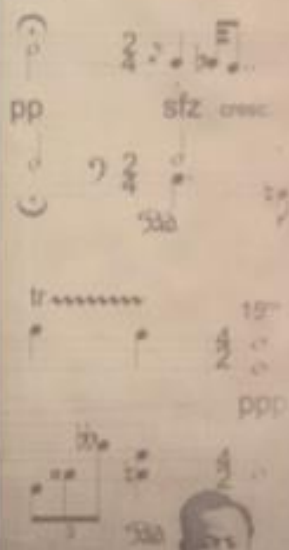




荒漠樂音

善友樂團風華



出版「荒漠樂音」2018 e-Book 的原由及原書追蹤報導

黃東昇(Feb. 5, 2018)

筆者 1960 年留學美國，35 年後由美國石油公司退休，於 1995 年回母校成功大學當客座教授。2000 年回美國時，在桃園機場書攤看到一本陳郁秀博士於 1998 年出版的「百年台灣音樂圖像巡禮」乙書。該書謂台灣西洋音樂始於 3B 兒童樂團，但沒有提到善友管弦樂團。其實善友於 1960 年解散後，才創設 3B 兒童樂團。筆者向善友樂團老將周叔夜提起此事，周氏就直接問當時阿扁執政時代的文建會陳郁秀主委。陳博士說她不知道有善友之存在。叔夜和筆者恍然大悟我們有編輯善友樂團回憶錄的必要，以提供此重要歷史資料給台灣音樂史。叔夜立刻徵求台南善化鎮“允成化學公司”董事長林耿清先生的支持，開始尋找 40 多年來已經失去連絡的善友老團員，大家共同回憶並寫下善友樂團的故事。第一本書「荒漠樂音-善友樂團風華」終於 2005 年完成。林董事長慷慨解囊，負責出書費用，印二千本書，免費送給各地學校圖書館，期待影響年輕人對古典音樂的興趣。

出版該書當時沒想到利用電子版（e-copy），二千本書分發後，該書就絕版。當時籌備編輯新書時，台南扶輪社總監陳俊朵先生也在場，他將此書登刊在扶輪社的網站。12 年前的網站，由於電腦格式太陳舊，現今要找該文章很困難。最近好友陳天令將網站上的文章全部轉移到他的電腦，然後花時間，負責整理存檔為 PDF 檔案（e-copy）。有了此檔案，我們可轉送該書給很多讀者。

「荒漠樂音」原書所有的文章全部包括在 e-Book。原書第一篇文章（第 18 頁到 25 頁）是林森池先生以日文親筆寫的文章「善友管弦樂團成立經過懷古談—團長林森池」。現代人士很少懂日文，如果這篇最重要的文件有人看不懂是很可惜。森池先生的弟弟林耿清先生將該文翻譯成中文，刊登在扶輪社網站。此中譯文章我們已包括在 e-Book 供讀者一睹為快。網站另外一篇林耿清先生在新書發表會當天（2005 年）的演講文「善友樂團風華-新書發行感言」也包括在 e-Book。

原書收集有相當完整的演奏會節目單及許多台上演奏的團體相片。但是這些節目單太陳舊看不清內容，很多團體相片也太小，因此 e-Book 裡，我們只選擇幾張比較清楚且有代表性的節目單及相片。至於每篇文章內的相片，因篇幅及檔案大小考量，原書文章相片只收錄一篇，其餘割愛，敬請見諒。

「荒漠樂音」2018 e-Book 出版編輯團隊：

黃東昇、林素純、陳天令



編 誌

原書編者賴哲顯先生的序文和編輯語絮，為讀者提供絕佳的原書出版艱辛的寫造和導讀。善友樂團成員的親友從這二篇書前、書後的描述，感受編者用心深入探討作者們緬懷樂團創始四元老-林森池、蘇銀河、林耿清、鄭昭明-的拓荒者胸懷和哲人情操，啟蒙、鼓勵、傳授、提携愛樂後進，為南台灣打造一片燦爛的音樂沃土綠洲，造就後代不少名聞國際的優秀音樂家。由於善友樂團、三B少年樂團及後進愛樂團體和社會人士的支持，提昇並豐富了台灣分縣實力；提供音樂園地，不再是荒郊野漠，善友樂團功名垂史。

原書 2005 年出版後有些許陸續報導，收編於附錄，增益後人對善友樂團的懷念。另外善友樂團成員有真優秀出名的後代，傳承先人志業。黃東昇博士近幾年在美國認識了幾位善友樂團團員的第二代女士。他利用 2016 年七月在舊金山灣區舉辦台美人美西夏令會時，邀請她們赴會互相認識。當時能參加此會三位女士：石青如（父親石雲裕，拉小提琴）、陳純寶（父親陳朝呈，吹單簧管）及鄭麗伶（父親鄭昭明，樂團指揮）。詳細故事請參閱太平洋時報文章「[台南善友樂團之後代首次在夏令會聚會](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0e10523e-79ee-4fac-95aa-80edca62fd37)」（2017-04-27）：<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0e10523e-79ee-4fac-95aa-80edca62fd37>

以及「[回憶六十年前台灣最早成立的民間室內樂團—善友管弦樂團](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2cd6a2c3-21b7-496e-82d4-907cd76cb199)」（2011-04-06）：<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2cd6a2c3-21b7-496e-82d4-907cd76cb199>

另外「[永恆的樂章 — 鄭昭明先生的故事／梁基典](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a39e7dc5-274c-4f64-80f0-9bb2e68e019d)」（2016-11-03）：<http://pacific-times.com/Default.aspx?RC=2&nid=a39e7dc5-274c-4f64-80f0-9bb2e68e019d>

陳天令 謹誌

目 錄

出版「荒漠樂音」2018 e-Book的原由及原書追蹤報導	黃東昇	2
編 誌	陳天令	3
目 錄	4
序 風範勒石勵來茲～讀「荒漠樂音」	賴哲顯	6
“荒漠樂音”——善友樂團風華 新書發行感言	林耿清	10
憶先父與善友	林素純	11
懷先父與善友	蘇正途	15
懷念鄭昭明先生	賴哲顯	17
善友樂團的成立	林耿清	20
被遺忘的善友樂團	周叔夜	22
小飛蟲	梁基典	25
綠蔭不減來時路——善友樂團之緣起	林耿清	28
南門庭院 輕鬆蓋善友	林東哲	31
有緣份認識林森池先生	黃東昇	36
「善友」及「三B」樂團名稱小考	洪銘盤	39
記憶中的善友樂團	施性傑	40
善友古早的樂團	張文燦	42
善友的點點滴滴	周叔夜	45
從澎湖到善友	洪啟勇	47
樂臺履痕	張瑞圖	49
善友的回憶	楊子賢	50
善友管弦樂團的回憶	莊伯祥	52
懷念林森池恩師	林永全	55
永懷恩師——林森池先生	蘇德潛	58
善友樂團記痕	李德樹	63
善友樂團與我	林榮章	65
善友追憶	林永和	66
樂團履痕	張明良	68

「荒漠樂音-善友樂團風華」2018 e-Book

永恆的回憶	陳 絹	72
我與善友管絃樂團結緣	陳俊朵	74
點亮小提琴的一盞明燈-懷念鄭昭明老師	葉育宗	77
卻顧所來路	林惠琴	79
承先啟後	沈銘賢	82
編輯語絮	賴哲顯	84
附錄一：善友管絃樂團演奏會集錦	89
附錄二：善友樂團出書 重現一甲子前的風華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07-11-29.....	98

序 風範勒石勵來茲～讀「荒漠樂音」

賴哲顯

[*師專畢業，國中教師退休，「永恆的樂章-鄭昭明先生紀念集」編著者。]

二〇〇三年秋，筆者應張文燦教授之邀，赴台南南門庭院（在南門路）參加「荒漠樂音～善友樂團風華」出書籌備記者會。會議由外交部派駐巴西代表周叔夜先生（善友樂團團員，本會發起者）主持。與會者有善友樂團團員林東哲、洪啟勇、林耿清、張文燦……等十二名，國內六名大報社記者，加上會議紀錄的筆者。周氏宣稱五十年前，善友樂團的風華，在歲月的流失而逐漸被淡忘。文建會出版的「台灣音樂史」，隻字未提及善友樂團的事蹟，詢之，曰「不知有善友樂團」。為此團員們不以為然，皆認為善友樂團的風華，宜乎披露予社會大眾周知，將其成果與貢獻予以肯定，賦予歷史應有地位與尊榮。行動策略：敦請善友樂團團員提供相關資料，及撰述自己和樂團互動的文章，編輯、付印、成冊。

善友樂團之成立，緣始於林森池和蘇銀河，二人隸籍台南縣善化，為小學時期的至友，及長，林赴北攻化工、蘇赴日本學醫。二人皆愛樂，暇時鑽研不輟，造詣非凡，二次大戰後，雙雙回鄉創業，暇餘拉（提）琴自娛。不久加入鄭昭明（台大機械系肄業），三人皆為才高之士，於樂（器）無所不精，三琴合奏，樂聲遠播，求學（提）琴者，陸續而至，或探求音樂堂奧者，或心儀大師演奏的風采而思齊者，或陪友學琴而臨時向學者，或增進休閒內涵者……動機儘管多樣，而矢志學琴則一，於是以樂會友，在一股熱愛音樂的驅促下，彼此觀摩切磋，教者傾囊相授，學者謙沖猛進，一支樂團很快的成立了，團員的情誼更是牢牢地凝聚了。

自此而後，善友樂團定期的公演和不定期的演奏次數頻繁了，於是演奏與練習相激相盪，相輔相成；演奏的水平和次數，與日俱增。演奏曲目有日本、台灣的民歌民謠、小夜曲、十八世紀的西洋古典樂曲，其演奏曲目之豐盛，較之時下的著名樂團，絕不遜色。

筆者在想，深入的想，出身音樂學府而組樂團，不難；招募音樂專才而組樂團，也不難；至於非音樂科班出身又未獲任何資助的善友樂團，僅憑一片血誠將高水平的樂團維持了十年之久，這就不是一個「難」字可形容了，應視為「奇蹟」。有些團員（特別是張文燦的大提琴及施性傑首席小提琴）是沒有拜老師，自己看書自己摸索而學會的，這也是一種「奇蹟」。誠然，五十年代的善友樂團就以這種「奇蹟」的風姿，展現了它的風華，為台灣音樂史建立了傲岸的里程碑，於是重現善友樂團風華，無異填補「台灣音樂史」的缺失，同時賦予善友樂團其歷史應有的地位。當這莊嚴的籲求被引爆之後，善友團員們及其眷屬們無不同感而發，將自己與善友樂團的緣起、經過、感觸、懷念、敘述著多彩的樂團生涯。字字出之肺腑，篇篇情真意摯、玲琅滿目，令人應接不暇。遐想他們秉筆直抒胸臆，既不標新以立異，亦不矯情以鳴高，字裡行間流露著至情至性樸質的情感，教人好生感動。這，正應驗了貝多芬所說的「惟有真心才能到內心」。

因此，我們要坦誠的說，本書既無情意纏綿，令人陶醉的風光，亦無曲折詭譎，扣人心絃的情節；更無譁眾取寵、矯揉作態的諂媚。職是之故，我們要鄭重的說，善友樂團的團員們是一群：

- 五十年代台灣西洋音樂的拓荒者、播種者、領航者、推行者。
- 純粹追求音樂藝術殿堂的愛樂者。

- 天賦異稟、才華橫溢、鉸斷傳統教育鎖鍊的強者。
- 他們學琴不但沒有變壞，更因學琴而激發潛能成就一方霸業，令人興起學音樂，當如是。
- 為台灣音樂教育的發展奠立堅實豐厚的礎石。
- 愛樂情懷至老彌堅，且強力感染親友、子女者。
- 對善友樂團實心感懷，對團員情誼至老彌篤者。
- 秉持善友（元老教育）的風範，回饋社會，塑造了藝術人格的完整者。
- 人生的評價是彩色的、是亮麗的、是璀璨的。……

五十年代的台灣是西洋音樂的荒漠時期，在台南縣的小鎮—善化，出現如此卓越的樂團，對台灣音樂掀起如此深遠的影響，寧不謂另類的「台灣奇蹟」乎！

書至此，我們不禁要問，自台灣開史以來，以民間業餘所組成的西洋管絃樂，擁有團員之多（達四十多人）水平之高、團齡之長（達十年）、影響之深，如善友管絃樂團者，到底有幾團？甚至有或無？

本書的編輯工作持續了一年多始告完成，筆者有倖，廁身其間，竭盡綿薄，聊引為慰，付梓之際，又蒙索序，暗忖：何德何能，膺此榮幸，謹將充數於編輯之餘，管窺所及，略述一二，而不敢言序焉。

[*原編者誌]

善友管弦樂團成立經過懷古談

[團長林森池日文手稿

(台南扶輪社 1975-76 年度社長)

口譯:林耿清;中文筆錄:賴哲顯*]

一九四六年(二次大戰結束次年春),有一天晚上,離別五、六年的至友--蘇銀河,突然來訪,他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成為堂堂正正的外科醫生而榮歸故鄉。當年他在台北高等學校就讀時,長於單簧管和大提琴並活躍於該校音樂部活動。之後在京都帝大擔任首席單簧管,也繼續學習大提琴。此次回到台北高等學校拜訪恩師--嶺脇四郎,師生相見,雖然不勝欣喜,卻遇到恩師被遣回日本,晤談之餘恩師將他愛用的大提琴及中提琴各一支贈讓給銀河君,同時將多年蒐藏的許多樂譜贈送銀河君,恩師擅長小提琴和指揮,是台北高等學校音樂部指導,且非常熱心研究室內樂及管弦樂。師母--花子女士是台灣有數的鋼琴家,為歷年音樂比賽的評審員。嶺脇教授又是台北業餘弦樂團同好會會長兼合奏團的指導。當時適逢我(森池)在台北帝大(今台大)服務時,已累積了音樂技藝,也曾加入該團參加演奏,因此和嶺脇老師有相識。

二次大戰後,我離開台北回故鄉,帶三支小提琴,另大提琴和中提琴各一支,想在故鄉享受三重奏、四重奏,甚至有鋼琴的音樂饗宴。另外,盡量蒐集(購)樂譜。結果在台南市郊外之小小善化鎮已擁有大提琴、中提琴各兩支和小提琴數支,當時小小的善化成為全台灣最完善齊備的樂譜資源。同時我司小提琴,銀河君司大提琴,舍弟林耿清司中提琴,就此可以享受演奏三重奏的樂趣,並開始演練。至此善友樂團之基礎顯然成立。但好事多磨,一九四六年五月蘇銀河君奉派赴澎湖馬公就任省立澎湖醫院副院長(不久升任院長),因此三重奏團解體了,一個大型的合奏企劃之美夢也停頓了。

民國三十九年台南市第一屆音樂比賽大會,始認識台南工學院(成大前身)建築工程系教授溫文華,他是一位優秀的鋼琴手,熱愛音樂,和我同學工科,年齡相近,與他討論音樂,興趣相投而成為密友。後來蘇銀河君辭去澎湖醫院職務回到善化開平民醫院,於是失去的室內樂合奏又恢復了。溫文華與蘇銀河君同樣出身日本京都帝大,志趣情誼更加投合。於是當時我的門下小提琴學生楊金城君(工學院學生)及林東哲(南一中學生)也來參加陣容,幾乎每星期日不是在我家就是在蘇銀河家或在善化國小練習合奏,之後現在樂團之主要幹部,鄭昭明君及施性傑也獲溫文華氏之介紹,前來加入陣容,團員總數達 13 名。同時司長笛的丁振文(註:丁振文,台大理學院化學系畢業,為林耿清之同期同學)任職於新營烏樹林糖廠,周日也遠道而來參加合奏。悠然合奏演練歲月,忽然大夥有意藉機公演,於是至台南市教育科洽商公演事宜,謝新州課長及謝指導員甚表贊成。因此民國四十年七月十五日在台南市立中學大禮堂舉行第一次的公開演奏會,對本團之發展上意義非同凡響。演奏會要開演時,大夥對本團名稱費思量,慎重思考結果,因本樂團之團員皆富有善良之心,且在善化鎮發起,於是決定命名為「善友室內樂團」,大夥無異議贊成。初期是為研究深化室內樂為本團企求的重點為出發點。想不到這麼短期間就發展到目前之中規模之善友管弦樂團實非始料所及。於是決定舉行一年一次或二次在台南公演。節目表上本團的標誌(圖案)出自溫文華先生的設計。

首次公演由弦樂為中心之古典樂曲領銜開演,結果非常成功,尤其是獲年輕聽眾之歡迎。隨後立即找新曲加緊練習,計劃第二次演奏會。第一次會曾以弦樂四重奏為主,但第二次之

重點是放在三重奏。尤其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乃名曲中的名曲，亦予以演出而佳評如潮。

第二次公演日期距首次公演為期甚短僅四個月，不過團員勤練不已，弦樂和管樂人數都呈增加共二十五人，各種樂器雖未臻完備，管弦樂已粗具規模。蔡瑞銘(彰化銀行副理)司雙簧管，對樂團增色甚多。但此次演奏會樂團後出現危機；溫文華辭去台南工學院，離職赴日本。蘇銀河醫師擬再赴澎湖(馬公)醫院，民國四十年底全團為他餞行。蔡瑞銘也將調職赴台北。

第三次公演將在民國四十一年春很快來臨，這是團員面臨的最大之痛。.....(中斷)；

【註】林森池之日文手稿刊登於”荒漠樂音”——善友樂團風華一書之第18~25頁。

[*編者誌]

“荒漠樂音”——善友樂團風華新書發行感言

林耿清

(善化扶輪社創社社長)

2005年3月18日為故家兄林森池和其國民學校時同期同學—蘇銀河（皆隸籍善化，出身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外科醫師）及小提琴手兼樂團指揮鄭昭明（麻豆人，善友管弦樂團解散後台南市三B兒團管弦樂團創立者）等三人所創立的善友管弦樂團之創立及當時樂團活動情形的陳述紀錄“荒漠樂音”——善友樂團風華的發表會。這本新書發表會在台南市長榮酒店（在中華路文化中心側）舉行，並邀請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長許耿修、台南縣政府文化局長葉澤山、台南市文化中心陳修程主任蒞臨指導外，各大報文字記者、電視記者、電台記者十多名及五十年前的善友樂團團員及台南縣市音樂界先輩等來賓，包括國際扶輪3470地區總監陳俊朵等二十多名踴躍參加，會場由台南中區扶輪社前社長沈銘賢先生主持，場面溫馨、盛況熱烈，本書具有如下特色：

1. 政府出刊有關台灣樂史的書冊，對善友樂團付之闕如，本書印以補充填實。
 2. 善友樂團的創立三元老，皆已故往，緬懷他們往昔的付出，令人感恩實深。他們都是業餘的音樂家，熱愛音樂是他們共同的特徵。
 3. 善友樂團的創立組成、演練、公演，耿清曾全程參與。我認真思維本樂團也許是台灣最早的業餘樂團。
 4. 善友樂團初期以弦樂為主（第一、第二小提琴及中、大提琴）團員多數承教於業餘出身的家兄—林森池先生。日後這批學生，意氣風發，或為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或為小提琴家庭教師，或為名校理工科系教授，或為美國、日本實務上之理工專家，在國內、國際頗為活躍的專家學者。本書承蒙現任駐巴西大使周叔夜及多名當年善友樂團團員發起，敦請現居在美國林森池先生的千金—陳林素純及林惠琴二位女士促成，再由任教善化國中的賴哲顯先生協助，將大部分健在的團員及眷屬，由記憶中記述當年善友樂團活動的文章，編輯成書。
 5. 善友樂團創團的蘇銀河、林森池、林耿清等，前二位皆為擔任早期扶輪社台南社社長，林耿清為善化扶輪社創社社長。今年（2005）欣逢國際扶輪成立百週年慶，陳總監俊朵先生倡導國際扶輪3470地區（雲嘉南澎）文化尋根。職故，陳總監對於本書的製作、編輯、印製，予以全力關注與協助，謹此特申謝忱。
- P. S 總監 Computer 接受周叔夜先生(台灣駐巴西大使)邀請，於2003年10月善友樂團團員聚會時建議「善友團員的聚會，不能以同學會的性質看待，大家應盡快的把台灣失落的音樂史補齊做為使命，因為許多團員都與扶輪社友關係，也可補足扶輪史，尤其應「數位典藏」，國際扶輪3470地區將以網站(文化委員會)廣為流傳。」

憶先父與善友

林素純

[林森池之長女，僑居美國，協助先生行醫，對本書的發行至為關切。]

(一) 家世

先父林森池先生 1920 年 12 月 28 日出生於台南縣善化鎮。先祖父林連順先生少年苦學，奉養寡母，以運送公司及製造蕃薯粉起家，當年在鎮上名聲頗著，人稱 Maru 林。先祖母林胡皮女士長年吃素拜佛，心地善良，慈悲為懷。先父繼承了先祖父的志業及刻苦勤儉的習性，先祖母慈善待人的美德。兄弟四人，大伯赴日攻讀商科，二伯攻讀機械，先父及四叔在台南成功大學之前身—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主修化工。四兄弟都喜愛音樂，尤以二伯及父親更是全心投入。

(二) 成立善友樂團的動機與背景

先父的兄弟們決定共同創業之後，二伯父與先父分別從日本及台北回到善化。二伯父是古典吉他的高手，在日本留學時學得一手好琴藝。父親有感於當時南台灣音樂知識的貧乏及演奏人才的欠缺，事業繁忙之餘，開始在週末免費授琴。授琴及早期善友聚會和樂團練習的場所就是林家祖宅的客廳。經濟能力的充裕及兄弟們的支持，是善友樂團得以成立的因素之一。

(三) 先父的畫像

先父生性隨和、幽默、樂觀、不喜充闊，也不愛麻煩別人，是我們姊妹心目中，世界最好的父親。我們年幼時曾有算命先生說他命中無子。先父笑笑說：“好佳在（台語）不用擔心養出太保（蠻悍）兒子”。他很節儉不重物質享受，當年蓋新房子時，堅持以實用、舒適為原則，不願採用奢華充氣派的設計。

(四) 毅力與恆心是先父成功的原動力

先父一生實事求是，一旦決定的事情，必定不辭勞苦，全力以赴。他年輕時勤練提琴，以致左手四個指尖都有一條凹痕。為了保持健康的身體又因事務繁忙經常出差，無論在家或在旅館，每天一定抽空原地跑步 20 到 30 分鐘，數十年不斷。開始練 Golf 時，每天下班後到練習場揮桿一、二小時是常事。週末練習的時間更長，因此球技進步神速，曾有一桿進洞的紀錄。

1970 年左右開始踏入精密鑄造業，公司設在高雄。頭兩年他都住在高雄的旅館，週末才回善化，每天中餐與員工一樣吃便當，晚餐則在便餐店隨便吃。當時台灣的精密鑄造技術剛剛起步，在國際市場上沒沒無名。為了爭取訂單，擴展業務，他帶著英文秘書，提著沈重的 Golf 球頭樣品，到美國拜訪各 Golf 器材公司。因為台灣的公司尚未成名，時常要苦等幾個小時，才能見到大公司的主管。初期的產品常因技術上的缺失而遭退貨，



共同奮鬥人生路，攜手聞步舊家園 ~林森池
伉儷居家情景之一 /林耿清攝

但父親並不氣餒。除了與中國生產力中心及日本廠商技術合作，不斷引進新的技術及材料之外，並選派員工到日本受訓，以改良精密鑄造的技術及產品的品質。由於他的領導及幾位得力助手的努力打拚，成為當時 Golf 球頭製造業的先驅，公司也發展成台灣最大的生產球頭及球桿的廠商，並為台灣精密鑄造業打開了國際市場。

先父待人誠懇，樂於助人。時常有遠親近鄰來求職，他總是不吝於給了機會、訓練，使他們能有一技之長。貧窮的員工，家裡若有變故，除了由公司發給慰問金外他一定自掏腰包，另外贈款幫助他們。他痛恨國民黨外來政權殘暴無理的政策，迫害壓制台灣人，禁用台語、管制新聞書等。卻也同情那些被迫來台無辜的外省籍老兵們。覺得他們在台舉目無親，有家歸不得，退伍後處境堪憐。因此他雇用榮民，安排他們擔任公司警衛，得到員工們的愛戴與尊敬。

(五) 喜愛音樂、美術及大自然風景

除了專精小提琴外，他廣閱世界音樂、美術全集，搜集許多古典音樂的唱片，研究管弦樂，各種樂器作品、聲樂、歌劇，但室內樂才是他的最愛。常常週末或假日在家時，整天聆聽各種室內樂作品，樂此不疲。先父也嗜愛研究世界地理及各地風俗，常對我們自稱“地理師”。記得我們 25 年前剛搬來現居的小鎮不久，他來小住幾天，竟把所有附近城鎮的地圖研究透徹，還能教我們如何開車走捷徑。早期到美國拓展業務時，總是看著地圖，自己開車。我們全家旅遊美加，時常由他負責行程的安排和引導。1976 年我到芝加哥定居後，就是由於爸爸的鼓勵和臨場指導，才完成第一次開車到芝加哥 Downtown 的壯舉，也奠定了我日後獨自開車到處跑的勇氣與信心。父親喜愛大自然景觀，曾說過希望能搭火車橫貫北美，欣賞中西部大平原及洛磯山的美景。

(六) 音樂源、音樂緣、音樂圓

可惜中年事業繁忙，晚年又為病所限，沒能實現這個願望。自台南高工（成大的前身）化工系畢業以後，先父到台灣大學農學院當研究員，與當時中北部的音樂家陳泗治先生，



祖孫合奏景何似，心手相連情怡然～林森池先生與外孫一陳忠煥合奏/1981 年



藍天白雲任飄去，遠山綠野逼人來～林森池伉儷在紐西蘭遊蹤



一家和樂乃最樂，全家平安是真安～林森池伉儷（左起 3、4）與長女 林素純（右 2）全家合影/1991 年

呂泉生先生，林秋錦女士，德姑娘（傳教師）等成為好朋友，經常相聚合奏。並自台灣第一屆全省音樂比賽開始，年年受聘為裁判。他曾經告訴我，我先生的聲樂老師林寬教授就是第一屆全省音樂比賽的得獎者。之後伯父們決定創業需要幫手，乃離開台大，回善化開辦化學工廠，並於週末免費教授小提琴。當時我家離善化火車站不遠，大部份學生從台南市搭30分鐘的火車來上課，星期天一大早開始先到的先上課，後來的就在客廳後的院子裡練琴。有時工廠裡機器出了毛病，需要他趕去處理，學生們總是耐心的等待，自行練習，等爸爸回來後再繼續上課。當時才4、5歲的我，有時好奇會到客廳看他們上課。印象最深的是過年過節時，許多學生帶來肉乾、肉鬆、香腸、月餅等禮品，好幾次都由我高興的收下了。年紀稍長以後，才知道是學生們以年節禮品表達對他免費授琴的謝意。



祥和平安一家福，花開富貴滿堂春～林森池伉儷（前中）與長女林素純（前右）次女林素華（前左）全家合影/1993年

那時家裡的客廳，除了兩個裝滿唱片及總譜的大書櫃外，還有一台鋼琴，兩副桌子及沙發。有時傢俱全搬到外面，取而代之的是許多譜架，各種樂器及爸爸的樂友們。我現在仍記得面貌的有蘇銀河醫師、施性傑、鄭昭明、張文燦及邱振男先生（男高音）。記得演奏法國號的先生在練習時常有“低音吹不出”之苦，有次音樂會，善友樂團演奏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大家都捏把冷汗、緊張的等待他吹出第一主題的短樂句。每次演奏會。舞台上的布幕總有剪字排成的“善友管弦樂團第X次演奏會”，台前排著一些花籃，在炎熱的夏夜，團員們常是滿身大汗。“觀眾”們扶老攜幼，穿著木屐，拿著扇子來看（聽）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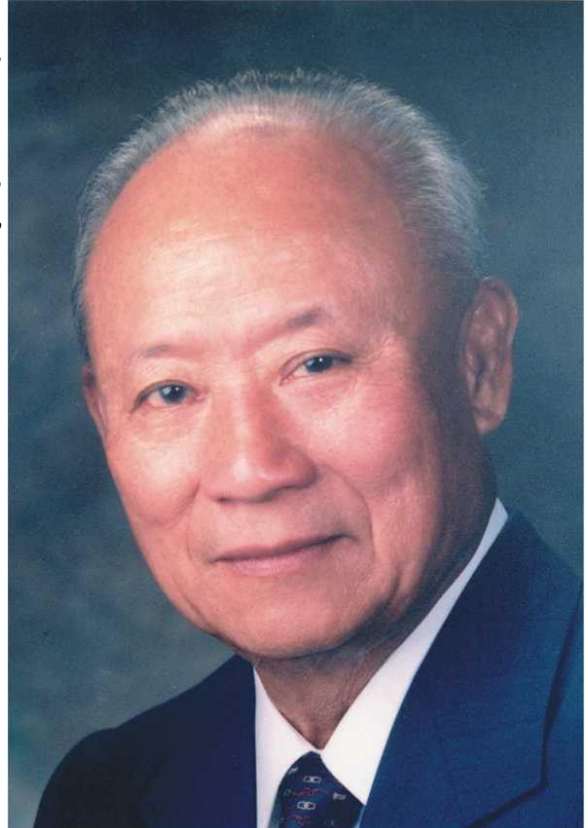
當時物資貧乏，文化水準也不高，善友有如沙漠中的綠洲，吸引了愛好音樂的學生及社會人士，利用業餘時間，排除萬難，練習，演出。他們的學習環境，比起當今的一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台南三B青少年管弦樂團成立後，許多善友使用的總譜就轉由三B使用。先父仍繼續免費授琴。後期的學生，我記得姓名的有：陳太一、梁明義、王玉兒、及高國香姊弟等。在此要順便提起先父另一項技能——“吹葉笛”。野外郊遊時，他常順手摘一片小葉子，通常是較薄的榕樹葉，放在兩唇中間，吹氣的同時，以雙手輕拉葉片兩端，用以控制聲音的高低及顫音。以葉笛吹出“望春風”、“荒城之月”之類的小品非常動聽。可惜這絕技沒人學成，失傳了。



昔日膝前孫兒女，如今儼然菁英材～林森池夫人（左2）與長女林素純夫婦（右1、2）及外孫兒、孫女合影/2004年6月

（七）沉思下的感謝

從善友團員們的回憶及感想中可以看出，當年先父教授小提琴及與樂友們成立善友樂團，有如投石湖中所造成的漣漪，對於日後台灣古典音樂的發展，有直接及間接的影響。這是先父當年不曾料想到的。如果他今日還健在的話，見到「荒漠樂音～善友樂團風華」這本書出版，一定大為欣慰。在此要感謝下列幾位親友以其構想與無數通的電話，及中文郵件積極推動此書出版的周叔夜、梁基典、黃東昇、張文燦、林耿清（叔叔）諸位先生。熱心負責催稿、整合、編輯的賴哲顯老師。前台南市副市長、扶輪社雲嘉南總監陳俊朵先生的關照。我堂妹林惠琴女士的熱心幫忙、策劃，將相片數位化，製作 DVD，並負責連絡、接洽出版商。我先生陳幸世的耐心校對、修訂文稿並抄寫，及所有提供寶貴資料篇章的善友團員們及其家屬。才能使善友的原貌獲得釐清，優質獲得認同，價值獲得肯定。在歷史上獲得地位，餘韻獲得流傳……。儼然成為台灣音樂史上的重要一章。



林森池先生

懷先父與善友

蘇正途

[蘇銀河醫師之子，留學美國，專攻小提琴、指揮，現任教於大專音樂科系。]

先父蘇銀河先生（號吉叟，1921～1996年）出生於台南縣善化鎮，為詩人蘇太虛翁（豫園主人）之長子。唯已安息達八年之久，但身為他兒女的我們對他的思念仍然情深依舊。

父親從小即聰穎過人，善化公校畢業後，即以優異成績考入當時台籍學生極少能就讀的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並順利晉升高等科，在此，父親沉浸在開放、浪漫且富人文氣息的校風裡，對其一生人格的塑造有著極深的影響；同時也在此接觸古典音樂，學會多樣樂器，頓使他的一生變得更加豐富與精彩。北高畢業後，父親渡海遠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求學，在此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學成以後，父親一度在日本新潟地區行醫，二次大戰結束後返台，先後在善化、馬公與台南等地開業——平民外科醫院，一生救人無數，是一位大家所尊敬與懷念的醫師。在醫界他曾擔任澎湖縣、台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並屢次受邀或奉派參加國際性醫學會議代表，為台灣扶輪工作的推動和國際關係做出相當的貢獻。

除了醫學外，父親熱愛文學創作與古典音樂。在文學創作方面，父親曾帶領豫園後裔重新整理、校訂了先祖的論說及詩作，並將之集冊出版「蘇太虛紀念誌」。父親亦將自己歷年來的文學作品及醫學論述整理成冊，名之為「吉叟爪痕集」，同時父親把子女五人先後前往歐美留學或進修期間寄回來的家信彙集成「爪痕集別冊」。名之為「異鄉飛鴻」，一方面留作回憶，更重要的是把信中子女人格、思想成熟過程的記述，留供兒孫相互琢磨之用；在音樂方面，因其造詣極深，友人稱呼他為Beethoven，並贈予Beethoven油繪畫像。父親擅長大提琴、豎笛、長笛與鋼琴等多樣樂器的演奏，同時也擅長指揮與作（編）曲，其作品曾入選為澎湖縣歌，他也經常利用閒餘之時與兒子享受合奏之樂並親自改編樂曲。

父親一生對音樂最大的貢獻，應該就是與好友——林森池先生（已故，小學同學，後來成為姻親）在善化創立了善友管絃樂團，隨後在澎湖行醫時，與當地音樂同好組成了澎友樂團。因得天獨厚的環境，在家中排行老么的我從小就由父親啟蒙彈奏鋼琴，六歲自馬公搬至台南以後，經由父親的安排開始向鄭昭明老師學習小提琴，並加入三B兒童樂團，由於時值幼齡，我對善友樂團瞭解並不多，惟記得有一次父親帶我前往社教館聆聽音樂會，現場擠滿人潮，盛況空前，現回想起來應該就是善友樂團的臨別公演吧！然而對善友印象最深刻的演奏則是在家中聆聽鄭老師（第一小提琴）、張明良先生（第二小提琴）、施性傑先生（中提琴）與父親（大提琴）合奏的德弗札克絃樂四重奏（美國），其中第一樂章由施先生拉出鏗鏘有力的第一主題，與第二樂章由父親奏出哀怨迷人的旋律，至今仍然浮現在腦海中；成長以後，對他們在當時就具備演奏此艱深樂曲的能力極感佩服。此外，父親口中常提及的林東哲先生、林永全先生、林永和先生、洪啟忠先生、洪啟勇老師（我就讀台南二中時的音樂老師）與六叔蘇德潛先生皆是我幼童時心目中的名小提琴家，而師公林森池先生更是我所景仰的小提琴教父。

經由鄭老師的口中得知，他是在父親離開善化，前往馬公開業時開始接任善友樂團的指揮。而當指揮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抄整個樂團的分譜，由於當時樂團都是刻苦勤儉又缺乏複印機，因此，所有樂譜都得由指揮親手抄自總譜，又由於各部分譜的數量極多，因此譜

中經常錯誤百出。鄭老師曾指出在父親所抄寫的分譜中，總會發現多出很多的休止符，起先不解，後來才明白是父親經常利用病人看診時的空檔抄寫所致，因為每當身旁的護士一喊出“Sen-Sei, Kanjar 来”（日文發音），父親就會順手劃上休止符記號然後停筆，因此譜上的拍子就增加許多了。此外，鄭老師也曾經提及“京都之音”之故事；原委是鄭老師有一次帶團至日本京都演奏，因為演出不凡廣受好評，被日本友人誇獎具有“京都之音”之美譽，他反覆思考一個從未到過京都的人，為何讓樂團有“京都味”？後來他才明白，原來父親在京都帝大留學時曾經參加校內樂團擔任豎笛手，不經意的就將所學與特有的音色帶回台灣，將其精神注入在善友樂團中，隨後由鄭老師得到真傳並將之發揚光大。

事隔四十多年歲月，父親生前的樂友相約要出書整理一段被世人遺漏的音樂史，執筆的我深感與有榮焉，並再度回憶起三位對我音樂生命有著莫大影響的導師，感念他們對斯土所作的貢獻與留下的好榜樣，身為後嗣的一員，更覺應負傳承之責。筆者曾任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指揮，現任教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與國立師大附中，並擔任北藝大絃樂團指揮。

懷念鄭昭明先生

賴哲顯

[嘉義縣籍，國中教職退休，曾隨少棒、青少棒到中國大陸，榮獲亞洲盃冠軍。]

鄭昭明-善友樂團三元老之一。音樂奇才，台南三 B 兒童樂團指揮，飲譽菲國。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國、日本考察兒童音樂教育。高雄兒童之家樂團指揮，人道主義實踐者。

今天能參加這個非常有意義的聚會實在很榮幸。今天少了三位應該來參加的人，就是林森池、蘇銀河及鄭昭明的三位夫人。可惜的是這三位夫人，我只認識鄭昭明的遺孀。我和她連繫不巧她前幾天到台北，今天無法來參加。理由是：她的身體不好，有心臟病。她一生只務家事，先生在外的作為，她一概不知。譬如說：先生帶三 B 樂團到菲律賓公演、替國家打了一場美好的外交戰，總統親自賜給他一面金牌，但她從來沒看過，很久以後才從朋友口中得知這消息。

目前她在台北是為兒子--鄭榮和（台大教授）。五年前曾自作了一架飛機（不是模型），成為台灣第一位製造真正會飛的飛機的教授，是一件歷史的創舉。這位兒子正出國，因此她到台北小住幾天。他之所以出國，乃是二年前，他研發了性能卓越的太陽能車。當這部汽車從台北跑到苗栗時輪胎爆了，無法完成環繞台灣。這個願望於今年才得以完成，目前在澳洲正逢太陽能汽車展覽會，他被邀去參加出國一個月。雖然她今天不能前來，她特別要我向各位請安、致謝。

我認識鄭昭明老師是二十四年前，那時我的女兒是國中三年級的學生，向鄭老師學提琴，因而考上了台南家專音樂科。進入家專後就沒再跟鄭老師學琴，嚴格講起來，我跟鄭老師只有一年多的交往。還記得女兒跟鄭老師學琴後緊接著是一位叫林佳蓉的女生，她後來考上教育廳的交響樂團及台北市立的交響樂團。她進入台北市交響樂團時，鄭老師特別囑咐她要謙虛，要尊敬資深者。有一天從美國來了一位客座指揮。兩個月前他先指定幾首曲子要樂團先排演。這位指揮家抵台後，對於小提琴的表演不滿意，專家到底是專家，他發覺在最後排有一枝他滿意的小提琴時，馬上由她來當首席小提琴，後來又提拔她到美國去深造，回來後不久正式當起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林佳蓉（台南人）。

當年高雄青少年樂團的練習，排練的地點是一所學校，時間在傍晚。學生下午課後要集合，要降旗，還要參加課外活動等，因此不得不放棄在學校的演練，問題是如何能在下課時很快離校。校內到處有教官，門口有警衛。唯一的辦法是跟鄭老師離校，換句話說，鄭老師幫她逃學。他認為對一個非常的人才需用非常的手段來培養。

我的女兒在念家專之後，每逢寒暑假，我都會去拜訪鄭老師，有一次我到他家，他住家不寬敞，是棟兩層樓的房子，老舊的窗戶正在翻修，房子顯得很亂。我們各坐在一隻小椅子聊天。他很得意地說他的孩子已在美國剛取得博士學位。學分修滿後論文很快就通過。口試時教授們聽不懂他兒子的述論，經過簡短的解說後教授們還是不懂，最後他費了很長的時間向教授們解釋。在不耐煩時他不經意的冒出「三字經」來，還好教授們了解了論文的内容，於是他取得博士的學位，目前在台大機械系任教。他常向人炫耀他有一位傑出的爸爸，所以他也要當傑出的教授。他之所以能具與眾不同的作為，如製造飛機、太陽能為動力的汽車等，都是來自這位與眾不同的父親的遺傳。

那年初夏我騎機車到台南，得知鄭老師逝世的惡耗，回程下著大雨，情懷很激盪，回到家我決定為鄭老師出紀念冊，當我把這個決定告訴鄭師母，她怔住了，她說編與寫都不會，無從著手。之後我竭盡所能，邀稿催稿、看稿、校稿，終於達成所願。

剛才我聽到林東哲教授提起他第一次聽到流浪者之歌，使我想起鄭老師教林佳蓉拉過這首曲子。有一天鄭老師帶她去找奇美公司的許文龍先生。見面時把一顆計時錶交給許先生，要他測林佳蓉演奏的時間，並先告訴他林佳蓉要用多少時間。提琴聲響起，悠揚飄逸，當琴聲一落，與鄭老師預先所說的，一秒不差，使許先生訝異不已，時至今天，許文龍先生偶爾向人提起這件往事。

至於善友所延續下來的三 B 樂團，很多人常問起這個名稱的由來。有一天鄭老師教琴後，照慣例與家長們一齊聊天、喝啤酒（當時已有樂團但沒有名稱）。忽然話題扯上樂團的名稱並說“我們無論在何時何地，都離不開啤酒（BEER），我們的工作只在教養別人的子弟，因此我們是一群愚人，我們是一群無代價，只在付出前途茫茫的糊塗人（日文是BAKA）”，這三個字都是 B 開頭，所以我提議把我們的樂團叫三 B 樂團，沒想到這個意見當場就獲得大家一致的贊許。

三 B 樂團從菲律賓載榮歸國是一九六九年的事。從一九七二年的母親節開始，鄭老師到高雄左營育幼院（以後易名“兒童之家”）教音樂，院方初礙於經費無著而不肯答應，「我只要你們的首肯，其他問題免談也不必擔心。」向親友只募到約三分之一的款買了許多樂器，不足之數都自掏腰包。就這樣在那裡成立了音樂教室。從此每個禮拜天下午，不管風雨他一定集合那些兒童們在一齊演練，一直到他老病倒下去為止。這種情操激起了我替鄭老師編輯紀念冊的決心。

當我開始為紀念冊蒐集文章到某種程度時，我和他的兒子——鄭教授，討論關於出版書籍的細節。他認為這項工作應由家屬的來做，不宜……，於是我便把收集到的資料，全部送到他的台大辦公室。他說很忙。要上課、指導博士班的學生，還要做研究工作，他說有一個學生，對電腦非常內行，暑假才能工作。暑假過後我問師母紀念冊的進度，她說兒子到外國參加學術研討會，整個暑假幾乎都在國外，因此我請她把資料寄回來。忽然想起鄭老師和奇美的許文龍先生頗有交情，因此紀念集若沒有許先生的文章好像不大對。透過林正雄先生（林佳蓉的父親）得知許先生的住所即親自登門拜訪，晤談時才發現他們倆是幾十年的好朋友，我們談了很多他們之間的私事。但令我更驚訝的是數十年交往，許先生竟然不知道鄭老師禮拜天都在高雄免費教學生。這免費教學授藝，好像是善友的專利、特質、榮耀。

當三 B 到菲律賓演奏，由郭美員指揮，在演奏會的前夕她緊張地求訴鄭老師，她忘記帶譜，鄭老師以輕鬆的口吻說他可以幫忙，她以為鄭老師帶了樂譜，隔天上午鄭老師拿給她所需的樂譜是鄭老師漏夜默寫了，使她怔了好久。鄭老師是善友三位元老之一，若要寫出所有善友的軼事，一定有很多資料。讓我們踴躍發言、撰寫有意義的往事。

=====

團員簡介：

鄭昭明（1928~1999 年）

台灣大學機械系肄業

台南市新樓街 7 巷 8 號 TEL:(06)2376855

團員軼事：

1. 善友樂團解散後，在台南教音樂、組樂團，創立三 B 兒童樂團。
2. 1969 年帶“三 B”樂團（化名為“中華兒童交響樂團”）赴菲律賓公演，獲極高評價，轟動世界樂壇。
3. 在菲律賓公演指揮為郭美貞（忘帶樂譜），鄭昭明漏夜默寫指揮用的樂譜，令郭美貞驚佩不已。
4. 美國國務院獲知“三 B”樂團的卓越贈交響樂團全套樂器，並邀鄭昭明赴美國、日本考察兒童音樂教育，音樂指揮近半年。
5. 1972 年母親節創立高雄育幼院（即孤兒院，已易名為“兒童之家”，在左營）絃樂團，每週日前往奉獻指導，至年老病倒，共 27 年，從未間斷，允為「音樂界史懷哲」。
6. 任台南市、高雄市青少年樂團指揮、演練，多次出國公演。
7. 有一次帶高雄市青少年樂團赴韓國演奏“迴旋奇想曲”（聖桑著），突然首席林佳蓉斷絃，不慌而靜坐，鄭昭明（指揮）急速“搶”次席的琴給林，林迅速接下琴繼續演奏，這些動作默契合作無間，致演奏效果未出瑕疵，實為樂壇罕見的佳話，也展現了鄭師處理偶發事件的卓越能力。
8. 鄭榮和（鄭昭明之長子）留學美國，獲機械博士，現任台大教授。曾研製飛機（為中國及台灣地區教授造飛機飛上天空的第一人），目前研製太陽能汽車已順利試車繞行全島一周成功，頗受國際矚目。
9. 2001 年台南奇美公司董事長許文龍先生贊助出書--「永恆的樂章～鄭昭明先生紀念集」，並為之舉辦「鄭昭明先生紀念音樂會」於奇美博物館，及為鄭昭明先生塑造銅像，置於奇美博物館與高雄兒童之家。

善友樂團的成立

林耿清

善友樂團元老之一，台大化學系畢業，

曾任兩屆省議員，現為允成化工公司董事長。

這次周叔夜先生從巴西專程回台灣，並籌劃今天的聚會，實在非常的感激。我個人長年忙於事業，一年過一年。自從鄭昭明先生過世以後，看到為了紀念他而出版的“永恆的樂章”一書以來，就深深感覺到為甚麼沒有任何關於善友管弦樂團的記錄。所以這次周叔夜與張文燦兩位一齊到善化來找我，提起擬替善友出回憶錄時，頓時覺得其重要性。

雖然我在善友一直只是中提琴手，沒什麼特別的貢獻。但我的三兄森池可就不同。他從小就非常喜愛音樂。戰後的一九五零年代，在台北已是一位相當有名的業餘小提琴家。由台北回到故鄉善化創業，遇到了小學時的同學蘇銀河先生（前新聞局長蘇正平的父親）。蘇先生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的醫生。大學時就非常活躍於音樂活動。三兄與蘇先生兩人一拍即合有空就一起彈奏，並開始討論成立一個管弦樂團的可能性。當時我正在台大念書，參加過台大的音樂社團（司琴），因此一回到善化便與他倆一齊玩樂器，並夢想有一天能壯大，能演奏較有水準的樂曲。森池除了玩樂器也很熱心教授琴技給有意學琴者。到時機成熟他把這批學生合起來，在家裡以娛樂的心情開始弦樂的合奏。正好這時我的朋友鄭昭明先生，從台大機械系失學（當時我不知道他是被迫退學或自動退學）回到麻豆，他是一位精通各種樂器的人。在麻豆與一群管樂團的人有深入的交往。有一天他自動登門參加我們的合奏，與林森池的高徒林東哲等幾個人，愉快地彈奏了一段時間。

蘇銀河先生是樂器的萬能高手，不但精通所有的管弦樂器，同時對指揮也有精湛的造詣。可能是太熱中於音樂，導致他所開業的醫院一直無法起色。病人到醫院往往找不到醫生，因他花在音樂的精神，比經營醫院還專心。當時的我是一個被動的角色，但練習絕不缺席。由於森池有事業、銀河有醫院，很自然地樂團的重任便移到鄭昭明的身上。從練習的計劃、寫譜、公演地點的交涉等，他不但有天份，也盡了決定性的任務。

在一九五零年不景氣的時代，要找出一個能奏樂器者是件非常困難的。要找一個會指揮者更是難上加難。幸好森池與銀河對於指揮都有他們的一套。但問題是若由他們兩個中的任何一位來指揮，就少了一個樂器的演奏。尤其銀河是大提琴、森池是小提琴的台柱，都是當時不可缺少的琴手，因此在最初幾場的演奏會，便去找了一位對音樂有高深的修養，而不會奏樂器的人，給予指揮的訓練，之後由他來擔任樂團的指揮，這個人就是當時在工學院當助教的高振華先生。和後來擔任善友樂團正式指揮的鄭昭明先生，他倆之所以能勝任指揮都由蘇、林兩位大師所傳授的。

林森池、蘇銀河、鄭昭明三人就是善友的三位創團元老，他們三個人明顯有下列幾個共同特徵：

- （一）對音樂的熱忱不但不計較，且肯犧牲一切。
- （二）幾乎精通所有的樂器，包括管弦樂器及指揮。
- （三）沒受過正式的音乐教育。

今天大家難得聚集在這裡一起追憶往事，希望把我們的奮鬥史告訴愛好音樂的人，把我們那段寶貴的經歷留給後人。

作者簡介：

林耿清，台南縣善化人，1943年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成大前身)畢業，1947年台灣大學理學院化學系畢業，第5、6屆台灣省省議員(1972~1981年)。國際扶輪3470地區善化扶輪社創社社長。現任允成化學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作者排行老么(依次長兄耿彬、耿棠、森池)。日據時代四兄弟皆受高等教育。可窺家族之蘊藉，兄弟合力創業，鴻圖駿發，至今猶持盈保泰，譽馳遐邇。林家熱心公益，追求卓越，自始至終全力支持善友樂團，於推展音樂風氣，培育音樂人才，造福功深。

被遺忘的善友樂團

周叔夜

[台南市人，現任外交部派駐巴西代表，是善友的忠貞成員之一，
音樂生涯頗為傳奇。召集、促成本書出版巨擘之一員。]

每個人在他的生涯中，總有些值得回憶的往事，而當這個往事若是有助於社會，其價值更是榮耀。曾經參加過善友管弦樂團的往事，是我人生值得驕傲的回憶之一。

我是善友的團員，一直當作甜蜜快樂的回憶也一直深藏在我心裡。直到幾年前由巴西回台定居，再度碰到以前的團員黃東昇教授。我們發現善友樂團的榮跡竟遭歷史的遺失，是件非常遺憾的事。他提議應該召聚以前的老團員，大家一起來話當年，說不定可把這段被遺忘的音樂歷史傳留給後人。經過與林耿清先生、張文燦教授幾次連絡後，由於缺乏強力的推手，這個聚會一直無法成真。於是我打電話給本土作家莊永明先生，請教他如何才能把善友的歷史成書，他告訴我先去找當年媒體的報導資料然後再議。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幾年又過去了。在我良心的催使下，終於在 2003 年的十月中旬才提起勇氣，踏入位在台南公園內的市立圖書館，開始翻閱五十年前的報紙。

我是在一九五四年參加善友樂團，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初出國為止，除了當兵時段無法參與外，從未缺席過。在我私人資料裡，善友具有下列幾場的演奏會，括弧內是地點：

- 1955.08.30:善友第六次公開演奏會（忠義國校禮堂）
- 1955.08.31:美國新聞處主辦音樂會（台南市議會）
- 1955.10.16:（台中市立中學）
- 1955.11.12:（高雄女子中學）
- 1956.03.31:台南縣音樂節公開演奏會（新營）
- 1956.04.07:善友第七次公開演奏會（台南師範學校禮堂）
- 1956. :（澎湖縣政府）
- 1957.11.10:善友第八次公開演奏會（台南社教館）
- 1958.08.31:善友第九次公開演奏會（成大禮堂）
- 1959.10.04:善友第十次公開演奏會（成大禮堂）
- 1960.11.27:善友第十一次公開演奏會（台中東海戲院）
- 1960.12.14:善友第十二次公開演奏會（台南社教館）

當我走進圖書館的收藏室，被其收藏的規模嚇了一跳。所有曾經在台灣發行過的報紙，從創刊號起，一天不漏地全部保存在那裡，且整理得非常有系統。我馬上找出 1955 年 8 月 31 日的中華日報，從全國版到地方版、文化欄到社會消息、休閒及廣告版，從頭到尾只可看到反共抗俄、消滅朱毛匪幫的相關消息。我又翻遍了前後一天的報紙，還是一樣。中華日報找不到，再去翻新生報、聯合報，就這樣在那裡待了四個小時撲了個空，走出圖書館對於五零年代政府及媒體對文化工作的冷漠為之咋舌，同時深深地感受到，在那樣社會環境之下，善友樂團的存在凸顯了它尊榮和可貴性。這莊肅的感受更堅定了我要推動老團員為了出版回憶錄而相聚的決心，為了實現構想，除了發動老團員的總動員以外絕無別途。

從圖書館直接跑去找張文燦先生，並當場連絡上林耿清先生，約定好第二天就要到善化拜訪他。這兩位善友的前輩，不但完全認同出版回憶錄的必要性，且表明願意盡全力來促成此舉，並馬上決定十月廿三號在南門庭院召開四十年来善友團員的第一次聚會，到底可以連絡上幾個人、幾個人赴會，一點把握都沒有，只能抱著有幾個算幾個盡力而為，首先打聽團員的下落。

1959年當我剛退伍，在雲林海埔新生地就職，由於辦公地點在嘉義市，有機會與當時在嘉義師範學校任教，也是善友團員的林東哲先生接觸，有一天他邀請我參加嘉義縣政府主辦的音樂比賽由他來伴奏，就這樣我得了小提琴組的第一名。之所以得到第一名，是只有一個人參加比賽。由縣長所頒發的獎狀，至今還保存在我的書房。事過四十多年，如今我不知道林東哲先生的下落，不管一切，我打電話到嘉義電信局查號台，問林東哲的電話。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出來接電話的就是他本人。就這樣在十月廿三號，連絡到二十多名的團員，有的在國外，有的身體狀況欠佳，有的無法來參加。那天出席的有十二位。

為了要使與會的媒體能了解該聚會的目的。我們預備了一份如下的新聞稿：

新聞稿 2003/10/22

早在社會動盪不安、政局不穩定，整個國家尚封閉，教育水準低落，百姓生活清苦，國民政府被迫退到台灣（1949年）的第二年（1950年），在台南縣市就有一個水準相當高的業餘管弦樂團。雖然沒有任何政府或民間團體的後援贊助，這個管弦樂團公開演奏的腳跡，除了台南縣市，還遍及台中、高雄、澎湖等地，它的名字叫做“善友管絃樂團”。

善友管弦樂團的三位創設元老分別是善化丸林的老闆——林森池（化學工程師）、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出身的蘇銀河醫師（前新聞局長蘇正平的父親）、以及台大機械系畢業，從來沒有正式受過音樂教育的鄭昭明指揮家。林森池先生以義工的方式教育出一群弦樂的學生，鄭昭明先生在麻豆有一個管樂團，而蘇銀河醫師不但精通所有的樂器，還是指揮的高手。這三個人一拍即合，在1950年開了第一次的定期演奏會，到1961年共有過幾十次的定期演奏會。節目內容包括莫札特、貝多芬等古典交響曲、小提琴、鋼琴協奏曲，以及藝術歌謠、甚至於歌劇的獨唱。

1961年成立的3B兒童弦樂團，可說是善友管弦樂團的結晶，而3B兒童弦樂團後來又發展成為台南青少年交響樂團，不但到國外演奏，還培養出很多傑出的音樂家，諸如揚名國際的蘇顯達、蘇正途、辛明峰及胡乃元等小提琴家。善友管弦樂團的團員大多是學生、老師或公務人員。由於當時整個國家只致力於反共抗俄，對於文化活動缺乏關心，因此像善友管弦樂團的活動消息，完全被忽略掉。它可能是台灣的第一個有水準的業餘管弦樂團，應該是台南人的驕傲，是台南人的瑰寶，就是台灣音樂泰斗呂泉生先生也曾透過管道，尋找善友管弦樂團的資料。但不幸的是他已從歷史上銷聲匿跡。

善友的三位元老均已去逝，還在世上的團員均已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為了讓後世的人能認識這段寶貴的文化歷史，今天能出席的團員聚在一起，共話當年，並希望有人能把這些談話整理成為回憶錄，以供後人得知當年善友樂團如何在台灣創寫輝煌的樂章。

該天的聚會，除了十二團員、媒體記者以外，還來了兩位特別的來賓。一位是前台南市副市長、現扶輪社雲嘉南澎湖地區的總監陳俊朵先生，另一位是替鄭昭明先生出版“永

恆的樂章”（鄭昭明先生紀念集）的賴哲顯先生。陳先生願意透過扶輪社的資訊委員會，把我們的資料及回憶錄送上網，而賴先生表示為了回憶錄的出版，願提供他寶貴的經驗。

當天晚上雙子星有線電視台，在六點及九點的地方消息，作了大約三分鐘關於善友樂團的報導，第二天中華日報及自由時報，都以大約三分之一的版面，大幅報導該天聚會的情形，以及善友的一些歷史消息。善友樂團創團五十三年來，可能是第一次公開被報導的，同時向回憶錄的出版踏出了一大步。

小飛蟲

梁基典

〔台南縣新化人，台南一中、台大化學系畢業，留美博士，
僑居美國，謙稱自己為催促本書出版的“小飛蟲”。〕

唸化學的人都知道，像糖漿這種不容易結晶的漿液，在實驗室裡過了幾天後有時會有結晶的現象出現。很多時候是因為有小飛蟲掉進漿液裡，我感到我和「善友樂團」這本書的出版，我只是扮演一隻小飛蟲而已。

小飛蟲與漿液：2002年我在科州大學，有一天老友--黃東昇告訴我，他在台北（即桃園）機場書店看到一本陳郁秀著作的「台灣音樂史」該書中完全沒有提到50年代的善友樂團。我讀中學時好友黃昭淵（善化人）每次到新化都會告訴我，善友樂團最近的消息，原因是他父親黃公醫（正名黃媽福，任職於公部門從事防疫、醫療、檢驗工作，而得俗名）和善友樂團三位創團之一的蘇銀河醫師，都是京都大學醫學院畢業者，因此從小就對蘇醫師很心儀而過從甚密。從他的口述我開始留意林森池、鄭昭明（此三人為善友樂團的元老）的音樂活動，或參加聆聽善友的演奏。進了高中我發現在（初）中學時認識的小提琴高手如林永全、林永和（兄弟），黃文炯、黃文哲、黃文爵（三兄弟）、莊伯祥、周叔夜，還有我的親屬梁明義等都是林森池先生的學生，據他們說每週日他們都帶提琴搭火車到善化。「先到先學」是不成文的規定，「一律免費」更是林先生鋼鐵法章。於是週日當天小小的善化火車站出現一個個提著提琴像趕市集般上下火車。中學時聽過李明亮（前任衛生署長）拉出相當不錯的樂聲，據說他也是向林森池學琴的。上了大學拜師楊子賢學琴，過了40年始知楊是林森池的第1個（或第2個）學生。「善友」這個名詞從中學時一直在我腦中迴繞，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下是唯一使年輕人感到興奮的一種活動，可是它竟然沒有被包容在「台灣音樂史」裡。那時我在芝加哥和善友的「小公主」--素純女士（林森池之女）全家頗熟，提出我的方案：我和黃東昇劃分工作，他和在巴西的周叔夜連絡我和陳幸世、林素純夫婦催促「善友樂團」的出書而努力。自此我像變成夜晚瞎飛的小飛蟲，希望把一瓶漿液的結晶擠出來。

結晶的過程：我在科州每次回家（芝加哥）都和陳幸世醫師夫婦討論，如何促進這本書的出版，其實夫婦倆近幾年來也積極研討怎樣進行。「善友」的團員都已60、70甚至80多歲了，可是在電話中每提到50年前的往事，他們都興致高昂，彷彿回到當時年輕小伙子的風發，很多人還留著非常珍貴的相片，為「善友」出書現在是唯一的機會，而且還含有急迫性的需求。但是一個莊肅的問題，立刻浮現了--如何找一名適合的作者，這些資料如何蒐集。

前年底我趁回國探親之便，擬造訪許文龍先生（台南奇美企業公司老闆）因為他是「善友樂團」創辦人--林森池的琴友。我去奇美博物館與許富吉先生（台南奇美基金會的負責人）晤談，他送我一本「永恆的樂章-鄭昭明先生紀念集」。他告訴我周叔夜為出版「善友」拜訪過許文龍先生，許先生當場讓周叔夜拉他珍藏的三百多萬美金的小提琴，使周大呼過癮，引以為榮。

為了尋找「善友」這本書的編輯者，我和莊永明先生連絡。他說周叔夜也和他談過，他說善友的老團員大多在南部，而且他對南部地理人情不大熟悉，他告訴周叔夜也許南部

成長的作家應當是這本書的編輯者。「永恆的樂章」的編輯者是賴哲顯先生，從這本書我們知道他是善化國中（在台南縣）的老師，這是完全沒有想到的恩賜。

後記：小飛蟲能使糖漿凝聚成結晶體，並不是說小飛蟲有什麼大的本領，主要的是糖漿已到了過飽和狀態，但是是否每隻小飛蟲都可以擠出結晶，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把糖漿裡最美麗的結晶展現出來給人觀賞，這是這隻小飛蟲天大的福氣。在 50 年代是白色最恐怖的時代，善友的團員能和喜愛音樂的人一齊學習、進步，使他們能抬頭挺胸走進音樂殿堂。50 年後大家願意把這個美麗的結晶傳給下一代，這是多麼動人的阿！總之，「善友樂團」的出書，猶如那過飽和的糖漿凝聚而成為結晶體，扮演小飛蟲的我只是因緣際會見證了它演變的過程，實為三生有幸的福氣。

琴緣情緣/梁基典

我生在台南縣新化鎮，應屬鄉下地方。童幼歲月已遠，進了台南一中除了結交運動朋友還交了六、七位非常喜好音樂的朋友，時常和他們品嚐室內樂之美，這是中學六年中一大收穫，最大的發現是拉小提琴的同學，他們在星期天搭火車到善化學琴，琴師是林森池先生，林先生才高品高，傳藝授琴，有教無類，一律免費。進了高中每逢暑假，黃昭淵兄（住善化）常到我家找家兄，從他的談話中常聽到林森池、善友這些詞語。

進了台大非常幸運地和李遠哲先生（中研院長）同班，他實在異於常人，中學時代我雖認識了不少優秀的學生，但是他的風格和他們不一樣，我們不但一齊打球，我還有機會仔細觀察他做學問的方法，這是大學時代我最大的收穫，在這時買了一支舊琴跟楊子賢先生學琴。

到了美國跟隨一位美國科學院院士唸學位，四年間研究遇到難題，看大師解決問題的機會，因此學到不少如何尋找問題、研究題目，如何解決問題的技巧。書唸累了發現最好的休息方式是到圖書館聽半小時的音樂，從聆聽中領略音樂所蘊蓄非常豐富的人生的真諦。

畢業後到大藥廠工作，工作的內容是如何發現新藥，跟許多不同學識領域，不同學派的人一齊研發新藥，是因緣工作的一大訓練。二十多年來有機會去觀察認識一大群的科學家，不但在學識上、藝術上就連音樂上也有很好的成長。這時買了一支小提琴漸漸地學到能和鋼琴合奏，琴音之美，令我欣慰。

退休後到科羅拉州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有機會跟黃東昇博士（中學的學長）一齊工作，同時品嚐他精緻的廚藝，實在不容易，可不是嗎？闊別 50 年後又能和中學的同學重逢共事，是一生之大幸，談話之中提到曾經引領一代風光的善友管弦樂團，在最近出版的「台灣音樂史」全然沒有被提到，遑論被肯定，獲得應有的歷史評價……。為了重現善友風華、恢復善友榮光，我們分配工作目標是要使昔日善友管弦樂團的成就，獲得歷史應有的地位，這是善友樂團應得的尊嚴。一年後廖述宗（芝加哥大學院士）來電話邀我到芝加哥跟他一齊共事。

我生何幸；大學時跟大師同班，來美國跟大師拿到學位，退休後又有機會跟大師一齊做研究。我告訴自己目前的工作結束後，要找出更多的自己時間來完成平生最大的願望——將小提琴好好拉好——享受自己的琴聲樂韻。

2004/11/27 寄自美國

團員簡介：

梁基典，台南縣新化人，係前省議員、立法委員梁許春菊的宗親，2004年三月返台灣，同月19日到善化訪林耿清，二人初晤，面談之下始知彼此為台大化學系前後屆同學倍感熱絡。午間驅車赴南科園區目睹一片向榮徵象，甚感欣然。梁與林素純（林森池之長女）都住芝加哥，兩家長久以來過往甚密。梁氏為學處世，目光炯然，立場鮮明，行止有方，無愧學人風範。

綠蔭不減來時路—善友樂團之緣起

林耿清

「無善化林家，即無善友樂團；無善友樂團，即無而後的音樂風潮。」

本篇由作者道述「家務」，允為最貼切的篇章。」

今年（二〇〇四年）欣逢扶輪社成立百週年，本社由 3470 地區 D.G. computer(陳俊朵)先生發起市區「藝文尋根活動」對於台灣南部管絃樂發跡的緣由，特別關切，對我尤其責以重任—重現善友樂團的風華。將那塵封五十年的往事，予以刮垢磨光，置於歷史應有的評價與地位。

善友樂團距今已半世紀了，許多的人物軼事，難免被歲月的巨輪而碾碎，而褪退而消失，然而卻有關鍵性的人或事，仍記憶猶新。首先要由我家說起，父親是位開朗務實有眼光者。他艱苦支持我們四兄弟接受小學至大學的完整教育，由於我排行老么，受父兄的督勉薰陶最多，令我最為感念。大哥耿彬，在傳統的家庭倫理—家用長子的使然下，畢他一生時間，精神灌注我家企業（如洋釘、鋼鐵、化工、精密器材……等），無愧我家企業台柱。二哥（耿棠）留學日本，課餘加學吉他，當年全台灣吉他才藝，應無出其右者。三哥森池據父母說他自幼年即聰穎活潑，就讀國小、南二中（今南一中）皆名列前茅，順利考上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成功大學的前身），畢業後服務於台北帝國大學農業部研究航空燃料，他自中學開始加學小提琴，此時有機會師事李金土老師（留日名師），致琴藝大進，同時結識陳泗治、陳信貞（二人皆鋼琴家）、呂泉生（聲樂家）常和他（她）們共同公演，彼此水乳交融，飢聞大師警欸，頗為愜意，然而他志在創業，終戰後他返鄉—善化，從事企業經營，暇時仍不忘拉他的小提琴，自娛娛人。不久鎮內中學生（多為親友子弟）來求學提琴，之後又有遠從台南來學的（同學相傳而來），對於這些有志學琴者，三哥考慮：一、學生沒經濟來源，何況當時民生困苦。二、自己是業餘音樂家，沒有向學生收費的理由，所以本著來者不拒，有教無類。教琴，他視為提攜後進的服務，於是每到星期日，假日持琴來學習的充塞於途，他陪著這些聰明、勤奮的學生學琴，看他們琴藝日進，亦自得其樂。曾幾何時，這些學生竟然個個崢嶸俊秀，如林東哲、蘇德潛、蘇正途……成為而後善友樂團的中堅，成為音樂行家，亦不乏其人，這實為始料未及的。俗話說：「無心插柳柳成蔭。」正是如此，三哥非音樂科班出身，然而他的音樂學養卻被肯定的。當年台灣省政府舉辦台灣區音樂比賽聘請他當評審員，絕非浪得的殊榮。

其次要介紹蘇銀河醫師，他和三哥為善化國小六年的同學兼好友，由於他特別優秀，國小畢業考中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預備科）之後免試進台北高校，畢業後考進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以醫學外科高材生畢業。終戰後他返鄉開業—平民醫院（外科診所）。可巧，他在京都帝大課外選修音樂，參加學校的管絃樂團司單簧演奏，他對音樂廣為涉獵，對諸多樂器（包括絃樂）的演奏法予以教之，授之。樂理的深究，尤其對樂團的指揮特予鑽研而有得。當年善友樂團草創伊始，成立四重奏欠缺大提琴，他竟能在最短期間內自學抵成，足徵他蘊藉之一斑。一外科名醫，亦樂壇奇葩。

善友樂團的成立首先是我三哥放棄台北帝大所職務而返鄉，然後蘇醫師由日本返鄉，隨後我於一九四七年七月由台大化學系畢業回鄉，在台大時我參加台大絃樂團司首席第二

小提琴，後來由於林東哲（三哥的高徒）琴藝有成，我轉司中提琴，就這樣絃樂四重奏組成了。

第一小提琴 林森池

第二小提琴 林東哲

中提琴 林耿清

大提琴 蘇銀河

因此有人稱我們四人為「善友四元老」。

我們原則上演奏古典樂曲（如海頓的「皇帝」等），民謠民歌（如「望春風」）屬點綴性的曲目。團員們共同選在晚上或放假日集合演奏。彼此以樂會友，共同陶醉在自己的琴聲樂韻裡，悠游在音樂的深宮，實為人生一大享受。誠然在當時，終戰後數年，國疲民困，文化沙漠（毫無音樂氣息可言）的時空背景，在善化小鎮竟然冒出「善友樂團」，形象顯得特別突兀，格調顯得特別超拔，風姿顯得特別卓越。多少次午夜清思：善友樂團團員，在精神和心靈的饗宴豈止福份，簡直是豪奢了。當時絕多民眾生計維艱，有病痛多以土療方式找草藥處理，難能找西醫治療，因此蘇銀河落得清閑有較多的時間投入樂團的活動，使整個樂團的水平大幅提昇，可惜的是善友樂團正式成立兩年後，蘇醫師遠赴澎湖任台灣省立澎湖醫院院長，他在澎湖也組了一個袖珍型的樂隊，其中有位義大利籍的牧師司手風琴。

善友樂團還有一位不可或缺的傳奇人物——鄭昭明。他聞名而來加入樂團。此人天賦異稟，不僅是天才，簡直是奇才，學習能力特佳，任何樂器稍觸即通——能演奏、能拆卸、能組合、能維修，合奏時任何樂器手出缺（包括指揮，各管絃樂手）他都能勝任填補，可窺他才華之淵博。他能言善道，幽默風趣，廣結善緣，任事勤敏有耐心，肯做能做，當年沒有影印機，團員所需樂譜絕多出自他手抄，往往一曲連抄十次以上，因此許多曲目早就深深地烙印在他心版上了，由於他的豐優的才華，熱忱的服務，活力的充沛，淑世的胸襟很快的成了樂團中的中堅份子。於是「善友四元老」中的林東哲（為三哥的學徒，不久負笈台北）和我（僅擅長絃樂）在本團的活動，很快被鄭氏取代了，於是「善友四元老」質變為「善化三元老」——林森池、蘇銀河和鄭昭明。之後「善友樂團」團員越來越多，加上自我的成長，本團的「量」和「質」與日俱進，實為最令人振奮和欣慰。數年後本團在自然和不捨的情況下解散後，鄭昭明在台南以無比的信念推展樂教。由於推展得宜，績效日彰而組成「三 B」兒童樂團，因緣時會而化名為「中華兒童交響樂團」應邀赴菲律賓公演，成績之佳，造成國際矚目。於是鄭氏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而赴美國，日本考察兒童樂教。及獲美國贈送一套交響樂團的樂器。「三 B」樂團成名數年後，多名成為國際大賽的奪主而馳聘於國際樂壇，（如胡乃元、辛明峰、蘇顯達……）。「善友樂團」團員如鄭氏一生從事樂教而顯揚者，所在多有（如楊子賢、林東哲……），嗚呼！誰料得到當年小鎮上的小小樂團，其流風餘韻，竟有如此沛然不可勝計耶。嗚呼！「善友樂團」其優質的教澤功深，有如此然。

善友樂團以絃樂為主，之後由鄭氏引來麻豆幾位管樂手（如李德樹、林榮章等）加強陣容而成為管絃樂團。團員越來越多，分享音樂的樂趣，成團以來或排定或應邀共有二十次以上公演的紀錄，地點以中南部為多，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在台灣南部，不，應該說全台灣有此高水平的民間樂團的出現，允為奇蹟，也是榮耀。今我有機會回首「善友樂團」往

事，在心想筆隨之餘，感到能為之寫一些忠實的筆錄，內心亦有幾分欣慰。最後謹撰一聯以狀「善友樂團」風姿。

無營利，無求名，樂海同舟共濟，祇期絲竹合鳴，不期個個才華橫溢，猶有斐聲海外，真箇是無心插柳而成蔭。

有真才，有實學，襟懷豁然曠達，但願樂音和諧，孰料人人意氣風發，終成引領風騷，証明了桃李無言自成蹊。

南門庭院 輕鬆蓋善友

林東哲

[善友樂團資深團員，才華橫溢，出身音樂科班，桃李繁多，師道可風。]

2004年十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老善友第二次在南門庭院集會，討論善友紀念冊出書事宜。看過部分資料覺得我這「原始人」應可再補充一些別人沒提起的。鄰座的張文燦兄也同意應該有些生活照和輕鬆的趣事、秘聞、甚至糗事。耿清先生也有同感。我立刻請文燦兄把所講過的蘇銀河醫師的「下雨的故事」補上去，博君一笑。

參加善友真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段。

[1]第一張照片（見186頁）（Yashica flex F:全開 T:1秒）自動拍攝。

時間：善友成立前 地點：台南市蘇醫師朋友的新家。

7月16日受耿清先生之邀到善化公館和文燦兄看相片認善友。耿清先生認不出照片裡的光頭第二提琴手，原來就是我。相片是我照的，但是底片和照片已遺失了，感謝文燦兄保有這張放大的珍貴鏡頭。隔幾天家人替我找出了善友樂團的節目單，雖然不齊全，以相片裡的人對照姓名就簡單了。關於第一張照片，看的人沒有什麼感覺，我可很有「聲音」。回想那段時間我們正在練海頓的「Serenade」四重奏全曲，對我來講非常有挑戰性，第一樂章主題會錯亂，第四樂章速度總是趕不快，一趕便出軌得不可收拾，對練琴才兩年多的我倍感吃力！

第一小提琴--林森池老師

1. Romanza Andaluza (Sarasate)

2. Serenade (Drdla)

這是我聽過的唯一森池先生在舞台上獨奏的曲目，會場在台南市延平戲院，是台南市音樂界聯誼會的音樂會（時間不詳）。尚有印象的有周慶淵的風琴獨奏(William Tell 序曲)，柯明珠的女高音 (Villia Song)，蔡誠絃的小提琴 (Popper Gavotte)。森池先生穩健的台風，有特色的選曲，美妙的雙音，把左手臂扭轉到胸前拉高把位的姿態，印象特別深刻。我決定了，請黃永純同學（失聯絡）帶我到善化向林先生拜師學藝，從此走上音樂的不歸路。此後幾年真正為音樂而瘋，為小提琴而狂，感覺學音樂比學數學簡單，遂立志投考當時唯一的音樂系，走上正規的音樂路。

森池老師的處事與為人深信善友都有相同的感受，我不再重複，但有些資料可以補充。出版不久的資料提到「善友管弦樂團」摘錄於下：

林森池:1946年擔任臺灣省文化協進會「音樂文化研究會」委員，1949年4月18日參加張彩湘鋼琴專攻塾第二次音樂會演出，1950年在臺南創辦「善友管弦樂團」，有團員三十餘人，1953年演於臺南，1954年演於臺中，1957年為女高音許雲卿音樂會伴奏於臺中東海戲院，1957年假臺南成大禮堂演出第九屆演奏會，1959年假臺南成大禮堂演出第十屆演奏會。

（薛宗明著臺灣音樂辭典第158頁2003年11月臺灣商務出版）

森池先生（1920～1995 年）台南善化人，實業家，小提琴家，師事翁榮茂、李金土。

翁榮茂與李金土是台灣最前輩的小提琴家。翁留日本東洋音樂學校，在 1934 年留日音樂家「鄉土訪問音樂會」照片資料裡可以看到翁的演奏英姿。我問耿清先生森池先生學琴的事，他說「好像是」。我從嘉義一位眼科老醫生--周再郡（本島第一次音樂比賽第一名，1932 年）。得悉林森池先生跟「翁」學琴的事，他說：「應該是」。可惜以後的「翁」消息全失。

李金土（1900～1972 年）台北市人，台北師範畢業後赴日留學，入東京上野音樂學校師範科，主修小提琴與音樂教育。回台後在 1932 年以「艋舺共勵會」名義舉辦小提琴比賽，參加角逐的有全島二十餘人。通過初賽的八人當中有一位澎湖人蔡舉旺就是以後的蔡誠絃先生。比賽結果嘉義的周再郡得第一，吳金龍第二，第三是日籍的山本正水。沒有把日人排在第一，這一下不得了，日本評判富田嘉明抨擊評審團想把第三改為第一，但是因第三的成績離第一太遠而未成。日人批評此次比賽評審不夠水準，這樣的比賽連米粉的價值都沒有。這就是當時有名的「米粉音樂」事件。比賽僅這一次就沒再續辦了。這是台灣的第一次音樂比賽，由李金土先生主辦。我在學校跟楊子賢一起上過李金土老師的欣賞課（他在學校不教小提琴課），欣賞用的唱片都是李老師自己帶來的，音樂系的唱片實在少得可憐。

1946 年林先生和周再郡醫師同被推薦為「台灣文化協進會」音樂委員，是極少數非科班出身人。1947 年林先生受聘為台灣文化協會舉辦的音樂比賽，5 名小提琴審查委員（含李金土、周再郡）之一。

大提琴--蘇銀河醫師

音樂辭典裡（446 頁）如此記載：「蘇銀河，1950 年成立澎友管弦樂團於澎湖，使用小提琴、大提琴、吉他、手風琴等樂器」。應該修正和補充為「--台南善化人，（1920～1996 年）留日醫師，專長大提琴、單簧管。（接上文）--1950 年和林森池催生善友管弦樂團，並為 3B 樂團與台南青少年交響樂團的推動者。」

蘇醫師身材矮胖，重度近視，略捲髮，脖微短而貓背，可想像成一位更威嚴的舒伯特模樣。只是戴的不是 Schubert glass。板起臉來一定會使人退避三舍，但我從未見過。他對「善友」們非常平易近人，幽默風趣，每當音樂會後的集合他一定是中心人物，妙語如珠話題不缺。他和施傑、鄭昭明等是好一夥啤酒黨徒，所以有一個「下雨的故事」相傳。蘇醫師的醫院叫「平民醫院」或許可反映他的為人。他的專業不只是普通外科，也精於整形外科，他說男人的 XX 部位也可以處理。可見他的「手藝」有多巧。另，聽說有一次發飆；那時候澎湖是僅次於金門、馬祖的準前線，午夜到凌晨實施戒嚴，軍警及特殊人員以外不準外出。蘇醫師是軍部特約的醫師，有一晚他因沒帶通行證，時過午夜，步履蹣跚地回家途中被阿兵哥盤查，語音不通找不到認識的人、被押到部隊裡，經過驗明身份後被道歉並用吉普車送回家。回家以後蘇醫師對護士吩咐說：「明天起阿兵哥病人都不着」。這，不曉得維持了多久？

蘇醫師說過，他在「高等學校」剛學單簧管時，有一次合奏時老師罵他音不準，他覺得沒吹錯，而單簧音又不能調音，老師問道：「你吹是什麼調的？」，後來才知道須用 A

調樂器。去澎湖那一次蘇醫師說，每個人都把盲腸割下帶回家當作澎湖的紀念。大概只有施性傑兄達成了。

中提琴--林耿清先生

耿清先生因稍頭禿，看起來比哥哥森池先生老成。剛曉得他們倆兄弟是同一天結婚的。耿清先生常掛在嘴邊的一句名言我絕對忘不了；「椽の下の力持ち」。說明中提琴的性格和扮演的角色。我無法很傳神地翻成中文，說成「板下的支柱」又覺得力道不足，很難。不如另做文章，「有他沒感覺，無他會遺憾」。耿清先生和蘇醫師一樣幽默風趣，談話音調很有特色。1978年夏，我在瑞士的 Interlaken 火車站邊的路上，卅幾天來第一次聽到有一群人講台灣話，從另一邊走過，跟耿清先生的語調很像。這一次在先生家問起他我多年來的疑惑，他說那個年份他當省議員，曾組團去過歐洲，Interlaken 路上的聲音竟然是他，真不可思議。在善友裡耿清先生是最忠誠的中提琴手，始終如一，從不「外遇」或「移情別戀」。看起來他很享受 Viola。現在仍很健朗。

第二提琴--我

我很不專業也不忠誠，在善友裡我從「小」拉到「大」，只不及於 Contrabass。在善友學習抄譜，也實驗編曲，實習指揮。善友給我的機會實在太多太多。1951年，森池先生替我報名參加台南市第二屆音樂比賽。賽前約我帶伴奏（成大吳加聰）到周慶淵先生家做最後的整理。周先生不知道我會拉琴，而森池先生不知我是周先生的鋼琴學生。多難為情！多尷尬的場面！比賽報名三人、棄權一人、剩二人，我奪第一名。評審委員裡有森池先生和慶淵先生，不曉得有沒有迴避。（按：第一屆的第一名是楊子賢）。

我跟周慶淵先生（日本的最高音樂學府--上野音樂學校本科畢業）學鋼琴約一年半（小提琴兩年半）。當我飛速地解決「拜爾」，老師說下次開始進入「小奏鳴曲」，學費要加五塊（為五十五元）。後來老師還幫我做聽寫訓練，準備考試。

最近和耿清先生夫婦「話仙」，理出一條跟我的人生有關的路，很有意思；戰爭時期我從嘉義鄉下去投考台南二中（戰後的一中），因市區每天有空襲。入學考試移到善化國小。我鄉下的親戚老師帶我和另位學生，借住善化國小鄭金宗校長家，他們兩位是以前住嘉義「江厝店」國小的同事。我考上了二中，這，決定了我的人生，和「善友」結緣。

鄭金宗校長後來成為蘇銀河醫師的岳父，而他也是耿清先生夫人的四叔，也就是「阿途」的外公啦。我不讀嘉義中學而投考台南二中，冥冥之中，難道是天意的安排？今生何其有幸，做一個善友人。

[2]唯一的善友鋼琴手--溫文華教授

善友的節目單裡第一、二屆以後就不再有過鋼琴在內的室內樂。在善友尚未進軍台南市之前，在善化國小也開過一場音樂會，會裡這一位成大建築系的教授彈了蕭邦的「幻想即興曲」，使我驚訝他有這樣高超的能力。我想他是不是「耕錯了田」？他跟我們五人練了完整的 J.C. Bach 的鋼琴與小提琴協奏曲，在第一屆善友室內樂演奏裡披露了。在我獨奏的「F 調浪漫曲」裡他加了鋼琴伴奏，和弦樂、兩個木管一起伴奏。這種譜是須要「量身定做」的，我不曉得這是誰的工作，不過我可以確定這一種譜一定落在鄭昭明身上，因為之後他帶來「外籍兵團」：麻豆的管樂人群。

溫教授怎麼跟善友結緣的，我不清楚，我們的交談多半用日語，一定是留日的中國人。練習完跟我一起回台南。彼此較熟後帶我到成大他的單身宿舍。奇怪，善友的長輩都這麼友善，沒有架子。後來溫教授也很樂意當我考音樂系時的聲樂和小提琴伴奏。是我要感謝的人。我上大學後就不再有機會看到他，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離開台灣。我跟他合奏的莫札特 K. 377 奏鳴曲只完成了第二樂章--變奏曲。

[3] 瀟灑走一回的兩位好友--邱振南與鄭昭明

善友結束好些時候了，他們兩人共騎一輛 50CC 的摩托車來嘉義向我展示海釣魚獲。不見魚卻有魚骨頭，據說魚已在船上以「沙西米」解決掉了，魚骨頭是留做「證據」用的。邀我下週四一齊出海，我沒有理他。

邱振南，台日混血，是個開朗多才的孝子。先後中風的父母和稍微智障的小妹都由他照顧。戰後他由舊一中轉來新一中，和我同班。喜歡音樂，愛唱歌，愛跟女孩「合拉」。他玩吉他，我玩手風琴，被高年級的南一中口琴隊網羅，也被音樂老師張福原（綽號大肚仔）編入輕音樂團。這時高一級的楊子賢已是一中校園出名的小提琴手。我上高中邱振南卻放棄上學，自願當流浪人。他為了唱歌去找初中的導師陳佳音和弟弟陳清音練身、練聲。後來因練身有心得，自己開了健身院。也因老師家裡開照相館，他也學了洗相技術。不記得他有沒有開館？反正我的結婚照都是他一手包辦的。他把健身院經營得有聲有色，使他好幾年領台南市舉重隊參加全省運動會。期間還繼續跟陳清音先生練聲樂。1954 年，邱振南加入善友第五屆演出，擔任獨唱和三角鐵。我和楊子賢也從台北趕回來當「槍手」，慶祝台南市第十一屆音樂節。

（我已缺席善友第 2、3、4 屆演出。）這是善友聲樂節目的開始。這一屆善友已增加為 30 人，小提琴增加，我就轉任中提琴，和耿清先生加起來也只有兩支。大提琴增為四支而第一次有林惠次的低音提琴。從此屆以後每一屆都有邱振南的聲樂節目。他在個人獨唱會的節目單上介紹自己是「善友樂團常任歌唱家」。期間他也「自摸」大提琴，參加部份樂曲的演出。我想起他在初中是班上的乒乓球與籃球的選手，游泳也相當好，我到台南過夜都住他家。他後來愛喝烈酒，有一次他咳嗽不停，醫師告誡他再喝下去可能會酒精中毒，嚴禁再喝。他禁酒一個月，也服藥卻不見病情有所改善，一氣之下再喝酒，病卻好了，真是「無藥可救」！我問他：「你哥哥（邱永漢）從日本回台灣發展那麼大的事業，有沒有撈到什麼經理之類的？」答：「沒有，我做院長比經理大」。（健身院院長）。他在台南市開過三屆個人獨唱會，可記上紀錄的吧？那時他的身份證職業欄是：「音樂家」。

鄭昭明（阿 mei）。有一次碰面，他問我：「沒翹去呢？」（台語）。那是我一場大病之後。以後的見面問候語：「你還沒翹去呢？」

善友樂團從頭到尾都參加的，恐怕只有他一個人吧。阿明無疑是善友最大功勞者一奏弦樂器是全能，銅管也行，木管沒看過他吹。此外是抄譜、編譜、指揮。純然是具備了「指揮者」的好條件。我想，要是他不失學，又有貴人相助渡洋去磨練，成就哪會輸小澤征爾？（註：日本著名交響樂團指揮，曾由世界數團著名交響樂團團員票選為最受歡迎的指揮者。）時也，命也。

身為善友的指揮，鄭昭明兄除了幫大家練習以外，最辛苦的工作鐵定是「抄譜」。那時沒有影印機，善友用的「分譜」有不少是手抄的，相信有不少善友嚐過這個滋味。善友

第三次演奏會我沒有參加，我在台北音樂系，那時森池先生曾寫信給我，帶一張介紹信找「省交」的甘長波先生，請他借出海頓的「時鐘交響曲」分譜。我將每一樂章每一張分譜，猛抄一份寄回。現代的學子應該知道，以前貝多芬開音樂會所得的收入，有時還不夠支付抄譜的。其他善友的手抄譜，相信不少是由昭明指揮抄出第一份的“源頭譜”。

談到編曲--像善友這樣的業餘樂團，因為有些樂器欠缺--如低音管。林永全在第十屆演奏孟德爾頌的協奏曲，第一樂章到第二樂章的「過門」，只需一支低音管。第七屆演奏的，莫札特的「魔笛」序曲裡的巴松管樂段也都用第三單簧管替代。這些是鄭昭明做的工作。此外，也許得和團員協商「弓法」與「指法」。而有些歌曲和獨奏的伴奏譜，更須為善友量身定做。工作雖辛苦，看阿明倒樂此不疲。辛苦了，來一杯！

有一次，美國國務院邀請阿明去美日考察交響樂團，要我代他帶台南青少年管弦樂團和他在台南家專的課。他說一年前台南的美國新聞處通知他，有美國派來的人要參觀台南青少年樂團的演奏。他就想出一招來讓他們驚奇。說：「當他們走進會場，我指揮棒一揮，奏出美國國歌。他一定聽得很「爽」。我請他（指揮家？）指揮我們國歌，但最後一句因延長法不同而學生看不懂，我示範給他看，他才做好。他問我「How much?」（學費）。因此得到國務院的邀請」。

聽起來似真似假，但得到邀請是事實。阿明除了要求要看的交響樂團以外，特別請求發給海釣許可證，也要求去看「正港」的美國爵士。這是他們沒想到的。阿明回國後說最感動的事，是在日本不必經過翻譯能夠和小澤征爾對談，說他到現在還每天五點鐘起來看譜、背譜。

阿明回國後我能夠和他一齊帶台南青少年管弦樂團越過淡水河（曾經是善友的願望），在台北藝術館演奏。也繞過東部，在花蓮演一場（1971年2月3日）。此後阿明去忙他的，我忙我的。雖然在高雄音樂比賽評判席上碰過面，互道「你還沒翹呢？」終於斷了消息。

團員簡介：

林東哲

目前：退休參年、訪老友。

經歷：

1. 離開“善友”赴台北師大音樂系求學。
2. 大學時長假常赴澎湖訪蘇醫師（時任澎湖醫院院長）。
3. 蘇醫師邀請平生首次喝啤酒、吃豬鞭。
4. 畢業後任教於嘉義師專（改為師院）為音樂系籌備主任，任音樂系主任五年退休。
5. 體恤師範生多是家境清寒者，課外授琴仿當年林森池先生的風範一律免費，曾出現全班學生要求學習提琴。
6. 學生學得琴技畢業後，不去任教，而考進台灣省交響樂團者多名。
7. 大嘉義地區小提琴高手，絕多為林的門生。
8. 陳玉翠（於麻豆國中任教）指導該校合唱團連奪二十多次（年）台南縣比賽冠軍，台灣區優等十多次，麻豆愛樂合唱團七年目前團員近百名，乃承襲授藝不收費的奉獻作風。數十年對恩師--林東哲執禮甚殷。

地址：嘉義市民權路 109 巷 3 號

有緣份認識林森池先生

黃東昇

〔台南市人，成功大學畢業，留美獲化工博士，僑居美國四十多年，道範修持，足堪矜式。〕

林森池先生是我一生教我小提琴的唯一老師。雖然我跟林先生學琴不過一年多的時間，我參加善友管弦樂團也不到一年，但林先生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大。記得 1956 年我是成功大學化工三年級的學生，經過我在台南一中的同窗林永全的介紹，我很興奮被林先生接受為學生。林先生在善化經營化學工廠，他的書房兼客廳就在工廠隔壁，他平時工廠的業務非常忙，在教琴時工廠一出狀況，就必須隨時回到現場處理問題。由於他有愛心，並熱忱於管弦音樂之推廣，他在百忙中還是很樂意接受新學生而且不收學費，並鼓勵學生參加善友樂團。

1950 年代的台灣是古典音樂的沙漠，音樂環境幾乎是零，很難找到音樂老師及樂器店，尤其在南台灣音樂會幾乎是沒聽見過的事。因此我很感激四十八年前有此緣份能跟林先生學習小提琴，並能加入善友管弦樂團，使我有生首次體會到彈樂器的樂趣，及參與管弦樂合奏的經驗。由於林森池先生一多年之施教，我開始養成了古典音樂成為我一生的嗜好，並從林先生學習到“人應有愛心”的處世待人態度。

我自從認識林先生後，這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我幾乎每天都聽古典音樂。我是學工程的，從來沒有正式修過音樂課程，我曾於 2003 年北美洲台灣人婦女會之理事會，以外行人講解如何欣賞室內樂；我這個膽量大概是林先生傳授的，因為他是學化工的，卻很有信心於年輕時能在台北市舉辦小提琴獨奏會。我和內人韓淑真育有一女兩男，他們小時候我就給他們學習樂器。女兒學習鋼琴，兩個男孩一個學小提琴、一個學大提琴，期望他們可彈三重奏。我們於 1985 到 1995 年住在加州洛杉磯，在這段時期，我和內人參與「台灣名家演奏系列」委員會，此系列目的是在向美國社會介紹台灣的音樂及文化（林衡哲醫師是此委員會幕後的最大支持者）。此委員會有系列地宣揚台灣出身的音樂家，台灣人作曲家及其台灣音樂作品等，例如委員會於 1992 年舉辦了兩場小提琴獨奏會（林昭亮及胡乃元）及一場鋼琴獨奏會（陳泰成）。林昭亮那一場是在加州的聖地牙哥市舉辦，他是世界首演蕭泰然的新作品、D 調小提琴協奏曲（Op. 50）。委員會也於 1993 年 9 月 12 日邀請師範大學曾道雄教授（男中音）及住德國陳麗嬋小姐（女高音）來加州大學演唱。也於 1995 年 7 月 29 日由台灣邀請到蘇顯達先生、葉綠娜小姐及黃瑞芬小姐來洛杉磯表演台灣民謠及室內音樂。

回憶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並不容易。記得當時我每週末中午由台南搭火車到善化去學琴。莊伯祥醫師當時是南一中高二（或高三）學生，他偶爾和我相偕去學琴。莊氏是美國的醫學博士，近四、五年來由美國回台在台北和信治癌中心從事癌症研究並治療。另外印象較深的事是某一個禮拜日下午，樂團團員在台南市成功國民學校一間二年級小學生教室練習合奏曲。椅桌非常小，因而團員只好將小桌子當椅子坐。當時幾乎沒有適當的音樂練習場所，只好大家委曲借用二年級小孩的教室練習。樂團指揮鄭昭明兄站在黑板前拿一根樹枝，用力且有節拍地打講桌指揮樂曲。記得當時樂團是在練習 Hyden 第 102 號交響樂。善友樂團的演奏，我只參加一次，當時我是成大四年級（1957 年）。周叔夜兄曾由巴西寄給我一份自由時報（2003 年 10 月 24 日）有關善友老團員四十餘年首次在台南市集會之報導。

該報導提起 1957 年善友樂團在台南市民權路社教館演奏並附載有一張相片，該相片中後排站立中間個子最高者就是我。

我於 1958 年成大畢業就去當兵一年半，接著於 1960 年到美國留學，在肯薩斯大學攻取化工博士學位，隨後定居美國並在石油公司服務做研究（我的專業特長是地下石油之開採）。時間過得很快在石油公司工作卅年，終於 1995 年退休。我於 1995 年到 2000 年回到故鄉台灣並在成功大學當客座研究教授，又曾到台中東海大學化工系兼課。我在台南期間曾於 1998 年 7 月，與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郭明錦教授合作，整治台南永康市中國石油公司地下輸油管線遺漏汽油滲入民宅地下之問題。我們利用石油開採之原理將地下造成水層污染之汽油回收（自由時報、1998 年 7 月 22 日台南縣市焦點版第 13 頁）。1999 年 10 月幫忙台南縣長陳唐山解決將軍鄉廣山村民眾抗爭有關垃圾衛生掩埋場之問題（中華日報、1999 年 10 月 8 日、南縣要聞第 24 頁）。我於 2000 年受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會長（美國加州大學的吳和甫教授）的委託與成功大學協商，取得成大校方同意，由成大與北美台教協會於 6 月 24 日及 25 日在成大國際會議廳聯合舉辦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第二十屆年會及專題研討會。大會主題為「新世紀的願景：建立一個美麗、安全與永續的國家」（參閱海報、會議節目單及自由時報 2000 年 6 月 25 日之報導）。

我於 2000 年 7 月在台灣住五年後回美國，接受科羅拉多大學 Sievers 教授的邀請，參與他的研究群，從事藥物超微米化（Drugmicronization）之研發工作。此工作利用化工方法將藥物溶液轉化成乾的微米藥粉粒，以便能經過肺將藥粉粒輸送入人體。此方法也被稱為無痛藥物輸入法，可免掉注射針之痛苦。我於 2004 年 10 月 16 日及 17 日回台灣，參加 2004 美洲台灣人生物科學會，台灣生技製藥研發策略研討會，以了解目前台灣生物科技的進展及本土特色（參閱 2004 年 10 月 17 日之自由時報）。我目前是美洲台灣人生物科學會（TBA）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兩個學會的理事。

在成大期間，常常在化工系碰見林耿清先生（林森池之弟），也偶爾在材料工程系見到洪銘盤教授。張文燦教授雖然當時已從成大機械系退休，他卻還經常回來他在成大的辦公室。他收集有非常完整的善友十一年演奏的相片。我曾向林耿清先生建議善友團員聚一聚，但由於大家各忙自己事，而且老團員都失去連絡，因而一時沒辦法連絡找人。我在台南市住五年，於 2000 年夏天決定回美國。離開台灣那天在桃園國際機場候機時，偶然在書攤上看到一本陳郁秀以文建會主委名義出版之新書，書名記得是“百年台灣音樂圖像巡禮”。此書談台灣管弦樂的歷史時，從鄭昭明於 1961 年在台南創立 3B 兒童管弦樂團講起，完全沒有提到善友樂團。經周叔夜兄向陳郁秀主委問起此事，才了解陳主委並不曉得南台灣有善友樂團之存在。因此我與叔夜兄決意我們有必要找專人記錄善友管弦樂團在 1950 年代的歷史。

我最初於 1960 年離開台灣，卅五年後才再回台灣住五年。在這卅五年來台灣的確有極大之變化。在負面之變化而言，很遺憾的是“台灣話”在年輕人當中幾乎完全消失，而且台灣社會似乎有提升愛心之必要。記得有一次在台南百貨公司參觀，一位女士說我是從美國回來的。我驚奇地問她怎麼知道？她說我講的台灣話非常純粹（她的含意是目前的台灣話，已經不如四十年前之台灣話那麼純粹）。在下面一段，簡述我親身在台中的經歷，客運司機缺乏愛心的故事來結束本文。我希望我們的政府，教育界及社會各界人士能重視我們社會的道德問題，好好來重新培養台灣社會之“愛心”。

台中客運司機愛心缺缺/苦心（刊登於2000年4月1日之自由時報）

由於兼課，常常由台中火車站搭乘台中客運去東海大學，體驗到台中客運司機態度之粗蠻及他們對乘客講話每含敵意。兩年前，筆者首次到東海大學，台中一客運巴士破舊不談，車內髒不忍睹，還養有一隻小狗（其後又見過數次）。司機邊吃檳榔邊開車，並將包檳榔的塑膠袋及吃剩的核子往車外丟。在中港路快到東海時，我換坐到司機背後，問他下一站是不是東海？他從後視鏡盯我一眼，不開尊口。我以為他沒有聽到，又再問是不是東海站？他又再狼狽無言地看我一眼。坐在我後面之一位老先生拍一拍我的肩膀，低聲說：「我也去東海，下站跟我下車」。客運 22 號車有的直跑中港，有的會轉入東海校園中心再出來。有一次，司機是一位卅歲不到的年輕人。快到東海時，我問他會不會開入校內？他答說不會，我即下車步行進入校區。隨後他竟然由中港路左轉開進學校，從我旁邊擦身而過！

筆者十年前在日本一鄉下小村莊親見司機的態度令人羨慕。那是一個春天下午街上沒有行人，在交叉口左邊有一位國小學生背著書包準備過馬路，交叉路沒有紅綠燈，但是司機還是把車子停下來，以手勢示意小學生過路。那小孩就快步跑過馬路，然後轉身向司機一鞠躬表示感謝。彼此這簡單溫馨的動作，可以讓我們看出那日本小村莊是一個充滿愛心的社會，成人有愛心，小孩子很懂禮貌。

（作者黃東昇以筆名「苦心」投此稿）

「善友」及「三 B」樂團名稱小考

洪銘盤

[成功大學退休教授，出身名醫、書香世家。]

“善友” (WEN-YOU)係指“善化音 (ZENKA-MONO)”與舊法國殖民政府的“外人部隊”同音，驍勇善戰，馳名世界。

“三 B”來自“BEER, BEAT, BAKA”，亦可紀念“BACH, BEETHOVEN, BRAHMS”，亦可視為“BOYS BE BEARABLE”或“BEST, BEST, BEST”。

滴水觀海～編輯室

洪教授銘盤，出身書香門第。家學淵源，其父洪調水先生為善化名眼科醫師，醫德醫術，譽馳遐邇，國學造詣極佳，歷任台南縣文獻委員，獻替孔多，於地方文史頗為關切，屢出資購進孤本古物，捐給有關機構。淑世襟懷，閭里敬佩。洪教授對於此次出版備為稱許，其福至心靈，為“善友”及“三 B”樂團團名做了如上精闢的詮釋。足徵洪教授道範修持及豐厚蘊藉矣。

團員簡介：

洪銘盤，1925年生，出身：國立成功大學電化系，於1955年（30歲）由親友引荐加入善友樂團，1960年因公務繁忙而離團。由蘇銀河醫師啟蒙大提琴，參加公演五次以上，因加入樂團而學大提琴，以致愛樂一生，同時鼓勵子女學音樂，也因喜愛音樂，累積音樂素養而豐富了人生內涵，任教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兼任教授。洪教授家學淵源甚優，乃父為名眼科醫師人文素養豐甚，對地方文物極為關切，屢以鉅資維護古文物，為台南縣文獻委員之一。

住址：台南市東寧路15巷40號

電話：(06)2369302

記憶中的善友樂團

施性傑

[善友樂團首席小提琴，琴藝多為自學，資賦特佳，頗受鄭昭明賞識。]

林森池先生是善友管弦樂團創始者之一。畢業於台南高等工業（成大前身）化工科。他擁有一雙為了奏小提琴而生的手指。指頭尖端豐富的肥肉，使得彈出來的聲音特別柔和甜蜜，振幅音域特別大而有力，生存在五十年代的善友樂團，總譜只有一本。當時沒有影印機，團員們所看的都是從總譜手抄過來，或是鄭昭明指揮自編自寫的譜。常常為了要節省抄譜的時間，抄寫者往往以A、B、C等記號來代表整段的樂句，以及演奏的次序，諸如A、B(反覆)C回A跳到C等。有一次團員們搞亂了次序、以為該曲的演奏已經結束，一齊抬頭，把視線從樂譜轉移到指揮，並開始放下樂器。但所看到的是緊張的林森池指揮，他正在輕聲地暗示B，團員當然馬上回到B，再次彈了B段還好聽眾也沒察覺，演奏得以圓滿結束。事後以到底是業餘樂團來自我安慰。

蘇銀河先生也是善友樂團創始者之一，他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出身的醫生，同時也是音樂的非常愛好者。除了新的病人得仔細看診以外，常來的病人他盡量節省看診的時間。因此可播出短的四、五分鐘，長的一個小時以上的空檔。這時他便把他所坐的輪椅轉向九十度，面對擺在旁邊的譜架，開始練習大提琴。從這件事實就可了解為什麼他是位樂器的萬能演奏手。

蘇先生在擔任澎湖醫院院長一段時間後，便自己開業。那時由他的計劃，邀請善友樂團到澎湖作一場勞軍演奏會。從吃、住所有開支都由蘇先生一個人負擔。演奏後在無意中我告訴蘇先生我有慢性的盲腸炎，他聽到我這句話後，便警告我慢性的盲腸炎，隨時有轉型為急性的可能，不應置之不理，當場就把我的盲腸切除掉，不但一切免費，手術後還在他的醫院療養了一個禮拜、等到完全復康後才回台南。由這件事可知他對團員們的愛心與照顧，我願在這裡再向他說聲謝謝。

在所有善友團員中，鄭昭明與我的關係最為密切。舊制台南一中的同班同學、釣魚的同伴、同是音樂的愛好者、一齊學小提琴、一齊喝酒等等。善友演奏之所以得到好評，得歸功於鄭昭明先生完美主義的個性。有一件少有人知道的事情，就是每次在開演前兩個小時，鄭先生就開始緊張。憑良心講，到底善友不是職業性的樂團，沒有充分的時間練習，因此每奏到難度較高地方，他就特別的緊張，甚至引起胃腸的抽筋以及嘔吐感，為了避免類似狀況的發生，每次演奏會當天的晚餐，他都不吃，也無法下嚥。不但如此，還故意刺激食道，為的是把在胃裡的酸液吐出來。幸好在所有團員通力合作努力之下，他還能保持冷靜，不幸的狀況得以避免。

對團員們的回憶。如眾所知，善友是以創團兩大非音樂專業的元老（林森池與蘇銀河）為兩大支柱，再加上一群愛好音樂人士組成的非職業性管弦樂團，我不過是其中的一份子。當時我在成功大學機械系當助教。除了兩位在師範大學專攻音樂的楊子賢、林東哲、以及在國中小學教音樂的張瑞圖、洪啟忠、洪啟勇、方清雲、高明進等諸老師以外，全是單純的音樂愛好者。在當年東京建築師的名小提琴家林永全，當時就讀於台南一中。曾經受鄭昭明指導過，後來成為善友管樂器主流。由麻豆人組成的總爺糖廠輕音樂團，再加上一些學生及醫生，就這樣這批人湊成了一個業餘的管弦樂團。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二年，共有過十三次一年一度的定期，再加上數次的不定期演奏會。總共幾場已無完整的資料可查。

因此我在此呼籲若有人還保存著全部的節目表，請提供出來好列入回憶錄裡面。相信這些資料不但對台南，同時對台灣音樂史將是很有意義的資料，因為從齊全的節目表，就可知道所演奏過的曲子、演奏的內容，指揮及演奏者的姓名、地點、並可從這些資料了解善友的沿革、活動的內容，以及當時的社會及文化活動諸事。

當首席小提琴手，演奏時當然得坐在第一把椅子。林森池先生等諸元老們，不是在揮指揮棒，就是在幫人數較為缺乏的大提琴，以求取跟人數較多之小提琴平衡。很意外的像我這種只有很短的一段時間跟隨蔡誠弦先生、及弦樂器製造商黃內丁先生學過琴以外，其實都是全靠自己的努力，只依照參考書的指示，與鄭昭明先生互相勉勵，無師自通的人，來擔任首席小提琴手，擔起支撐樂團的重任，其實我學習小提琴，正如林東哲先生所說，也是聽過蘇聯小提琴家尼哥萊先生的演奏後，被其演技所感動而開始的。還好當時演奏曲的選擇，都得先衡量樂團的可奏性。偶而也會為了樂團的須要來改寫演奏的內容，因此能夠完成這項重大的任務。不過當首席小提琴手，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重要任務，那就是會場的整理。通常演奏會都是在學校的大禮堂舉行，雖然是免費提供使用，但設備不一定齊全，有時只是一間空空的大禮堂沒有聽眾席。因此往往在演奏的當天，從一大早就得帶頭跟團員們開始忙碌的一天，作粗工搬椅子。善友是一個業餘的樂團，每人都有每人的事業，且住的地方也散居在麻豆、善化、台南等地，因此能來幫忙整理會場的人並不多，尤其當時的椅子都是以木頭作成，有相當重量要搬進可使五百人以上的人可坐的椅子，談何容易往往都搬到手腳疲倦不堪，晚上還得以疲勞的身體，和幾乎已精疲力倦的雙手來拉小提琴，若不是有對音樂的愛好，以及堅強的意志，真難克服。其實這項事實也是當時業餘樂團才能經驗的，一個難得的回憶。

寫到這裡使我想起善友的歌手邱振南先生。他和另一名善友不可或缺的陳清音先生，同是台南地帶有名的男高音。

善友的演奏內容不限於樂器的合奏，還有以樂團伴奏的獨唱節目。邱振南先生當時經營健身館，年輕英俊，身體強壯。在會場的整理，椅子的搬運工作所付出的勞力可能最大。雖然這些雜事並不屬於直接的音樂活動，但大家為了同一個目標，在音樂這個共同興趣的大傘下，無怨無悔其精神實在值得紀念。

當時除了職業性的台灣交響樂團以外，善友唯一在南部的非職業性的管弦樂團。從創始者的林森池、蘇銀河、鄭昭明以及所有的團員們，大約二十次得到好評的音樂會，當時非常稀有以管弦樂團來伴奏的歌劇演唱，女性樂器手的參與，三B團的誕生是善友的結晶，並由此而輩出的國際級小提琴手……等，都是我們驕傲的回憶，但願台南人永遠是文化的府城人。

善友古早的樂團

張文燦

成功大學退休教授，自習大提琴有成，提供善友樂團活動所有相片。

結婚典禮由善友樂團奏樂。

大約在 55 年前我在成大擔任助教時，有一天與我同系的同事施性傑先生邀我一起去善化走一趟，（後來他擔任善友的小提琴手）他說在那裡有很好的音樂可聽，有各種樂器可摸，並可觀看現場各種樂器合奏的場面。當時別說是可看到有人在合奏的場面，就連要聽一張像樣的唱片與音響都很不容易，因此在某個禮拜天便跟他走了一趟。當時和我們同行的還有一位成大電機系畢業後又轉念物理在物理系擔任助教的高振華先生，他在成大的課外活動擔任合唱團指揮。施性傑先生邀請高先生同行乃是因為當時善友正在籌備成立樂團，正在物色一位適當的指揮，而非缺乏指揮的人才。因為林森池先生、蘇銀河先生等都是指揮的佼佼者，但若由蘇銀河先生來拿指揮棒就缺少大提琴手，若由林森池先生來指揮就缺少小提琴手，正好高先生有指揮的經驗。我們一行三人到善化碰到幾個人，包括建築系的溫文華教授、鄭昭明先生等，每人手持一把琴，快快樂樂地合奏後還可欣賞難得一聽的音樂。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聽到茶花女歌劇時的感動，那個音響聲音之逼真，不愧為一流的設備，當時立體音響剛剛問世，跟平時從長波的收音機聽到的效果截然不同。因此每到禮拜天就坐火車到善化看他們的合奏，同時聆賞美好的音樂。

在善化結交的朋友中，最活潑最年輕的一位就是後來成為指揮且把一生都奉獻給音樂的鄭昭明先生。鄭君在團裡是一位萬能的琴手，練習當天，若有什麼琴手缺席，他就頂什麼缺。他在團裡很健談，包括父母的血統，求學過程，當兵如何裝病任何事都不隱瞞，坦率地講出來與我們分享。他不但琴技一流，胡扯吹牛也一流，製造歡樂的氣氛常使我們捧腹大笑。

在那裡待了一陣子，由於我對任何樂器都外行，在團裡無所事事因此自告奮勇拍照做紀錄等工作。當時照相設備簡陋，沒有閃光燈，快門的速度也慢，底片的感光度也差，僅限於黑白片照出來的相片，模模糊糊的。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是不夠水準的，但是老團員們對這些老舊的照片懷有特別的感情無限珍惜感慨。

有一天，鄭昭明先生突然告訴我，他已經幫我安排一份打鼓的工作。我想打鼓應該沒問題，只要會算拍子就可以了，因此馬上接受這份安排，豈知一打起鼓才知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聲音的調節，大小聲的控制都要精準。那時指揮我打鼓的是蘇銀河先生。

過了不久，樂團正為缺少大提琴手而傷腦筋，在樂團唱歌的邱振南先生便到台北的古物商處找了一把鈴木四號老舊的大提琴。大家一致鼓勵我學大提琴，邱先生帶回來的大提琴價錢正好是我兩個月份的薪水總合，而且是不附弦弓及琴腳支柱，幸好有一位廖永忠先生自己喜歡拉小提琴，也有技術製造小提琴，他熱心地幫我造一支弓，而琴腳支柱是在成大的實習工廠用銅質材料車出來的，就用這支克難的弓與琴腳支柱，我開始苦練直到後來有機會買到新的外國製的弓。

我在善友樂團從打鼓起家後來轉為大提琴手。有一天一位建築系的高而潘助教看到我這把琴感覺很眼熟，原來那把琴是他的父親在日本時擁有過的，可見當時樂器缺乏稀罕的情形。

那時，台南市根本就沒有教大提琴的老師，於是我專程去書店找到一本大提琴的基本教材，再擺了一面鏡子在前面把書翻開，從鏡子裡看自己的姿勢與教科書裡的畫面對照，就這樣無師自通起來。相形對照之下，現在的年輕人被環境寵壞了，無論想學什麼東西，教材一大堆，老師一大群，雖然如此卻不能好好地把握，好好地求上進，真是可惜。

我第一次聽到林森池先生的演奏是在成大的小禮堂，當時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前輩，是學工程的台灣洋釘公司的董事。這麼一位業餘的小提琴家，琴卻能拉得這麼好，這一點鼓勵了我日後學大提琴的勇氣。樂團的小提琴手有一些人是本團團長林森池先生免費教出來的，他是一位慈悲且疼惜後輩真正的音樂愛好者。至於他的胞弟林耿清先生是允成化學公司的董事長，也曾經是台灣省議員，他默默地支持胞兄的樂團，也是小提琴手，後來為了樂團的需要改為擔任中提琴手，每次演奏會前，相當就很熱心仔細地幫助團員調音。他有一位胞兄林耿棠先生在當時是一位留日回國最著名的古典吉他演奏家，為了樂團的需要還客串拉大提琴與低音大提琴。

蘇銀河醫師是日本京都帝大畢業，當時在台灣可以說是少之又少。他是一位具備醫術又有高音樂素養的奇才，也是台灣最年輕的省立醫院院長。由於旅居日本的時間長，有一些日本人豪爽氣魄的習性。例如他酒量相當好，特別喜好台灣啤酒，有一次在台南演奏會結束後，一群幹部前往關帝廟前來興食堂舉行慶功宴，席設二樓靠馬路的大房間，一群人瘋狂地喝酒暄鬧，中途蘇醫生緩緩離座走向窗邊拉開玻璃窗，向外猛射狂洩膀胱內的酒精尿尿，來興食堂隔壁店家是製作紙糊燈籠的鐵皮製屋頂，他們把成品都掛在屋簷下曬，店家一聽到屋頂傳來乒乒乓乓的聲音，一邊高喊：西北雨西北雨，一邊忙著搶救掛在屋簷下的紙糊燈，這位人造雨製造者——蘇醫生轉身若無其事的又回到座位上繼續喝他的酒，真不愧是日本訓練出來的豪氣、膽識與鎮定。

蘇銀河醫師的四位公子都繼承父親的音樂素養。老大正玄在加拿大專攻電腦，曾經是個很出色的男高音；老二正熙在台北行醫和曾經是新聞局長的老三正平都是大提琴高手；老四正途是目前在台灣很有名的小提琴家。這一家是真正的音樂世家。

善友樂團起初是由一群愛好音樂的好友們所組成的管弦樂團，後來更有一些專業人才楊子賢先生、林東哲先生、楊麗珠小姐等也來參與，使得樂團更加充實與壯大。在電視還沒有問世之前的音樂沙漠時代，善友管弦樂團的演奏會廣受音樂愛好者的青睞，場場都爆滿，的確為當代注入不少文藝氣息。（表演地區涵蓋台中以南，包括澎湖。）

當時舉行演奏會最常使用的場所，是目前台南市忠義國小的大禮堂（日治時代的武德殿），地板是木造的，觀眾椅是木造的長木板凳，寬不到一台呎。有一次演奏會進行當中，突然聽到響亮的“碰”的一聲，過了一會兒才聽到小孩子的哭聲，原來是小孩子睡在長板凳上摔下去了。由於家長聽得太入神，竟忘了小孩子在睡覺。這位家長是我中學大學時代最要好的同學張仕鎮先生，在我們的演奏會上，幾乎都可看到這位熱心又忠實的觀眾。

以前傳統的舞台上演奏者位置配置指揮的左邊是第一小提琴，右邊是第二小提琴。後來受到歐美的影響，指揮的左邊仍然是第一小提琴，旁邊是第二小提琴，右邊是大提琴。有一次我坐在大提琴的首席位置也就是第一排最前面的座位，也許是緊張過度，當指揮棒揮出第一個動作瞬間，我的弓一拉在二十分之一秒鐘的一剎那，我馬上停止動作。我在直覺上，知道我起音錯了，是把樂譜順序放錯了，於是我厚著臉皮，保持不動的姿勢到一首曲子演奏完畢。由於觀眾全神貫注在指揮的動作，似乎沒有人發現我的錯，也許觀眾還以

為我是要獨奏的吧。我慶幸我的運動神經敏銳反應夠快，沒有拉出走音的怪聲，這些忘不了的失敗往事，還歷歷在眼前。

歲月不饒人，昔日的英俊小夥子們，如今個個白髮斑斑。讓我們的善友的好夥伴們珍惜懷念我們曾經擁有的，並互相珍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善友的點點滴滴

周叔夜

[駐巴西代表，催生本書，獻替厥偉。]

不久以前參加我們教會的管弦樂團，團員大部份都是二十歲以下的青年、小朋友。到教會來演練都由父母親專車接送，但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大部份的年輕朋友並不是自願來參加，而是奉父母之命來演練的。這可從當時演練場時不愉的臉色，以及當指揮宣佈練習結束時，那種脫離演練的愉快神情，可予一目瞭然。這個情景使我憶起五十年前的善友管弦樂團那時的團員，絕大多數是公務人員或學生，為了要奏出更美好的音樂，自願犧牲一切來參與，右手握住腳踏車的方向桿，左手抱著樂器到練習場所，無人會遲到也沒人會早退。其精神及環境與目前的相比，實在是南轅北轍。

我的第一位小提琴老師是一位當時在師範學校教音樂的蔡誠絃老師。他可能是當時台南市唯一教小提琴者。他教得相當不錯，不過我很羨慕我的朋友林永全，他在善化跟林森池先生學琴，那裡有個名叫善友管弦樂團。經由我們的助教張文燦先生的推薦，在一九五四年，進入林森池先生的門下，並於翌年正式成為善友的團員，我是每個禮拜天下午坐來回一個小時的火車到善化學琴。我在蔡老師處學琴，每個月的學費是七十元新台幣，因此在林老師處開始學琴滿一個月後，我把七十塊錢放在信封裡準備繳給老師，在火車上我不經意向同伴的陳幸花小姐，問每個月繳多少學費？想不到她的回答音是“沒有”。起先我以為她是林老師的親戚或特別要好的朋友，經過一番對話後才知道林老師教學生是不收學費的。後來從林東哲先生得知，之所以不收學費的原因。林先生自認沒受過正式的音樂教育，因此不是專家，不應收任何的教授費。有了這樣崇高的道德理念，難怪善友管弦樂團在其十二年的歲月裡，從未發生過任何的問題。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除了當兵的一年半期間，無法參與以外，大概所有的演奏會我都參加了。尤其一九六一年善友在社教館所舉行的第十二次公開演奏會（最後一次），我和兩位元老——鄭昭明與蘇銀河，合奏了貝多芬的弦樂三重奏（小夜曲）作品第八號。由鄭昭明先生擔任小提琴、我拉中提琴、蘇銀河醫師奏大提琴，這場演奏鐵定是我在善友七年當中的最高榮譽。

善友的排練通常都在禮拜天一整天，地點通常都在成功國小，或忠義國小的教室或禮堂。那簡陋的設備實在無法想像，不但談不上音響隔音設備，至於冷氣設備可說是天方夜譚的事，所有團員往往練得滿身大汗，要喝水還得自想辦法。在教室或禮堂外面常看到玩耍的小學生，或倚在窗戶看熱鬧，也有欣賞音樂的民眾。一到中午從外地（善化或麻豆）來的團員，便一齊去吃飯而我們台南市本地人不便叨嘮，沒有便當都回家自理。記得到台中演奏住的是日本式的旅館，抵達旅社後馬上打通舖房間，大家都坐在榻榻米上樂譜就放在榻榻米上，指揮站在走廊就這樣苦練。

演奏的場所也沒好到那裡，學校的禮堂通常都是內外直通，在禮堂裡面可聽到外面的吵音。記得有一次在忠義國小的禮堂演奏，曲子是“巴格達酋長”。當小喇叭吹兩個“叭叭”聲後，街上汽車也按了兩個“叭叭”的喇叭聲。音質、音調都很相似，引起演奏人員從心底的微笑。而聽眾的情形也相當有趣，沒有禁止未成年孩童進場，因此有些婦人手抱嬰孩也去聽音樂會。有次在演奏過程中，曲子是海頓的「驚奇交響曲」，大鼓為了要奏出驚奇的效果，在一片寂靜後突然重重地打響，而驚醒了熟睡在母親懷抱裡的嬰孩，這位小寶寶放聲大哭……。

我在善友最先是從第二小提琴開始，不久便被提昇到第一小提琴。有一天林東哲指揮告訴我，要我試拉中提琴。「我不懂中音譜怎能拉中提琴。」當時他只傳給我一個密訣。他說忘記中音譜，當作小提琴來拉，只要降兩音，Do 就彈 La、Mi 就壓 Do 的地方，以此類推。單憑這個密訣，我就開始拉起中提琴，替善友解決了缺乏中提琴手的困境，不但如此，一九六一年還以中提琴手的身份，與兩位元老合奏弦樂三重奏。

一九九二年回台定居後，有幸得以認識久仰大名--奇美公司的許文龍先生。並得到他家享受拉那隻價值三百萬美金名琴的滋味。有一天我問他是否參加過善友樂團，他回答「沒有，因為那時候沒有錢，雖然沒參與演奏，但我曾替團員們修理過小提琴。」我聽了不寒而慄。因為我的小提琴曾經出過毛病，是誰修理的？我已忘記了，同時也不敢想像到底是誰替我修的。

從澎湖到善友

洪啟勇

[擅長小提琴，一生任教音樂，培訓學生習樂參加比賽，連十多次（年）奪魁，其才華、毅力概可想像]

善友管絃樂團的分校

民國 40 年代我在澎湖省立馬公中學服務，期間最大的感受就是「社會就是學校，學校就是社會」馬公市很小，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行政、軍警以及各機關單位都集中在馬公市內。因此校外的一切動態會立刻影響校內；各機關的活動，學校常常參與，在這環境下認識了當時的澎湖醫院院長蘇銀河醫師。蘇醫師名望很高，有相當深厚的音樂素養，擅長大提琴和 Bb 豎笛，此時認識了他的弟弟蘇德潛先生（在醫界服務），擅長小提琴和 Eb 豎笛，幾個人一拍即合之下就在馬公成立了一個小型的樂團，常在大小活動中演奏。蘇院長說我們這個樂團就是善友管絃樂團分校，原來他就是善友管絃樂團的創始人之一。

澎湖縣縣歌

有一次澎湖縣政府正式公開徵求縣歌。蘇院長及許多從事音樂工作的人士都參加投稿，有趣的是，審查時是我用小喇叭將參賽者的作品一一吹奏供長官及評審委員評比。審查結果蘇銀河院長榮獲第一名。這首曲子就被採用為澎湖縣的縣歌。

加入善友樂團的動機

由於志同道合，我們這一小型樂團在澎湖演奏得意且快樂，上過許多次演奏台。有一年善友樂團來到澎湖公演，曲目是貝多芬、史特勞斯、普契尼等偉大音樂家的作品，曲調優美，和聲諧和飽滿，演奏氣派充足高雅，我百分之百被迷住，產生了強烈的羨慕感，真希望自己能夠是其中的一員。後來搬家到台南，經林森池先生的介紹終於正式加入，成為團員。

擔任的職務

加入善友樂團後擔任小提琴手。另外一個工作是抄寫各部的樂譜，我在學生時代因為缺乏樂譜，常為了彈鋼琴的需要，借用老師的樂譜抄寫使用，所以寫譜的能力強於常人，因此抄譜成為我經常的工作。

敬愛的老師

加入樂團後跟林森池老師繼續學習更高的小提琴演奏技巧達三年之久。林老師一家族都是高學歷的大企業家，除了經營企業外，也熱心服務於社會工作，在這樣忙碌的事業中還抽空指導從各地聞名而來的學生，予以培養成名，卻從來不收學費，有時候學琴時間過晚遇到進餐時間，還請我們吃飯。

林老師是位人格修養好，學問豐富，音樂造詣高深的好老師，永遠忘不了他，非常尊敬他。

幕後工作

練習時間是晚間或星期日，場所大部份借用學校禮堂，設備光線都不佳，團員騎著腳踏車手提樂器，自動自發前往場地。每次最先到場的都是鄭昭明老師。因為他不但需負責

指揮還得從總譜中抄出分譜，再分別抄給管弦樂團的每一個人。有時還忙著編曲。當時沒有影印機，能借用成大的建築晒圖的設備已經是唯一的方便。因此，鄭昭明老師很自然地找上幾位團員幫他抄寫。抄譜是一件非常繁重且沒人看得到的苦差。跟現在的樂團比起來，有相當的落差，誰能相信當時每場演奏會譜架上擺的樂譜都是手寫的。目前樂團的每位團員都有一套原版的樂譜可用，那是多幸福的呀！

五十多年前就有的管弦樂團

現在回想起來五十多年前，台灣只有一個樂團--台灣省交響樂團，由蔡繼昆先生指揮，而私人創辦的只有善友管弦樂團，這歸功於創始人大企業家--林耿清先生家族，和蘇銀河醫師。鄭昭明先生（指揮）則銳意長期培養，使樂團不斷地成長、演奏音樂史上名家的作品，從古典浪漫直到現代的管弦樂曲、聲樂曲、各國民謠等以提高演奏水準。終於達到全國知名、高水準的演奏樂團。曾到過日本、東南亞國家演奏獲得高度的好評。

感恩

本人在台南二中任教訓練校內管弦樂、管樂、合唱團參加全國音樂，比賽獲得多次的優勝。尤其管樂團參加高中管樂合奏組，連獲 17 年台南市冠軍的紀錄，很大因素可以歸功於本人長期在善友樂團合奏中所得的啟示和陶冶。做為善友的一份子實在覺得非常光榮。

團員簡介：

洪啟勇

曾任澎湖縣省立馬公中學、台南市立中學、省立台南第二高級中學音樂教師

目前退休

擅長小提琴、鋼琴、小喇叭

樂臺履痕

張瑞圖

[出身音樂家庭，「府城三傑」小提琴手，從教音樂四十年，免費授琴有「善友」之風。]

1929年，我出生於台南市，父親張福源先生為台灣早期中學音樂教師，任教於台南一中。從小在良好的音樂家庭，獲得薰陶與啟蒙，在父親的教導下，嘗試學習許多樂器，展露了頗佳音樂秉賦。

本著“學海無涯”、“學之愈愚”的衷忱，於學樂之途，虛心求進。弱冠之年，仰慕善友樂團的盛名，毅然和鄭昭明等投入善友樂團的行列，從事以樂會友，煦煦然，沐浴在樂海琴韻中，與善友樂團共存共榮，直到樂團解散，允為善友資深團員，小提琴和鋼琴為我音樂生涯的主軸。

鑑於年輕時學小提琴，缺乏良師指導，我於暑假到美國芝加哥住孩子家，研究小提琴演奏凡15年沒間斷。課餘從事小提琴教學，現免費從事小提琴教學。當年我的小提琴和洪啟勇、鄭昭明被譽為「府城三傑」。

教學音樂課凡45年，至今仍每天拉小提琴。每天彈3個小時的鋼琴，自娛娛人，樂此不疲。

我歷任台南二中、成功國小、六信家商、建興國中等校音樂教師，凡45年。課餘從事小提琴教學，受教學生不勝其數：國立台北師院音樂系主任陳永明，名小提琴家金頁吟等，我除在校教學，還擔任台南市音樂協進會副總幹事，推展音樂活動而竭盡心力。自建興國中退休前三年起，對有志學音樂者，一律免費授教，至今已14年矣。這免費授琴的作為，令人很容易聯想到善友樂團的遺緒。

我的人生觀：人生必須有本業，才有經濟能力，以維持個人及家庭的生活。

其次是要培養興趣。若能將本業和興趣二者合而為一，則人生至樂。

團員簡介：

張瑞圖

現任：景美實業公司常務董事（在永康工業區）

景渝股份公司常務董事（在中國四川省都江堰）

通訊處：台南市民權路三段133號電話：(06)2235202

善友的回憶

楊子賢

「善友樂團資深團員，學豐望高，活躍樂壇達半世紀，
提供善友樂團歷年公演節目單，令人感佩。」

我第一次遇到林森池先生，是在就讀台南一中高中一年級時。那年我參加由台灣文化協會主辦的音樂比賽，伴奏是南一中同班同學林永修。在此次比賽獲得不分組首獎後，時任評審委員之一的林先生即親自接見，並獲得其殷切的嘉許且鼓勵繼續深造。過了一段時間，在台南市南都大戲院有一場聯合音樂會，演出者除了林先生外，還有當時南部弦樂界先進蔡誠弦先生等。在這場音樂會結束後，即決定跟隨林先生學琴，並且經由林永修的令尊——林澄澡先生推介，林先生很樂意一口答應。雖然林永修是學鋼琴的，但也跟著學了一段時間的小提琴。於是，每個星期天，背著小提琴，騎著沒有內胎的單車（那時的單車是沒有內胎的，因為不會爆胎，因此這種單車叫 nopunk），從關廟經新化、新市，在碎石路上跑了兩個多小時才到善化。雖然路途遙遠，學習辛苦，卻學得不亦樂乎，在這段的學習過程中，獲得不少正確的音樂觀念與演奏技術。

50 年代，當時的音樂環境可說是處於開拓期，業餘與專職音樂家並沒有清楚的區別。不過善友管絃樂團卻聚集了當時南部的音樂菁英人士，提供表演音樂給一般民眾，給他們接觸音樂的機會，同時也達到了音樂的推廣與音樂水準的提升，可說是功不可沒。善友管絃樂團是由三位創辦人所共同成立的，分別是林森池（工程師）、蘇銀河（醫師）、鄭昭明（音樂萬事通）。他們三位的職業或工作雖然與音樂毫無相關，但他們對於音樂演奏及推廣都有很高的熱忱。林森池是位優秀的小提琴家，又擔任樂團指揮與樂團裡的大提琴手；蘇銀河則利用看診的短暫空檔時間寫譜、改譜；鄭昭明則隨時隨地拿起五線譜便開始譜曲。除了這三位創辦人之外，還有張瑞圖（南一中張福源老師公子）、洪啟忠、邱振南、張文燦、施性傑等。平日在練習之後，大家喜歡一起去 sakariba 小酌幾杯、談天說地，從林耿清（省議員，中提琴手）的光頭，談到陳朝呈的內褲，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1951 年，我和林東哲由南一中進入師大音樂系就讀，在此期間，最快樂的時光是學校放假時回南部和這些老仙覺在一起合奏，不僅如此，大家還到過許多地方做演出，除了台南縣市以外，還到高雄、澎湖、台中，是個令人懷念的青春時代。有一次特別的演出經驗，曾經為了趕至台中演出還差點丟了命！那次演出中他擔任獨奏，在演出的前幾天與許群甫去小琉球旅遊，途中卻忽然遇到了颱風，情急之下，為了趕上演出，經小琉球村長冒險派了自己的漁船把他們帶回高雄，到達目的地時，每個人都面無血色，且連站都站不穩！不過最後還好及時趕上了演出，而且演出非常的成功。今我最感遺憾的是林森池先生去世時，因我已來台北定居三十多年，未能在葬禮之前得知林先生去世的消息，因此未能向最敬愛的老師做最後的敬悼。雖然林先生不幸過世，不過其精神卻永留於每個團員心中，他對音樂的執著與熱忱，深深留在學生的心裡傳承、發揚，宛如生生不息的音樂種子，不斷的發芽、成長、茁壯，且不斷的繁衍。我深受影響，秉持其精神繼續培育弦樂人才，使台灣的弦樂充滿著無限生機。之後並造就了揚名國內外的小提琴家，如在芝加哥交響樂團首席陳慕融（Robert Chen），在英國的陳主倫，法國的杜沁沄，都是在國際樂壇上極為活躍的小提琴家。在國內有前衛生署長李明亮，台北和信醫院副院長莊伯祥（也曾在善友管絃樂團），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賴明詔，他們雖然不是專攻小提琴者，但都曾受教於門下，且常保聯絡，這些都是使人最感到驕傲的事。

此外，在善友管絃樂團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認為最值得懷念的歲月。因為在極少娛樂活動的 50 年代，善友管絃樂團促使許多年輕朋友，愛好音樂者，能聚集在一起，互相交心、交情，也提供了互相切磋的機會，更奠定了南台灣音樂蓬勃發展的基礎。很慶幸諸多團員能延續輝煌的善友精神，在台灣甚至在世界樂壇開創亮麗的天空。這是值得懷念與驕傲的一段音樂史。

團員簡介：

楊子賢，原籍台南縣關廟鄉，就讀台南一中時，幾乎每星期假日騎著無內胎的自行車背著提琴，單獨奔馳在碎石路上（當時路面未鋪柏油），自關廟而新化而新市而抵善化（單程約 22 公里，需耗 2 小時以上），向林森池先生學琴。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後一直從事音樂教育工作，迄撰稿時已逾 50 年，也許是全台灣教音樂最久者。曾參與台灣地區：台北，各縣市音樂比賽，包括早期國泰音樂比賽、近期的省交協奏曲比賽、愛樂協奏曲比賽、台灣絃樂團協奏曲比賽、文建會儲備音樂人才庫小提琴組甄選會籌備評審工作 40 多年，同時擔任各級音樂班、大專音樂科系入學考試審多年。

今年屆古稀，仍在師大音樂系授課，課餘不收學費予以教之授之，與學生言明帶到畢業為止，屆時始能“耳根清靜”享享清閒。作者謙稱自己為“老賊”矣，然觀其道範修持，慨然風姿，則一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其實在小學、中學音樂班作者還有滿堂的課，自問臨老尚需如此忙碌，是壞命乎？是好命乎？編輯室說：此乃有尊嚴，有榮光的超好命。

善友管弦樂團的回憶

莊伯祥

台大醫科畢業，留美攻血管攝影及介入性醫學，博學多能，
治療肝癌專家，生活品質頗為高雅。

參加「善友管弦樂團」已是半世紀前的事了。1952年，考上初中後，開始跟台南師範學院的蔡誠絃先生開始學琴。兩年後我成了「南師樂團」第二小提琴手。該團除了在該校定期演奏，還有好幾次坐軍用大卡車，到各地軍營參加音樂會勞軍。

1955年暑假我升上高中，當時用的小提琴必須由四分之三型改成標準型，經友人介紹到善化向林森池老師學琴，第一本教本是「第三把位」，之後是「高把位」。此外，Seitz的五首Student Concertos學了三首及一些小曲。學琴的時間是每星期六下午，我總是坐台鐵火車到善化站，林老師的鐵工廠就在站前五十公尺處（不知我的記憶可靠否？）。林老師不但不收費，上課時非常和藹可親，每次他示範拉一段曲子給我聽時，我特別記得他胖胖的雙手，左手輕輕地搖動，波音（vibrato）就這麼悠揚地流洩。

林老師教的曲子之中有幾首，至今我還記得那時上課的情景。

印象最深的是Raff的Cavatina（俗譯小戀歌）。記得有一天他突然說，「我們來加一首小曲吧，光學練習曲太枯燥。」於是他把小提琴曲集翻來翻去，最後停在那首Cavatina。他先拉一段給我聽，然後說：「照譜用G及D弦拉不好聽，開頭這一節應該只用G弦上高把位才美！」。接著拉到後半段的雙音那一段，他拉了幾次，然後說：「第一個升C音是印錯的譜，應是D音才對。」這曲是我第一次用第六、七把位來拉曲子，彷彿一下子跳進一個更高的境界。

那一天返家在火車上，心情一直有種莫名的興奮，因為記得作家無名氏的暢銷名作「北極風情畫」的開場，就是一個和尚（故事的主角）每天在竹林裡不停地拉今天學的這首曲。

學琴一個月後，林老師有一天告訴我：「明天（大概是星期日）到成功國小來參加善友管弦樂團的練習吧！」就這樣我成了團裡最年輕的團員。

我清楚地記得，練習場所是位於二樓的一間教室，後窗看出去就是赤崁樓的展覽室。那一天練的是Haydn的Symphony No. 102的第一樂章。開始是慢板的Introduction，然後才是Routine的Allegro。第一小節是全音符的「D」，指揮鄭昭明先生要弦樂部反覆練習這個音符-由弱音漸強，然後再漸弱回到弱音，他用指揮棒在指揮架上敲幾下要我們仔細看他的手勢，只見他以左手及右手分別比出漸強與漸弱的手勢，當雙手靠近逐漸形成一個「鑽石」的形狀，他強調第一個音要像鑽石一樣美麗。

過了幾週，還是在那個老地方練習。某天，練了一段時間後，走進一位高瘦的年輕人，大家馬上停下來跟他打招呼，原來他是台南一中的大學長，也是當時還在師大音樂系的楊子賢先生，他趁暑假回關廟的老家順道來台南探訪音樂界的好友們。閒談幾句後，有人馬上遞一把琴給他，我們又開始練習了。那天練習的曲目是浮迪的「茶花女序曲」，記得在楊老師的帶領下，我們一口氣從頭不中斷地拉到底，彷彿大家進步了許多。事後，我才知道他是我大姊的學長，而且是年輕小提琴家當中的第一高手。而三年後，我考上台大醫學院，經大姊的推薦，他就成了我第三位小提琴的老師。

善友管弦樂團在 1955 至 1958 年期間，每年演奏兩場，指揮有二位：林森池團長與鄭昭明先生。樂團首席是施性傑先生，而小提琴獨奏是林永全先生。首席施性傑先生也曾經擔任獨奏，他拉的曲是由 Kreisler 改編的 Dvorak 的「Indian Lament」（印度安哀傷曲），我還記得他用很重 Vibrato 及很慢的節奏，到現在我還很喜歡此曲。有一場音樂會的小提琴獨奏，改由弦樂四重奏擔任，曲目是 Haydn 的 Serenade Quartet。林永全先生的第一小提琴拉旋律，其他三位很努力地用撥弦伴奏。在當時，翻版唱片不流行的時空，這些曲子是很受觀眾歡迎的。

在林永全先生無數的小提琴獨奏曲目中，有一次是最難忘的。那一回他要拉孟德爾頌的「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一、二樂章。第二樂章慢板的伴奏，管弦樂團還應付得來，但快板的第一樂章，卻讓團員們手忙腳亂。我記得指揮鄭先生試著減慢速度，讓我們跟得上節拍，獨奏者要減慢速度是輕而易舉的，但他覺得很受委屈。因此，在休息時間，他嘆氣說：「由鋼琴來伴奏容易多了！」。但協奏曲由管弦樂團伴奏才是正規的，這是樂團成長過程中必經的痛苦。（就像台灣現在由獨裁制度轉民主制度必經層層挫折與磨練一樣）。

好不容易，練習幾週後，我們差不多可以上台了，這一曲無疑是我參加樂團後最困難，也是最好聽的一首。為什麼只選前兩樂章呢？大家心裡有數。就在最後一次練完前兩樂章時，鄭指揮把第三樂章的譜發下來，說：「我們有辦法演奏全曲的！」大家急就章再練了一會兒，當晚就是正式音樂會了。不知林、鄭兩位先生還記得這段插曲嗎？

每一場音樂會，除了小提琴獨奏之外，另有聲樂獨唱或二重唱。聲樂的伴奏是團員們比較輕鬆的時刻，雖然伴奏容易，卻也有苦有樂。例如：茶花女的飲酒歌，因為弦律動人，節拍快速，就覺得非常快樂；但當選到慢板的曲子如：「茶花女」歌劇第二幕，男低音名曲「The Land and Sea of Provence」，為說服他兒子離開情人（茶花女）回鄉而唱，述說故鄉多美好，這名曲的第二小提琴的樂譜實在太單調而引人入睡，這時就苦多於樂。

有一次，中部有位年輕女高音，為了慶祝她的訂婚與結婚，邀請善友樂團到台中為她伴奏「蝴蝶夫人」歌劇中「美好的一天」一曲，當彩排那天，女主角和服盛裝出場，令大家眼睛一亮。練習時，她在舞台上邊唱邊舞邊走動，坐在我前面的樂友，忍不住放下他的琴跑到台下觀看。接著，其他團員也輪流下去觀賞了。後來，當我打算跟進時，在我前面資深的首席說：「急什麼，等晚上真正演出時，不是可以看得更清楚！」結果，當晚演奏會結束，在如雷的掌聲後，我才知道受騙了，原來，我是唯一沒看到表演的團員。在當時這是很難得能遇到的實況歌劇表演，我心中的懊悔可想而知。

三年的管弦樂團的活動是一個很美好的經驗與回憶，對於我大學期間，參加的另外三個樂團（杏林弦樂團、台大管弦樂團及小小弦樂團）多少有幫助。另外，馬熙程博士的青年管弦樂團我也去客串過幾場第一小提琴部。

受邀稿之初，本來認為沒有什麼可寫的，因為我是最年輕的團員，而且總是坐在最後一排，一定沒人記得我的存在。提筆後如煙往事竟一幕幕出現在腦海裡。中學時代有幸接受林老師的啟蒙，及參加善友樂團而得到古典音樂的薰陶，音樂欣賞就此成為我生命中調劑身心最重要的嗜好。

後記

在台大醫學院的七年，前六年我是杏林弦樂團的團員，大三以後，我開始擔任該弦樂團的首席，並負責選曲與編曲的工作。

在我大五那年（1963年），台灣大學準備成立管絃樂團，校總區有管樂團，醫學院有弦樂團，把兩個合併起來，就成了管絃樂團，這是根據杏林弦樂團團長柯守魁醫師到校總區申請補助費得來的消息。當時請來國防部示範樂隊的樊先生當指揮，一時熱鬧不已。我因為在杏林弦樂團當首席，在這管絃樂團也就順理成章的繼續擔任這任務。

在大一、大二時，以李泰祥為中心的一群弦樂家曾組成「小小弦樂團」，主要的曲目是巴哈的「布蘭登堡」第三號協奏曲，因為此曲第一、第二及大提琴各分三部，需要很多弦樂加入，所以我也被拉去參與了。

五十年前，台灣北部有兩大樂團，公家的省立交響樂團及私人的青年管絃樂團。青年管絃樂團在弦樂人手不足時，我曾去客串演出。

1963年，楊子賢老師建議我參加全省音樂比賽，因為學琴多年，好像不再會有太多突破，他說參加音樂比賽可能得到一個好經驗，於是我就報名了。指定曲是任何一首莫札特協奏曲，我選了第三號；自選曲是為維尼奧斯基的「譚詩曲」，因為我一直很喜歡這首曲。後來，台北市成人小提琴組，我順利得到第一名，一個月後，就代表北市參加在新營舉辦的全省決賽。

我的專業是放射診斷科醫師，但真正的專長是「血管攝影及介入性醫學」，尤其在肝癌的栓塞治療方面，做了很多研究。1996年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成立，我提早自德州大學退休回來服務。

我的休閒活動以音樂欣賞為主，其他還包括旅遊、登山以及攝影。

莊伯祥履歷：

1965 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當兵一年後出國。

1968 維吉尼亞醫學院，主修放射診斷科。

1972 密西根大學，專攻血管攝影學。

1973 密西根大學，升助理教授。

1975 肯塔基大學，擔任血管攝影部主任，並升任副教授。

1978 德州大學安德生癌症中心，擔任血管攝影部主任，並升任教授，

開始發展介入性醫學，大量使用在癌症的治療上。

1983 喬治亞洲愛默莉大學，專門研究血管擴張術及其他介入性醫療方法。

1991~1996 再回到德州大學安德生癌症中心，發展各種利用動脈導管來治療癌症的方法。

1996 12月回台灣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服務，擔任副院長及肝癌團隊的負責人

E-mail: vpc@mail.kfcc.org.tw

通訊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125 號 3 樓

聯絡電話：(02)28970011 分機 3318

Fax：(02)28972233

懷念林森池恩師

林永全

[出身書香門第，成大畢業，留日獲博士，才華橫溢，譽馳國際，小提琴造詣精湛。]

(一) 關於善友管絃樂團

善友管絃樂團的存在，已是半世紀前的歷史。第一次的公開演奏是在一九五〇年。直至一九六二年為止，每年除了一次的定期演奏會之外，尚有幾次的不定期演奏會。在其十三年演奏次數應達二十幾場。創辦人是林森池（小提琴、指揮）、蘇銀河（木管、大提琴、及指揮）、以及鄭昭明（指揮、編曲、小提琴、及管樂的指導）。

基本團員陣容，林森池門下的學生，幾乎全數參加。我所記得的，包括：

施性傑（首席小提琴）、楊子賢（小提琴）、林東哲（小、中、大提琴、指揮）、洪啟忠（小提琴）、林永全（小提琴）、林永和（小提琴）、陳幸花（小提琴）、黃東昇（小提琴）、莊伯祥（小提琴）、周叔夜（小、中提琴）、林耿清（中提琴）、張文燦（大提琴）、邱振男（大提琴、男高音）、楊麗珠（女高音）、陳清音（男高音）、高振華（指揮）等。除此之外，尚有鄭昭明先生從麻豆帶來，約十五名的管樂團員。

至於演奏內容，有交響曲、歌劇、小提琴名曲、鋼琴協奏曲、弦樂合奏、三重奏、四重奏等等室內音樂。演奏地點則集中在台灣的中南部，及離島的澎湖。

(二) 小提琴老師

林森池先生兄弟在善化經營允成化學工業公司及洋釘公司。在百忙中利用週末抽空教琴。由於學琴的人數增多，每個週末得教十來個學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身心之疲勞不難想像。尤其在炎熱的夏天，常是滿身大汗，但老師毫不在意。除了口頭說明以外，還不厭煩地做示範——親自拉給學生看，甚至與學生一齊合奏，把奏琴的感情直接傳授給學生。

我是在一九四七年春，投入林老師的門下，從最基礎開始學習。由於本人家庭音樂生活環境較佳，母親黃蕊花是台南女中的音樂教師，教鋼琴，而父親林澄藻從事文化工作，曾擔任過樂團、合唱團的指揮。因此對音樂的敏感度較高，容易領會音樂的內容及奧秘，聽了不少小提琴的曲子。一九五〇年得到機會參加善友管絃樂團的第一次演奏會，振奮之情至今難忘。之後進高中學琴之際特別如觀察老師之右手運弓法，以及左手之運指技術，顫音等技巧，參閱各種小提琴演奏法之書籍，學得更豐富的技術智識。且常有機會到台北聽國際級小提琴大師的現場演奏，例如雷奇、維以克、波恩……等，更加深對演奏技巧的感情及知識。同時父親正好在台南美國新聞處服務，在那裡看到很多的文化教育電影，聽了不少古典音樂、歌劇、樂器演奏的唱片。尤其當時世界第一把小提琴手海費滋之小提琴演奏之影片，都是以後我在演奏生涯上，不可或缺的音樂營養。

一九六一年赴日以前，在善友參加合奏以外，善友伴奏之下所獨奏的曲子，可列之如下：

Romance In F L. V. Beethoven
Romance In G L. V. Beethoven
KoI Nidrei Max Bruch
Legende Op.61 H Wieniawski

Violin Concerto in E Minor Mendelssohn

除了上述曲子之外，我個人也舉辦了幾場如下列的私人演奏會，

1958.11.6 嘉義扶輪社主辦，林永全小提琴獨奏會

1959.11.5 林澄藻，黃蕊花家庭音樂會

1960.11.13 長榮中學，林永全小提琴獨奏會

1960.11.21 國立台灣藝術館，林永全小提琴獨奏會

雖然我從未受過正式的音樂教育，但我有以上的成就為榮，遐想若沒有林森池恩師的苦心栽培，怎麼可能有這些成果。所以我願把所有的成果，完全獻給林森池恩師。

(三) 1961 至 1969 年

一九六〇年退伍後，於翌年便往日本留學，進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築科進修，並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但已種在心裡的音樂種子、一直在茁壯、在開花。於一九六三年便參加了東京都民交響樂團，任第一小提琴手，演奏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貝多芬等作家之管弦樂曲、歌劇、協奏曲、弦樂器獨奏、弦樂合奏等等。

一九六九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於芝浦大學教了兩年的書，之後從事建築設計工作，至今已三十五年。作品有日本三百棟以上的建築物，結構設計、監造等事工。

在台灣則有六棟超高層大樓的結構設計及其監造。同時擔任中國（台灣）工程師學會日本分會的歷任理事、監事、理事長等職。三十多年來舉辦了二十三次的中日技術研討會，約有七百位日方學者、高科技人士到台灣作技術、工程的交流活動，透過研討及指導，提升台灣之科技水準，協助國內之各項建設。

(四) 最大的收獲

林森池老師除了演奏技術之外，從基礎的練習，練習的方法，如何能拉出提琴最佳的音色，如何用琴來表達作曲家的情意，如何能歌唱自如地拉琴，其根本就是一步一步來（Step by Step）。以謙虛的心、全神貫進去製造每一個音、調、曲子、表達作曲家的情意。名演奏家之演奏、影片、唱片，都是無限的教材。只要用心去接近就能得到這些至寶的琴藝及音樂素養。留日後，學習建築結構，四十年前的學習內容與現代所使用的設計方法，已截然不同。雖然現已達到七十的高齡，還能利用現代的高科技來設計超高層大樓，為什麼？就是把學琴的基本哲理，運用在研究、設計的工作上。以謙虛的心，精心去面對處理各項設計工作。感謝林森池恩師教我以琴藝、給我以人生的哲理，及善友的前輩團員、後輩朋友的支持，能有一段美好的生活時光。目前有機會就自我陶醉在琴曲演奏中，有時在教會、有時在宴會中演奏小品，頗受歡迎及接納，真是一大快樂。謝謝林老師及善友的團員們！

團員簡介：

林永全(一) 學歷

1. 1935年4月30日生日。

2. 1950年，台南一中初中三年級，參加台南市音樂比賽得第二獎。

3. 1951 年，台南一中，高中一年級，參加全省小提琴音樂比賽 Beethoven Romance in F. 得冠軍。
4. 1950 年，參加善友管絃樂 1st violin 及小提琴獨奏。
5. 1960 年，留日前，於台北、國立台灣藝術館舉行林永全小提琴獨奏會。
6. 1961 年 10 月，留學東京大學建築科大學院考試及格進修士課程，全年考試日本一級建築士及格。
7. 1962~1963 年，擔任東京都民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五年內演奏 6 次，上野文化會館大ホール，及其他縣之演奏會場，團員約 100 名。
8. 1963 年 8 月，完成修士學位，進博士課程，8 月 16 日回台南結婚，新娘是同級生，台南成大建築及東大大學院建築科進修士課程陳慧玉博士（林玉子日本名）。
9. 1968 年，得東大工學博士。

永懷恩師—林森池先生

蘇德潛

[蘇銀河醫師之弟，胡乃元的啟蒙恩師，以近距離手筆描述「善友」的深層及細微。]

一、背影似音樂家亞聖—舒伯特 (F. P. Schubert) 的老師

一個春天氣爽的夜晚，難得的新劇團（仿日本現代劇）來善化戲院演出，得此消息好多天了，據說不久就要移轉其他地方公演，功課繁忙的我一中學生，為紓解繁重的課業壓力，學小提琴 (Violin Lesson) 而且在僅餘的時間繼續學著。興致來潮與弟妹去觀賞從來未曾享受過的饗宴，以輕鬆愉快的心情趕去觀賞。那晚的話劇劇情，是幽默短劇，另有一名像馬戲團的小丑在耍寶，獲得滿場觀眾的喝彩與吶喊，進入最高潮之時，突然推出大獸籠，喔！是從來沒看過的亞瑪遜河大蟒蛇，在近尾聲時演出，也許演者擔心嚇壞了一些小姐觀眾，為了安全起見，才在最後展出，玩蛇的人毫無畏懼地把蛇放於脖子讓觀眾觸摸。劇終離席將出門此時忽然看到一位頭髮微捲，很熟悉的背影像音樂亞聖—舒伯特 (F. P. Schubert) 是學音樂者所尊敬的音樂家。仔細一看原來是我的小提琴恩師—林森池老師（稱呼為森池兄，因林家與蘇家是世交）。當時我正在學練 Violin Etude, Kayser Op. 20, No. 10 的技巧練習曲，已一次沒通過老師的要求而留下次再重練。以戒慎的心情急忙排開前人快步趨前向老師問好、行個禮，以盡學生應有的禮貌，這是先嚴—蘇東岳詩人，在教子銘裡所訓示我們兄弟姐妹的尊師重道，也是台灣人的古有倫理道德。回家後寫了一封信給老師道出對老師之仰慕及對其尊敬的情誼。

二、善友樂團之前身及善友之精英成立樂團經過—善友室內樂團

憶起大哥—蘇銀河博士開業平民醫院（任澎湖醫院外科主任，院長等職並在馬公市啟明里仁愛路 3 號開業），後來回善化開業期間，利用每週日下午休診約森池兄 (Violin)，施性傑 (violin)，成大溫文華教授 (piano)，銀河兄 (violin cello，後為客席指揮兼編曲)，耿清兄向善化國校，借用有鋼琴的禮堂，做業餘的三重奏 (Trio) 或四重奏 (Quartet) 這是為善友樂團命名之前身。

每次要我替他們提樂譜、譜架以及大哥的大提琴。我高興又好奇心去聆賞他們的三重奏 (Trio) 或四重奏 (Quartet)，從來未曾有臨場欣賞合奏樂趣的我，被各種弦樂器發出優美的音色迷住，尤其是 violin 起伏自低音到高音的急速音色旋律，即所謂的魔音吧！這一段時間平常大哥也曾與善化國中的蔡仙菊老師（音樂老師—piano）合奏，我屢次陪大哥去，漸漸地約好每週六或週日下午聚在一起合奏。參與者有林東哲老師 (violin，後為台南青少年樂團指揮)，鄭昭明（萬能樂器手、絃樂器、吹奏……等專門幫缺席者之代打高手，後為善友樂團常任指揮及編曲，再為 3B 樂團的指揮），高振華（成大助教，臨時指揮），楊子賢老師 (violin)，張文燦助教 (violin cello)、洪銘盤教授 (cello)，張明良 (violin) 等成大學生及老師的學生如林永全，林輝震 (violin)，今為奇美公司的許文龍董事長（中學生司 violin) 等。管樂方面為來自麻豆的諸位先生，永祥兄（師母之弟，Clarinet），成大的丁振文 (Flute)，蘇碩夫 (Bariton)，蘇德潛 (clarinet, violin)，邱振南（男高音）等等。團員逐漸茁壯而成立善友樂團，健全的團員自鄰近縣市聞名而來參加，我們以弦樂陣容堅強而負盛名，是一個齊全的樂團組織。

三、學習過程的二、三件趣事

初學小提琴當時，我曾鼓起勇氣告訴林老師，我很想學 violin，因怕他不收我為徒，當時我是誠惶誠恐的，老師怔了一下然後說一句：「喔！阿潛你也想學 violin？」於是把提琴送上我的左肩，要我夾住並擺好小提琴正確的姿勢，又說：「先能夾住再說。」噢！提一把小提琴不到二分鐘就手臂與肩膀酸得要命而垂下來，簡直比拿一把更重的鋤頭還累呢！老師笑著，練習合奏的弦樂器，大哥們也在旁跟看笑。我不知道那時的窘態是怎麼樣，只覺得頭皮一陣熱往下麻麻地……。既然話一說出，唯有硬著頭皮撐下去……。老師接著說：「能連續夾十分鐘看看吧！」

為了要被名師收為學徒，而忍著手酸繼續練習夾，他們都被我的努力感動而在旁加油，我拚命地完成艱辛的工作，一次比一次夾的時間長呢！可能被我的努力所動，又加上上帝的保佑，林老師才收了我這個笨才的學生，安排我一週一次的學習課程，通常都在週日早上，因老師在善化火車站旁開了一家台灣南部最大的洋釘公司，平常很忙。再說，我決定學習艱難的小提琴是對與否，當時自己也懷疑著因我正處於功課繁忙的中學生時期，既然學了又有得來不易的名琴師指導，林老師是南部最優秀的小提琴老師，我對提琴不敢怠慢，只是認真勤練以備受課，當時林老師沒有規定那一位學生學琴的時間，以先到先學，其他學生在旁沙發椅或戶外等著。常常碰到台南或外縣市來的學生（乘火車）比我慢到，或遠遠看著追趕火車要求提早上課。因此老師總是說：「阿潛你在善化，讓他先練吧！」就這樣我在老師客廳隔壁宿舍房子的廁所旁，稍有蔭影的屋簷下利用那空檔拿琴勤練，常常是一個接一個外地來的學生我就得苦等矣！近中午大太陽把老式廁所五味雜陳的異味蒸發出來有“徐風飄來異味撲鼻之苦！”常等到中午老師休息用午餐。當然已教琴超過中午十二點半以後，他們是大家庭之共餐。老師沒有休息（午睡），繼續教導我。一想往事，老師太辛苦矣！有時超過午餐時間教完琴才休息，這種種辛勞感恩在我心中，終生難忘，這激發我練琴要精專不敢馬虎。有時早一步比台南，外縣市的學生進入老師的客廳，靜悄悄地等著，老師因洋釘工廠白天工作忙，睡遲一點起來當學生的我自責不好意思來得太早了……

恩師的認真細心，孜孜教導，教琴的風範影響每一位學生，因此培養了好多小提琴演奏家及音樂老師，如林東哲老師，林澄藻先生（前服務於美國新聞處）的二位小孩，林永全、林永和、林慧震（林森池老師的姪兒）。

四、被稱呼師公的林老師

我在澎湖、高雄、台中、潮州衛生單位服務，有一年夏天林老師來台南市衛民街平民外科醫院，我大哥—銀河與我，正好遇上教導過的學生胡乃元曾跟李淑德、吉永禎三先生（日籍）、柯尼希、陳秋盛等國內外名老師學琴。

1985年6月贏得在比利時，伊麗莎白皇后音樂大賽（世界最有名的小提琴比賽，每四年一次，名流教授助教群集比高低。）榮得冠軍，得來不易的榮譽，為全球音樂家所矚目，獲得30萬法朗的獎金（約五千元美金）。在比利時舉行30幾場與歐洲大樂團之演奏會。

乃元國小五年級以特殊兒童赴奧國維也納深造，將出國來找我，於是帶著他上二樓拜訪恩師並要乃元叫林老師為師公，我告訴老師「我以所教的學生成績回報給您。」乃元之奇才與潛力，將來的成就獻給恩師。林老師看了一位矮小的乃元微笑並點頭，我的學生之對他的尊師重道及應盡的禮儀。我的話已在乃元應驗，他先住美國探望其姐惠玲、大姐碧

玲時，被大姐服務的耶魯大學 Mr. Broadus Erle 看中，而以奧國名教授均流到美國來為由，經其父--胡博士同意留他在美國學琴。1977 年 Mr. Erle 去世後受教於 Prof. Silverstein。1979 年，再赴印地安那大學跟國際聞名的小提琴教授，Prof. Josef Gingold 鑽研琴藝。

1982 年起應聘為教授之助教；住在老師家晚上還幫忙他溜狗等任務，直到參加每四年一次之聞名國際小提琴比賽，倘若這一次落選就得等四年再來參加，故各國的助教，教授名手很多。1985 年 6 月贏得伊麗莎白皇后音樂大賽冠軍。

恩師--森池兄得莫大的安慰矣！那是中國人首次得此舉世注目的榮譽頭銜。之外有傳聰得過鋼琴比賽第三名就很了不起了。小提琴被台灣的台南人奪到了。有一晚上十二點多吧，乃元之父--胡鑫麟博士（台大醫院眼科權威名醫師）從日本來電話告訴我這令人興奮的消息。“獻出學生成績給森池老師”應驗「名師出高徒」在孫子輩而無憾矣！

五、喜宴上之糗事

民國五十年，我在澎湖醫院服務，回善化結婚喜宴上之糗事：在澎湖馬公收了一位朋友學生--范崇濟兄（George Fan），蘇州人曾在美軍顧問團當翻譯官，後來又在台大醫院後棟 NO.2（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服務，之後移民去美國芝加哥當英文老師）。在喜宴上特別給崇濟兄介紹恩師--森池兄及先生娘時，脫口而出「這是師母（我的師母）」而讓大哥會錯意而取笑，我的意思是先生娘是我的師母，非學生崇濟兄的師母。這一事當場讓我很尷尬，不善言辭表達的我，臉部頓時熱烘烘地。

六、老師為人及傳授給弟子們的典範

老師仁慈胸懷，待人和藹，精湛的小提琴技巧與音樂素養，傳給了他所教過的學生，不僅傳授了琴藝及堅毅的精神。就是因老師曾勉勵教導我的一句名言，永誌於胸懷中難忘：「德潛 violin はね，一生を學習の積りで習いなさいよ。」意謂：「阿潛學小提琴要以一生當學習的心情去練喲！」此言至今每當我拉琴時常會湧現腦海裡，有如昨日老師在叮嚀及教訓我，與嚴父生前之訓示：「欲為人上人，須擔苦中苦；欲徹理中理，應求精上精。」名言不謀而合，寫到此以前的苦練，又想到恩師的逝世，胸襟滿淚而流不止。我旅居一段時間在馬來西亞，因長子--孟治他奉派在 Malaysia, Joho 的大成營養科技公司負重任，既往感恩森池老師和藹待人之好典範，其勤奮工作，排除艱難，乃皆承襲於恩師。在天上知，您教過的學生再傳授給孫子輩們在各自崗位上或工作之餘，認真地發揮老師之精神，努力工作，貢獻於社會，餘蔭長流人間，老師請安息吧！

七、澎友樂團，善友樂團之合作演出

提起向來好客的大哥--銀河仙，因外科診治全澎湖各小島病患，救了好多的病危或貧窮的患者而得此榮譽的名號。在澎湖醫院服務，後自己開業--平民醫院期間，一些自台灣本島去服役的軍醫或軍官，常以平民醫院為郵件收發處，或假日休閒處，聯誼各軍醫院醫師，暢談閒話、敦促友誼為譯站。而且每年暑假，善友樂團弦樂部分，菁英團員來此與澎友樂團（由銀河仙發起而成立）常舉行聯合演奏會，尚有軍樂隊的團員合作演出，提升了澎湖島的音樂風氣。又有大哥好友組成的輕鬆悅耳的輕音樂，該隊團員如林道生醫師（前任澎湖醫院院長，Guitar、XXX 藥劑師吳先生（手風琴手）、郭慶成（Guitar）、高丁讚（Double Bass）、勇仔（Guitar）等在各機關服務的公務員，社會人士及照像館老闆的

邵先生（太郎任 Gitter 手，戴一付很深厚的近視眼鏡）……等。這是幾十年前之事，已忘了團員們的名字矣！尚有洪啟勇老師（violin，澎湖人，後來在台南二中當音樂老師時，訓練管樂隊甚出色，獲得好幾年的中學以上樂隊比賽冠軍，且是保持者。）在澎湖時，我仍在唸書，暑假曾去馬公渡假並與他切磋參加弦樂部分的演奏。常去渡假的善友樂團，當然少不了最優秀的小提琴陣容及合奏高手，有林森池老師、施性傑、林東哲、楊子賢、林永全、鄭昭明、張明良、林耿清、張文燦等成大的助教及老師……等。

八、團員們的休閒活動

好垂釣的鄭昭明指揮常利用演奏空檔，抓住機會在廣闊魚豐之大海作海釣，他被一望無際的青藍大海迷住，雇小漁船出海當起釣夫，樂此而不倦。

每天晚上大夥兒喝啤酒，以紓解仲夏之暑氣，吃海鮮大餐（新鮮的魚蝦、三目鮪仔、小卷、海螺……等）。澎湖海產，營養豐富，生鮮美味可口的特產，尤其是剛上岸不久極新鮮的大魚（各種魚類）所作的生魚片，是大家最喜愛的 beer 佐饌。給哥兒們邊喝邊唱，身體隨著旋律左右擺動，全體在大榻榻米上暢飲至深夜，同時到頂樓，欣賞皎白的明月，是多麼地愜意稱心啊！今憶起往事，猶回味無窮，逛街購買澎湖特產，海邊散步，迎海風，游泳，野外郊遊，看電影等。

九、真情流露，憶兒時的趣事

大哥--銀河的五位小蘿蔔頭為團員們的玩伴，尤其對他們的六叔-就是我，特別愛戴，洗澡後在大浴缸（水泥做成高寬闊型）的泡溫水也要我作伴，預防缸深而喝水之故。共餐時有一次正途挾好料佳饌，豬尾（最後一段）給我，享用的趣味往事，唯有當事人知道其原因，你知，我知，別人不知也！哈，哈，……。

甚至於團員的哥兒們也跟著以“六叔”來稱呼我，比我年紀大的也如是，真不敢當，但叫“六叔”比本名“德潛”順口似的，我習以為常而應答（他們有時問事或打聽路標時）。小孩們百般的受愛護，他們受愛的滋潤，長子正玄：留美，移居加拿大，為可口可樂大公司的電腦設計師，資深的設計專家，對聲樂男低音有獨鍾。老二正熙：台北榮總名腹腔外科主治醫師，急診室主任等，79 年李元簇副總統開膽結石手術組三位主刀者唯一的台籍醫師，愛好拉 violin cello。老三正平：榜首考取台大經濟系，留德，攻經濟，80 年獲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並得遊學各國為前任新聞局長今中央社董事長，愛好 violin cello。唯一的掌上珠截娟，出身政大，當中學老師，彈 piano。老么正途是團員們最熟悉者，均叫他為阿途，留美，在羅傑士大學及曼哈頓音樂學院專攻小提琴及指揮，得二個學位文憑，今為藝大小提琴教授兼樂團，教會合唱團指揮，音樂造詣深素養高，為音樂界所公認，常舉行演奏會，擔任指揮及小提琴首席，小提琴獨奏。

這些小蘿蔔姪兒們及我的兒女均已長大成人且為人父母，我的一生也過一大半矣！他們都各自在崗位上發揮己能，為國貢獻及為社會服務，是莫大的安慰。

十、唯有思念與祝福，先生娘及眷屬們

執筆至此，唯祈求上帝保佑先生娘（我還是習慣這樣的稱呼）即師母-林夫人玉體康安。大女婿的陳醫師，大小姐素純及二女婿王先生，二小姐素華全家人平安，快樂，幸福而美滿。

最後贈一言予愛好音樂者及後輩們：「音樂是美化生活，人生修養最為感人的一種藝術。」與大家共勉之。

弟子：蘇德潛執筆於台灣，台南。

第十一任陳總統水扁，呂副總統秀蓮當選連任日，

並祈禱國泰民安，政躬康泰。

2004/03/20

善友樂團記痕

李德樹

「由麻豆加入「善友」，音樂資賦頗佳，少年時赴日本裝配戰機，
倍為艱辛。教子與養雞都很有成就和心得。」

善友樂團雖已 40 年以上的往事，但在我記憶中有些事依然記憶猶新，我和“善友”扯上關係應從鄭昭明開始。他約在 1950 年回到麻豆（他原籍是麻豆，童年時遷往台南）當時麻豆地區已有近 10 名愛好音樂者，時常相聚，吹奏自娛，他的父親——鄭丙三在麻豆國小教過我班的音樂，後來當校長又調往台南。鄭昭明到麻豆立刻展現他音樂的才識和熱忱，他教我們改看本譜（即五線譜，既往我們都看簡譜）。

麻豆小型樂隊僅有管樂，每逢節慶遊行只吹奏學生進行曲，鄭昭明提昇層級自編教材，指導演練，每逢雙十節我們糖廠樂團就和曾文樂團合併，在遊行時吹奏名曲，如德國的雙頭鷹進行曲，日本軍隊進行曲、日本海軍進行曲，樂音渾健雄偉造成轟動。名醫許才良（以後被選為鎮長）聞之感奮不已，特設宴致意。鄭昭明在麻豆有 4 或 5 年，對曾文樂團貢獻很大。

不久聽說善化有林家兄弟四人皆愛樂，其愛樂之友僅皆擅長絃樂，鄭昭明單騎前往將麻豆的“管”和善化的“絃”媒合而為“善友管絃樂團”。於暑假（配合學生暑假）在林家集訓（實為興趣結合）後於秋季公演，林家為全團提供午餐，在林家首次看到錄音機（當時極為稀貴之物），將演練成績錄下再作播放以檢視效益再做改正，對樂團進境貢獻至偉。鄭昭明說我音感好，要我學（自己摸索）法國號（也不知從那裡弄來一支進口的）幾經觸摸感到法國號確實比一般管樂難吹，不久由林東哲指揮“藍色多瑙河”曲前一小段 Solo 要我司奏，當時委實難？惶恐而好生緊張。

鄭昭明資賦特佳是音樂全才、奇人，善友樂團解散後在台南授教鋼琴和小提琴，學生參加比賽幾皆摘冠奪魁，家長送來紅包致意，未曾入袋立即呼朋引友，痛飲一番，流露藝術家特有的浪漫肆意作風。記得有一次又奪魁，引友在沙卡立巴的南吉日本料理店，一二十人把店擠得滿滿的，啤酒一杯又一杯不停的傳來、喝光，速度之快令店家疲於奔命，店家乾脆以一塊小黑板，讓大夥自行登記飲酒杯數。一時杯觥交錯，侑酒拚酒，熱熱鬧鬧慶祝一番。每年善友外出公演我參加到過台中、台南、高雄、新營。鄭昭明發現我音感甚佳，可聽半音半演練（演奏）前的調絃（調音）由我司主音，小提琴失音者由我予以矯正，他看重我建議我辭掉糖廠的工作，去音樂學校學音樂，因為家境不容許我辭職就學，不過他的美意我畢生難忘。

1957 年 8 月 15 日在台中東海戲院許雲卿的演唱會，是令我很深的記憶，老闆為容納樂團，毫不吝惜的將前面一至四排的座椅全部拆掉。又一次在台中公演後全團搭車赴日月潭觀光，以當時民生仍低沉，得此之行，堪稱豪奢矣，振奮之情，至今弗忘。猶記當時善友團員個個俊秀年輕輩非大學即高中高材生，每人氣質、禮貌俱佳，家長關心，是一群非常優質的團隊。今我亦老矣，諸多吉光片羽不復記（細）述。

善友樂團活躍了約十年，由於團員升學（甚至留學）外出就業創業而日漸式微，終於解散。鄭昭明到台南指導高外科兒童學音樂之後，高家親友兒童相率來學音樂（以絃樂為主），此為而後馳譽國際三 B 兒童樂團的濫觴。高醫師為人敦厚、熱忱、慨慷，輔助三 B 樂團的成長，獻替厥偉。三 B 樂團草創伊始，絃樂盛於管樂，為使管與絃的勻稱，善友樂

團老團員包括我仍不時“客串”，加入三B協助演練。我未能為三B做最大的協助乃麻豆距台南來往費時，及忙於公職。

善友樂團既散，團員升學、就業各奔前程。我和鄰近的林榮章致力養（蛋）雞為副業，當時允屬養雞的黃金時期，利潤10倍以上於糖廠的薪金，雞養了30年累積了一些心得。於1990年自糖廠退休，養雞者多，利潤式微，體力不復當年，就不再養雞。加入社區老人會，教老人合唱自娛娛人，還有人或參賽或求進境來向我求學歌唱的，我對音樂或可稱“半內行”，臨老尚能在音樂上施展餘力，實非始料所及。至今我仍愛好音樂，家中仍擁有50~60張古典音樂唱片，然而時代遞嬗已進錄音帶、CD等。

回首既往，年輕時有機會加入善友樂團承蒙老師（林森池、蘇銀河、鄭昭明）教導，團員鼓勵、寅感榮倖。半生愛樂對於歌劇是我最感興趣的，如蝴蝶夫人，茶花女，卡門……至今仍存其唱片，偶爾取出聆賞感到一大享受。以上是我與善友樂團的緣由、經過、感想，我以口述錄音謝謝賴哲顯先生為我筆錄。

團員簡介：

xxxxxxxxPage121

返鄉後在家附近糖廠，謀職養家，李先生頗具音樂資賦，理應進學校專攻音樂，無如以家計為重，而屈就現實，歲月流逝，飽覽世態炎涼，而絕對性告誡子女，不可涉及政治事務，嚴格督導子女學得真才實學，憑自己才能養家活口，如愚如呆做一輩子小百姓，其對“政治”的冷漠甚至厭惡，溢於言表。其子孫從事教育、科技者不乏其人，足徵其家教餘蔭之深遠。筆者多次與李先生深談，確實感到其不僅是位行止有方，任事踏實且是一位溫良恭儉讓休休有容的德操君子。

善友樂團與我

林榮章

「從麻豆投入「善友」，擅長管樂和歌唱，一生經歷和李德樹幾乎全部雷同，少年赴日本裝配戰機，終戰後回鄉，就業養雞為尋常百姓。」

我和善友樂團所有團員最密切交往的是李德樹君，我和他相雷同的地方很多，如緊鄰而居、年齡、成長過程、經歷、職業、副業、嗜好……是一生難得的至友。

13、14 歲就讀高等科（相當於今國中二年級）意氣風發勉強說服家長，趕上最後一批航班搭「淺間丸」（1 萬 8 千噸大客輪）赴日本高座海軍工廠，由基隆出航，為迴避美軍攻擊，採近中國航線迂迴而行。在工廠的生活，簡居、陋食、事繁、人人健康日萎。日人對我們施以報効天皇的精神教育甚殷，我們苦得有秩序、有禮貌、有志氣。我們製造爬升力、速度頗佳的新型戰機，專攻美軍 B-29 重型轟炸機（飛得高，日本一般飛機打不到）。每次看到我們手造的雷電戰機在空中擊落 B-29，同伴們就熱烈鼓掌，振奮不已。

戰後搭 6 千噸的“永祿丸”貨船回台灣。在家近的麻豆糖廠，任儀器技術士（在日本工作中學得一些機械的知技）和樹德君學養雞、做副業。由於從小喜愛音樂，而愛樂不輟，麻豆幾個愛樂者（絕多為管樂）集合演練。久而擴大活動，參加集會活動，如節慶遊行、大型活動。有一次遊行時吹奏“日本海軍進行曲”，德人著“雙鷹進行曲”……而深獲名醫許才良賞識，特別設宴招待。

鄭昭明是音樂全才、奇才，開朗幽默很得人緣，有一天他宣佈要帶我們加入善友樂團（幾乎全為弦樂）自此，善友樂團脫胎蛻變為“善友管絃樂團”（簡稱“善友樂團”）。他強制要我們捨簡譜而改用正統的五線譜，這是我學音樂的一大進境。之後善友的“管”與“絃”密切合作（包括演練和演奏）每當我們到善化林森池團長家演練都會受到熱忱的招待，如承蒙便當享受（在當時是視為貴賓之品位），時隔半世紀團員猶感念不已。善友樂團在志趣的投緣和蒙受呵護鼓舞下，團員們相互惕厲，精益求精。於是善友樂團的陣容堅強了，內容豐富了，水準昇高了，出外公演次數增多了。我加入“善友”感到畢生的榮耀，直至樂團解散，期間我只有一次赴澎湖公演缺席，其他的自台中至高屏我全都參加了。之後數年鄭昭明在台南調教一批學童，俗稱 3B 兒童管絃樂團，我和幾位管樂同伴，常赴台南協助絃團的演練及演奏。3B 自菲國載譽歸來，才與之疏離，從此 3B 也解散了。

自糖廠退休後加入歌唱會，以樂會友。數年前，每週一次專程到善化歐陽清校長（已退休）家唱唱日本民歌、民謠、自娛娛人。參加本社區老人會，歌唱會、元極舞…等，目前為社區新建一座精緻莊嚴的保生大帝廟而予以關照。

善友追憶

林永和

林永全之弟，台大法律系畢業，多才多藝，由畫造詣精湛，
任職國立交響樂團，從事樂教生涯。

(一) 善友與三B

南部樂迷在五十年代絕對風聞“善友”場場爆滿的管弦樂演奏會，六十年代的三B兒童樂團，歷經鄭昭明、李淑德、郭美貞的指揮下，全國巡迴及出國演奏，更造就當今多位揚名國際的音樂家，如林昭亮、胡乃元、洪千貴、高慧生、林佳蓉、蘇顯達……等。

“善友”，善化音樂先輩之友，善德善性之友，善督善導之友是也。不是嗎？幾位善化音樂知友，包括林森池兄弟們、蘇銀河醫師等人，白天經營化學工廠與洋釘企業，看守外科門診，晚上集合音樂同好暢談人生或合奏名曲，自娛娛人，更廣授音樂學子演奏技巧。

善友的表演，先是獨奏、重奏、室內樂，以至管弦樂的成型。森池老師兄弟精弦樂，蘇醫師精木管。在一九五一年左右，一位音樂奇人鄭昭明（念台大機械系，228事件時休學後退學，旋即參加音樂教師甄選及格），之後在台南市集合年輕音樂精英，演練管弦名曲。由於鄭指揮精神感召和訓練有素，首度公開演奏即獲滿堂采，十年間，善友跑遍台南、高雄、屏東、台中、甚至澎湖，留下美好的音樂“善果”。

(二) 平頭族

當善友在台南市立中學大禮堂固定排演開始，吾兄弟（兄林永全）二人就從不缺席敬謹參與。台上帥哥皆油頭革履，唯吾兄弟平頭布鞋。至於“善友”前輩的尊姓大名手邊缺少節目單，全記不起來真失禮。

我們兄弟情深，課餘常一齊溪釣、養金魚、練小提琴、週日各抱一把琴坐火車到善化林森池老師允成化工廠客室學琴。我們練的是Hohmann、Kayser、Kreutzer等的練習曲，偶爾練名曲，森池老師常說“基本工夫練好了，任何演奏曲就迎刃而解”。由於三哥永全比較進取和開竅不久便上台獨奏，名聲大噪。高中畢業了兄弟分別考上成大與台大，上台北求學的我，自然跟善友有了距離。

(三) “善友”演奏格調

先父林澄藻先生，原是長榮中學的英文老師。唱歌、指揮合唱團以及踢足球是他的嗜好。後來轉職到“台南美國新聞處”當主任，更積極推廣音樂文化。參加台南扶輪社後主辦各型各類的音樂會，不餘遺力。昔日台南市的音樂會，拜“有心人士”之賜，不必費周章，通常場場客滿。

自參加善友樂團開始演奏“巴格達酋長”、莫札特第四十號、四十一號交響曲，至海頓第一零一號交響曲、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五、六號、柴可夫斯基芭蕾舞曲、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第三、五、六號交響曲、以及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幾乎都是古典音樂入門最簡單的捷徑。如果在五十年代，在台灣演奏白遼士、馬勒、蓋希文、荀白克的曲子，全場都「鴨聽雷」，只憑這一點，不得不肯定這三位元老的眼光。因此若說台南的音樂水準，是由這三位元老，透過“善友”給提拔起來的，是絕對不過份。否則為什麼國外樂團或音樂家來台北演奏後，幾乎都要來台南及高雄公演？

善友善友，團員間不曾聽過某人跟某人有過節，某人跟某人搞小圈。排演後聊天喝茶、消夜喝酒、回家睡大覺，悉聽尊便。沒有團規沒便當可吃，也沒馬車費可領，不收團費沒有演奏服沒有帝王指揮，未曾有罷演情事，是多麼和諧的樂團！

“善友”是大熔爐，加入就拿譜勤練，沒什麼好炫的，老少切磋牽教。新曲發下來指揮解說一番，各部練習然後整團的合奏，默契油然而生，就變成善友的格調，有時沒指揮也照演，神奇吧！

曾任第二小提琴首席的我，上台大就離開台南一直到畢業，到台中工作考進國立交響樂團，一直到退休都不曾放棄過小提琴。借大學時代的恩師鄧昌國的所說的話：“伴半世紀的那把琴”，不論演奏、教琴或指揮小樂團都本著善友的精神來延

續音樂生命。什麼是“善友”精神？就是：無私、無爭、無邪、無悔。

有幸這一生一世，曾是“善友”的一員，實引為榮。

樂團履痕

張明良

「善友樂團和三B樂團的淵源深諳其故，創立台南市星光兒童管絃樂團，承襲善友的特質，無私、熱忱、溫文處世，廣結善緣。」

偶然有個機緣認識林永全君，經由他的推介加入善友管絃樂團。一九五六年在台南師範學校禮堂，是第七次善友管絃樂團的演奏會，我始任第二小提琴手，這是平生第一次的參與，甚感榮幸，亦因此很希望藉此提昇演奏技能，每逢星期日攜琴搭乘火車到善化火車站對面的大工廠，承授廠長又是善友樂團的團長-林森池先生指導琴藝，持續半年之久，然而隨團巡迴高雄、左營、麻豆、台中、台南市的公開演奏。記得善友管絃樂團最後一次演奏會是在台南市舊社教館（公會堂）。之後仍借用台南美國新聞處（現今台南市立圖書館中區分館）為場地繼續練習，因練習人數日漸減少，使得一直擔任指揮要職的鄭昭明氏頗感無奈。在此情形下不得不另想辦法紓解困境，於是我隨同鄭氏到蘇銀河醫師家裡練習四重奏，並訂在舊社教館舉辦另一場室內樂音樂演奏會，後來鄭氏就職長榮中學擔任音樂教師，這時碰巧認識高聰明醫師，我經常隨鄭氏到高醫師家裡聊天喝酒，聊天中發覺高醫師對音樂有高度的興趣，且表明有組織兒童管絃樂團之意念，且願意擔任團長，並且徵求大家共同想出一個樂團的名稱，由於平常喜喝啤酒（Beer）的高醫師和嗜好品嚐白蘭地（Brandy）的蘇醫師以及不能與醫師經濟環境寬裕倫比，以選為消遣用的米酒（Bi-tutawa）而飲的鄭氏，經磋商結果決定各取三種酒類之頭字B做樂團命名了，於是台南三B兒童管絃樂團就此誕生。但對外不能宣揚，此名稱的內涵而以 Bast、Bast、Bast 為正常的宣稱較妥，繼而力求鼓勵家屬親戚朋友的子弟學習小提琴或其他各種樂器，一來可紓緩並給予鄭氏發揮音樂才能，二來厚植樂團演奏人，才並藉此培養出很多音樂的資優兒童日後創造輝煌的演奏紀錄……。

至於我從善友及三B所磨練出來的音樂經驗，以及長期所培養的音樂造詣心得，於一九六八年自己創造台南星光兒童管絃樂團，之後做定期的舉行音樂演奏會，如此風光的歲月持續十年之久，現在回首依瞻，實在慶幸不已……。以上僅做簡略的說明，其他尚有許多細節待後有機會時再做詳述。

電訪張明良先生/編輯室

張明良，1932 生，由朋友引荐於 1956 年（24 歲）加入善友樂團，直至樂團解散。在樂團主司小提琴，亦司奏中提琴、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師事團長林森池先生學小提琴。參加善友樂團公演七次以上。首次參加公演團員很多之後仍繼續演練及演出，最後一次演奏後，由於練習場地借用問題或另有其他原因，練習人員遞次減少，至沒有幾人是最令人嘆惜且無奈的事。受善友樂團的影響而愛樂一生，而提昇音樂素養豐富了人生。數十年來從事公務員直到退休。以上是在“徵詢表”上所得到的資料，編輯室為求更多資訊，特以電話訪問張先生。

問：何時服公職？

答：自 18 歲起，任所雖曾調動，卻都是台南市區公所相屬的工作一直到退休。

問：暇時及退休後從事什麼活動？

答：拉提琴、作志工之類（高雅休閒、淑世情懷）。

問：您還沒提出“善友樂團”的文章吧？

答：我是一個小市民沒什麼好寫的（好謙虛的語氣）。

問：您這麼謙虛來自音樂素養吧？請問你給您孩子學音樂？

答：我有一女三男，個個自小學音樂、鋼琴、提琴。都學得很有興致，尤其女兒從事幼教對其工作頗能派上用場。

問：事先就給她規劃從事幼教嗎？

答：沒有，學音樂而佐輔了職場，純屬無意的巧合。

問：怎麼善友團員家庭出現很多此種現象？

答：那該是善友樂團優質內涵的感應宣洩所致，可以簡單說“善友效應”。

問：請簡述您參加善友的感受。

答：感謝林永全、林永和兄弟引荐我拜林森池先生學小提琴，很高興參加樂團活動尤其公演（僅赴澎湖公演那次沒參加），直到樂團解散。感欣慰的是不斷增進音樂素養受到禮遇，最遺憾善友解散了。

問：善友樂團何時解散？

答：不太清楚，當時只覺得團員日漸減少。

說：張先生善友解散是無可奈何的，因為蘇銀河醫師遠去澎湖任職，林森池團長赴高雄創業，鄭昭明先生到台南另謀出路，這三位台柱離開了，尤其許多中堅型的團員外出（赴台北）就學就業。

問：您對善友懷念很深囉？

答：不錯！善友給我太多裨益，如前述給我音樂學養的增進外，還給我豐富的人生歷練與榮耀，且惠及子女後代。

問：退休後做什麼？

答：做志工，在公所協助一般民眾處理庶務，樂此不疲。

問：你來這裡情懷？

答：嗯--應該說來自當年林團長免費約我教授琴的熱忱。

問：最近可好？

答：最近特別忙，忙年底立委選務，我在公職上交了不少朋友，每逢選舉前，諸多候選人來求援，此次更不例外。

問：務實服務，受人感念也來自善友嗎？

答：說對了，就是善友--它是我的活水源頭。
(編輯室認為這是愉快、成功的電訪。)

團員簡介:許群甫

[深受善友音樂氣息的感染，而遺傳給子女，綻放出父女音樂的光芒，
此等優蹟感謝林森池先生的協助]

1925年7月20日生

加入本團原因：親友引存

加入本團時間：於1951年

離團原因：直至本團停辦

擅長的樂器：小提琴

我多年前向本團團員楊子賢學習小提琴

參加過幾次演奏會：五次

在樂團的記憶：我家在台南市有時在美國圖書館某處所參加合奏，以準備演奏。

善友樂團影響我：愛好音樂專錄日本 NHK 電台每週二晚上 8:15 的歌謠演唱，已成習慣，每次聽完錄下歌名再找歌詞來讀。鼓勵次女許綺文讀台北市師範大學小提琴科，畢業後在小學教音樂課，三年後被推薦為台北市第一女中學校為樂團指揮，每年參加校際絃樂比賽常獲第一名（與台北建國中學競爭時得第二名），並於每年各季舉行一次絃樂演奏會免收門票，讓社會對音樂有興趣之社會人士欣賞，覺得真有價值，現在已公演 12 次，以後仍繼續。這完全是受善友樂團團長林森池先生所賜，逕向他一拜，表示我衷心的感謝。

職業：五年前退休

住址：台北市松江路 97 巷 27 號 3 樓

電話：(02)25076642，傳真：(02)25076643

團員簡介:許水源（許群甫之弟）

[挾音樂氣質的優越，衝向經濟領域，燦射光輝]。

1942年生

加入本樂團原因：親友引荐

加入本樂團時間：於1958年

離團原因：畢業翌年赴美國留學

擅長的樂器：小提琴曾受本團團員楊子賢教學二年小提琴

曾參加演奏會：三次

樂團的記憶：家住台南市曾到美國圖書館參加全團合奏，以準備演奏。

善友樂團影響我：教自己孩子學習小提琴，十年以來仍繼續用功常與其同伴合奏。

職業：現在續留美國，曾得過經濟學科博士，現從事教育工作。

通訊方式：由家兄許群甫轉。

永恆的回憶

陳 絹

〔陳朝呈之女，早期善友樂團活動常在她家聚集、休閒。耳濡目染，看團員練習，其子就讀高醫參加樂團，由鄭昭明指揮。〕

記憶之初

記得在小學時（民國四十四年左右）常有帶著各種不同樂器的人在娘家集合，並在門前騎樓下進行合奏演練。因娘家位於麻豆鎮上最熱鬧的頂街，每每引來許多路過群眾的駐足與掌聲。深夜朦朧睡意中，又聽到大夥兒喝酒慶功，豪放開懷的笑聲迴蕩在家園。及至年歲稍長，我漸漸瞭解「善友管絃樂團」在指揮鄭昭明老師的指導帶領下，演出的足跡遍佈各地。例如台中市立中學、台南師範學校、台南社教館、成功大學、高雄女中等等，所到之處佳評如潮。

深切情誼

鄭昭明老師與先父陳朝呈是莫逆之交。父親很早就參加「善友管絃樂團」司單簧管，對小提琴、薩克斯風等樂器也能隨手演奏。小學開始父親就指導我音樂欣賞，各種唱片如“茶花女”、“波斯市場”、“睡美人”……女高音表達什麼意境，整曲的內涵傳達些什麼，總是不厭其煩一五一十的指導我。父親的音樂素養來自鄭老師的傳授。鄭老師不僅在音樂上影響先父，也很關照小孩的教育。民國四十七年的暑假，我同時考上台南師範與台南女中，當鄭老師知道父親要我選擇南師就讀時，極欲說服父親要我選讀南女，未來才有機會上大學接受更高深的教育，父親亦被說服了。我考慮自己身為家中老大下有四個弟妹，又家母身體欠佳，於是選擇南師就讀。四年後大妹面臨一樣的抉擇時，鄭老師相當堅持不能重蹈覆轍，一定要讀南女，父親對子女的教育觀念也因此更為開闊。日後大妹、大弟、么妹、么弟個個皆受大學教育。鄭老師對我家，正應驗了古人所謂「功不唐捐」。

父親同時擁有海釣證與獵槍證，常與鄭老師及其大弟昭哲先生出海釣魚與打獵。兩人共同經歷的豐富人生體驗，以及培養出的豁達開朗人生觀，無形中影響我們幾個子女甚深。後來鄭老師搬去台南，但每次回麻豆探望雙親，一定會順道來我家坐坐閒聊，與父親品酒把歡。偶爾也會帶來三B團員與家中老小共遊烏山頭水庫呢

緣續三代

事隔三十五年（民國七十九年），有一次與小兒志豪（時任高醫弦樂團團長兼首席）聊到學校弦樂團的情況。小兒極力稱贊指導老師，不僅教法生動活潑，常與學生打成一片。而且風雨無阻不辭辛勞，每週遠從台南到高雄醫學院義務指導演練。此外老師亦於省立高雄育幼院免費教授弦樂長達十九年之久。除了定期舉辦校內樂團發表會提高樂團水準，也與育幼院院童聯合發表提振院童信心。「老師是誰？」我迫不及待的問，原來是偉大的鄭老師！後來小兒私下告訴鄭老師他是陳朝呈的外孫，沒想到鄭老師豎起大拇指向全體團員稱讚父親一番，詳細地述說父親的音樂天份與專業的抄譜技巧（當時的譜都是手抄的）。雖然小兒沒有走上音樂的路途選擇當醫師，但他對音樂的愛好始終如一。更受鄭老師對育幼院無私的人格感召，主動捐了一把心愛的小提琴（四分之三）給育幼院。鄭老師對音樂與生命熱愛、執著、奉獻的行徑，就是這樣地感動並影響了他周遭的每一個人。

永遠回憶

鄭老師，雖然我不能當面向您致謝，如今我要誠摯的謝謝您帶給先父與家人豁達的人生觀。謝謝您指導小兒音樂並引導他奉獻溫情。您的點點滴滴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台南縣麻豆鎮培文國小教師陳絹 2001 年 10 月

團員簡介：

陳朝呈 1998 年歿

住址：台南縣麻豆鎮興中路 44 號

電話：(06)5721005

與鄭昭明老師是莫逆之交，連死也相隨，因此在同一年病歿。靠著自學，精通各種樂器，又受到鄭老師的傳授對音樂欣賞有很高的素養。曾經受聘指導曾文中學樂隊。

在麻豆鎮上經營“丸省行”及“丸省沖晒部”多年，拍照及沖洗照片的技術，在鎮上可是佳評如潮。育有二子三女，個個皆受大學教育。

我與善友管絃樂團結緣

陳俊朵

國際扶輪 3470 地區總監

2003 年 10 月周叔夜先生（台灣駐巴西代表）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知道 1950 年代善化有個「善友管絃樂團」的故事，我回說是否跟「善化允成化工公司」有關。周先生說「你才五十幾歲，怎會知道有這回事，當時戒嚴時期，資訊不發達，「善友」活動上不了媒體，所以文建會有「3B 管絃樂團」的紀錄卻沒有更早「善友」的隻字片紙。最近善友的團員打算聚會，你有興趣參加？」

我當然義不容辭欣然接受。聚會中，我得知「善友」創團三位前輩：林森池、蘇銀河、鄭昭明先生，前二位是我們台南扶輪社的前社長，團員中林耿棠、林耿清先生也是我的扶輪前輩，尤其我和林家第二代許多人也有私誼，所以備感親切。當場我慨然答應，盡速建構網站，一方面為「善友」寶貴文物「數位典藏」；一方面廣為網站宣傳，重見「善友」歷史地位。本人擔任國際扶輪 3470 地區（雲、嘉、南、澎）2004~05 年度總監，欣逢國際扶輪百週年，除了提出「扶輪百年源」、「扶輪友誼緣」、「扶輪服務圓」，以「源、緣、圓」做為地區扶輪社友的「扶輪百週年的精神」並以「四大軟體」建設（資訊、健康、資源、文化），做為地區「百週年紀念事業」。其中，先要建立地區網站與各扶輪社網頁全面連結，才能建構自己本身的高速傳遞網，由於本地區扶輪社友年齡偏高，從事行業以傳統行業為主，所以取得共識及完成各社執行的訓練是很艱鉅的任務，如何「永續經營」也是一大課題。為此我們建立了「網站管理委員會」持續經營，為「善友」所做的承諾才能落實。另一方面我們也成立地區「文化特別委員會」，其中有音樂「源、緣、圓」尋根之旅，藉著「善友」兩位扶輪前社長創團之「源」，進而挖掘「扶輪家庭」的音樂「緣」，例如知名音樂家蘇正途、蘇顯達都是蘇銀河前社長的兒侄輩（都是「扶輪家庭」的一份子），並在扶輪百週年地區年會辦理「扶輪百週年尋根音樂會」音樂「園」。

本人在「扶輪總監月報」，「總監的話」一再強調，14~16 世紀歐洲「文藝復興」，各行各業有經濟力的領導者共同努力為「文化人」所開拓的空間，使得原本封建的歐洲社會轉化更文明的公民世界，如今台灣的亂象，就是文化貧乏的惡果，本人在擔任台南市政府副市長服務期間，常感嘆公部門對文化工作的無力感，除了民間團體的自我覺醒，難以成就，尤其扶輪社等民間社團若能主動努力為台灣的「文化人」開拓空間，使得台灣的「文藝復興」得以進展。這是除了支持「善友管絃樂團」重建台灣音樂史的地位以外，對「台灣文藝復興」，更宏觀的期待。

慶祝扶輪百週年---音樂「源、緣、圓」尋根之旅

2004 年 6 月 9 日

召開「R. I. 3470 地區文化發展委員會」籌備會。經與會全體人士研討，獲得共識：

1. 成立 3470 地區「文化發展委員會」
2. 年度主題；音樂「源、緣、圓」尋根之旅

南台灣古典樂團「源」：

1950「善友管弦樂團」由林森池 R.R. Park 與蘇銀河 P.P. Giso 二位台南社創社社友及知名音樂家鄭昭明創立，林耿清 C.R. Light(善化社)、林耿棠 R.R. Kind(善化社)均是團員。

扶輪家庭與音樂「緣」：音樂家蘇正途、蘇顯達是蘇銀河 P.R. Giso 兒侄輩；建「音樂族譜」。

扶輪百週年音樂「圓」：舉辦 3470 地區「文化月」、第 21 屆地區年會「扶輪家庭音樂會」。

召集人：陳俊朵 D.G. Computer。

籌備委員：林耿清 C.P. Light(善化社)、曾永信 P.P. Sense(台南東區社)、林惠琴 Christine (善化蘭心社社長)、黃秀慧 Vocal(台南鳳凰社社長)、翁松根(台南社)、郭泰麟(台南社)。

顧問：王金水、賴哲顯、林姮娥(鄭昭明遺孀)、陳樹熙(高市交響樂團團長)。

作者簡介：陳俊朵

1948 年生於台南市，台南一中，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畢業。

現任：

國際扶輪第 3470 地區總監(雲、嘉、南、澎)

台南一中校友總會理事長

開創台灣文化基金會董事

經歷：

台南市政府副市長

台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

台南市建築投資公會常務監事

虎尾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董事

永恆的懷念

李秋蓮

[麻豆鎮培文國小教師，幼年時與鄭昭明比鄰而居，仰慕鄭氏灯。]

猶記得九月初的某天早上，賴老師來到我們學校的辦公室，說是為贈送「鄭昭明先生紀念專輯」而來，這時在一旁的我，一聽到「鄭明昭」好熟悉的名字，便請賴老師也送我一本，以為珍藏。

鄭昭明老師在樂壇的成就非凡，聲名遠播，人人皆知。我與鄭老師素昧平生，但在我的記憶中，鄭老師的父親是我就讀小學時的校長，我們又住在同一個里，因此一聽到鄭老師的名字就有一種特殊而說不出的感覺，更有一股強烈的欲望，好想多了解鄭老師的生平事蹟。

拜讀「永恆的樂章」後，對鄭老師的犧牲奉獻，造福學子的精神更加敬佩。鄭老師一生從事音樂工作，不遺餘力。他肄業於台大機械系，非音樂科系出身，卻憑著一股對音樂的執著與喜愛，自學有成。曾擔任過善友管絃樂團指揮，台南 3B 兒童管絃樂團指揮、高雄市少年管絃樂團、成功大學、台南家專、大成國中、高雄鹽埕國小等管絃樂團的指揮，屢次帶團出國表演，都贏得如雷的掌聲，揚名國際。二十多年來又無怨無悔義務指導育幼院的院童，讓貧窮的孩子也得到愛的滋潤，在和諧的樂章中成長、茁壯。鄭老師為國家培育了無數的音樂人才，真是一位可歌可敬的音樂教育家。

鄭老師雖已逝世，但他愛好音樂的真摯，推廣音樂的熱忱，將留在每一個愛樂者的心中，直到永遠永遠。

點亮小提琴的一盞明燈-懷念鄭昭明老師

葉育宗

「音樂資優生，求學歷程至為優渥，文中述及遇到鄭昭明老師，有相見恨晚之歎。」

鄭昭明老師是台南的名師，這是大家都認同的事。在我還小的時候，在台南要學小提琴，要找名師的話，有兩位老師人人爭相受教，不是李淑德老師的話就是鄭昭明老師。我選擇跟李淑德老師習琴，因此很遺憾跟鄭老師的緣分就這樣錯過。一直到我從「國立藝術學院」，也就是現在的「台北藝術大學」畢業後的一場音樂會才真正結識這位堪稱真正的音樂藝術家——鄭昭明老師。

我在國立藝術學院唸書的最後一年，也就是五年級時，按照學校慣例，要在畢業前開一場音樂會，即所謂的畢業製作。但是這場音樂會不是可以隨便決定曲目的。它必須由指導教授為你的音樂會挑選涵蓋所有古典音樂各時期的作品，再加上一首國人作品，這樣的要求在我跟指導教授蘇顯達老師討論下完成。原本我就很喜歡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而且計畫在音樂會上演奏。再加上我的恩師蘇顯達老師是國內第一位演奏此作品的小提琴家，我想他一定有他獨特的見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開始琢磨此作品，雖然很遺憾在畢業製作音樂會時終究還是沒有派上用場，但是這個作品卻在後來我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辦的個人音樂會受到佳評。

為什麼要提到「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呢？因為當年要不是鄭老師答應帶領台南市青少年管弦樂團幫我協奏的話，就不會在音樂會上演奏此曲。也不會認識鄭老師，更不會有後來的大陸巡迴演奏——北京之行了。

事隔將近十一年，說真的對於北京的那場音樂會的成果如何？已經很模糊了。但是對於開這場音樂會準備的印象，真的還是歷歷在目。像是剪貼「梁祝」的總譜、跟奇美許文龍董事長借琴、以及去大成國中排練曲子等等……好像都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一般。印象中鄭老師總是很幽默的一個人，我常常跟周遭比較熟的人戲稱他為——聖誕老公公。為什麼呢？因為他總是滿臉通紅笑嘻嘻的在排練完時間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客來思樂」喝一杯。只是我從來都沒答應他，原因沒別的，只因為我患有氣喘病。不要說喝上一杯，只要沾上幾口，我馬上要為它付出慘痛的代價！更何況，我知道鄭老師有千杯不醉的功力。為了不掃他的雅興，我只有拒絕的份了！起先，我還以為鄭老師滿臉紅通通的原因是在排練前都先喝上幾杯呢！？後來才發現他總是如此，好像是他的招牌一樣！他自己也常說他如果精神不好時，喝上兩杯，精神馬上來！正因為這樣，他看起來更加的和藹可親！真的是名副其實的「聖誕老公公」。

在一九九三年七月九日開完名為「深情眷戀的樂章——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之夜」的個人獨奏會之後，我在七月十二日隨著台南市青少年管弦樂團以及王金水老師，幾位大成國中音樂班老師、葉校長伉儷、陳永源主任、鄭昭明老師伉儷、還有我家母，一行人浩浩蕩蕩出發到大陸表演兼觀光。

可能正值暑假期間天氣酷熱，再加上帶著一把昂貴的小提琴，覺得暑熱更甚，反而待在飯店是最好的地方。不過我還是背著沉重小提琴跟隨大家的腳步前往各個旅遊景點。有紫禁城、萬里長城、遊頤和園、遊西湖、品嚐水蜜桃、逛杭州夜市等……都是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一路上我都記得我跟鄭老師以及鄭師母，都是坐在遊覽車最前面的位子，這樣一來變成比較常聊天的伙伴。鄭師母為人很和氣總是笑嘻嘻的，說話很風趣！在大陸之行

的時候，家母跟師母大概講最多話了，好像跟她一見如故一般。有一回在杭州的夜市裡，我跟我媽以及隨團的小朋友一起去 shopping 巧遇鄭老師伉儷，鄭老師招手要我們一起跟他喝蛇酒，一看之下原來那是一家專門賣有關蛇的食物店。蛇的樣子很恐怖，加上現場還表演殺蛇，在這樣的情境，對我造成不小的震撼！還有丁晏海老師也很有趣，常常會講上一些笑話、趣事，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彷彿彼此一見如故了。終於到了回家的那天，還記得鄭老師很熱情的邀請我下次要跟他去日本巡迴表演。雖然我沒有去成，就一直在「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工作至今，卻很感激老師的邀約。最後一次巧遇鄭老師及師母，是在埔里的一家餐廳，我很高興的上前問候他。

作者簡介：

葉育宗 1970 年出生於台南市

六歲開始學小提琴，就讀台南市永福國小第二屆音樂班、大成國中音樂班、建興國中、台南女中第二屆音樂班，畢業之後通過教育部甄試保送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就讀。在校期間曾擔任學校樂團首席，並曾多次參加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世紀交響樂團、台北市愛樂節慶樂團、台北縣立交響樂團演出。畢業前夕即考取國立台灣交響樂團，並且前往淡江、中原大學、以及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舉辦個人音樂會演出「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之後隨台南青少年管弦樂團赴北京演出。進入國台交之後曾協奏維瓦地「四季」、「梁祝」等作品。現任國台交團員以及弦風室內樂團首席，並受聘為台中市立光復國小音樂班小提琴教師。

葉育宗（左）陪鄭昭明老師及師母在北京 1987 年

卻顧所來路

林惠琴

[林耿清之女，中興大學經濟系畢業，國際扶輪 3470 地區 2004~2005 年善化蘭心社社長]

近數十年舉國推展經濟建設成果卓著，締造了所謂「經濟奇蹟」，致全民共享安和樂利，同時在「民富而後教」的律則下，積極推廣藝文建設，不僅在量的增加，尤其質的提昇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我一向在企業任職，工作與休憩幾乎已制式化了，閒暇時每在媒體看到藝文活動，自幼至中學曾學過鋼琴的我，對於音樂的活動如演奏會，那如天籟之音，無疑是人類藝術精華的展現，那種氣氛，高雅優質與悠然的感受，往往深深地打動我的心靈，多少年來輒有此生疏音樂而自嘆。去年入秋以來，家父林耿清為一群來自台灣南北及日本、美國、巴西朋友的敦促，或面晤、或書函，而增添許多繁忙事務，我隨側之餘了解了家父之所以在年逾古稀之年，何以為此操勞，樂而忘倦，這無疑的要由我家發生之故事說起。

一九四八年當時台灣在戰火浩劫後才幾年，在一片蕭條的情景下，由於三伯父林森池深厚的音樂才華（擅長小提琴、指揮）結交了本鎮蘇銀河醫師（出身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科，為本鎮第一位博士，擅長大提琴、管樂器及指揮），和來自台南縣麻豆鎮的鄭昭明（台灣大學機械系肄業，素好音樂，勤學鑽研不懈，擅長小提琴、管弦樂、指揮、作曲，是全才也是怪才）。三人定期在我家相聚，家庭音樂會、室內樂、弦樂三重奏或四重奏……切磋分享音樂的樂趣，怡怡然，以樂會友。此事漸為傳揚而引來一些愛樂者前來加入，共享音樂饗宴，他們來自麻豆、台南、關廟、嘉義，浸漸所及，這一群音樂愛好者自名為善友樂團，顧名思義乃會聚於善化的愛樂朋友的樂團。而林森池、蘇銀河、鄭昭明等三人乃被稱善友三元老，其來有自。

家父林耿清排行老四，也是老么，自青年時期起，兄弟四人在祖父的引導下同心協力開創企業，前後開設澱粉工廠、洋釘製造工廠、鋼鐵公司及迄今還在經營的允成化學公司、大田精密鑄造公司等。大伯父林耿彬身材魁偉，有不怒而威之儀表，也許在「家用長子」的傳統家庭倫理觀念下，大伯父畢一生之力投入企業，對於善友樂團的演練、活動、演奏會參與的時間雖然較少，但喜歡音樂的他還是積極鼓勵善友樂團的任何活動。在樂團快解散前有一次在台中公演，適逢他因業務到台中，他竟邀他的朋友及其工作團隊前往捧場，會後全團合影時，是安排或巧合，兄弟四人在前排靠右，一字排開成為僅見的珍貴紀念照。二伯父林耿棠身材稍瘦、溫文儒雅，對於樂團活動時常參與，留學日本帶回絕技，彈得一手好吉他，當時沒有比賽，否則相信在台灣地區一定可獨佔鰲頭。他免費指導學生，造就不少愛樂人才。

三伯父林森池相貌堂堂，論學識、人品、才氣可說是無懈可擊，至於他的深厚音樂造詣和堅實的人文素養，除了善友樂團團員和至親好友，一般人是不能知道的。他和大伯父耿彬、家父都是成大化工系畢業，他學音樂汲取於社團，暇時勤練。他音樂的造詣有多高，坦白說我並不能妄下評論，不過據側面瞭解，他在音樂幾乎是全才，特別是小提琴之演奏、指揮等特別專精。他自中學就喜歡小提琴，自台灣光復前就常常在台南市中山堂、台北市中山堂獨奏。且光復後（一九四六年）被政府聘請擔任台灣省音樂比賽評審委員，算是惟一的業餘音樂評審委員。諸多團員無論是新學、續學、轉學、加學，都向他請益求教。

多年來他對團員與非團員學琴保持有求必應的態度，且一律免繳學費。因他認為自己是事業家，事業已有收入，不必靠教樂謀生，以鼓勵學生學習為目的，何況授課是自己興趣，純粹以樂會友，星期天來自各地向他求教者不絕於途，因此培育了不少優秀人才。「先來先學」是不成文的規定，也是相沿成規。不過也有例外，譬如本鎮的蘇德潛先生在樂團中屬年輕晚輩，常被告以「阿潛，人家住得遠，你等一等。」這一等往往兩個小時。但也不是白等，藉此多觀摩、多吸收的機會，他竟然琴藝大進。那位曾獲伊利莎白音樂大賽，小提琴冠軍得主胡乃元即出自他的啟蒙。二伯父耿棠也在自家授琴。有時突遇隔壁工廠機械異常，只得停止授課進行搶修後再繼續授琴。他們教授提琴音樂之風貌就是這麼簡單、這麼質樸、這麼優雅。

鄭昭明（善友樂團三元老之一）是台大機械系肄業，一生未進過音樂科系，五年前（1999年）逝世。隨後在為其編著紀念集時，編著者莊肅的問及鄭老師何以具得如此淵博的音樂學養，林姮娥老師（鄭師母）說：在音樂方面先夫受益於林森池先生者甚多。林先生何許人至今我尚未與之晤面……。聽其言，觀其色，鄭、林夫婦二人感念三伯父之情溢於言表。鄭老師稟賦特佳，於學稍觸即通，故任何樂器的演奏都難不倒他，各樂器的維修也難不到他。在樂團活動（練習、排演、演奏）任何樂器手出缺包括指揮，他都可以立即勝任遞補。其在音樂的蘊藉可見一斑。

善友樂團解散後（其因容後述），鄭老師回台南授教音樂。時台南市文化水準較高的家庭，如在東門附近高外科醫院一家三名子女（如高國香）都向鄭老師學大、小提琴，逐漸的高醫師的親友的孩子也加入學音樂（大多是弦樂）。這是鄭老師嗜好，也幾乎成為事業。此時鄭老師有好一陣子在中學任教，向學的學生漸多，以善友組團的模式組成一個小小年紀樂團，免費授教、定期演練、績效卓著，取名三B樂團。

一九六九年以“三B”為主體外加少數台北光仁小學學生，以中華兒童交響樂團之名，應邀赴菲律賓公演，其水準之高，光芒交燦，不僅震撼菲國，也轟動世界樂壇。其間發生一則軼聞：公演前晚指揮郭美貞小姐神情惶恐說：「鄭老師，指揮譜我忘記帶來。」「我來想辦法。」事雖急，語卻緩。郭滿以為鄭有樂譜，遂高枕矣。次晨當鄭將其所需之樂譜遞出，郭差點嚇倒，原來鄭徹夜未眠而為之默寫了。鄭予音樂之蘊藉可謂莫測高深，令人嘆為觀止。雷頓（美國音樂博士）當時蒞臨聆賞，擊節激賞之餘，薦請美國政府贈來一批完整的交響樂團的全套嶄新器材。不久鄭老師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國及日本考察兒童交響樂團的組織及教學法，為期近半年，百年來台灣承蒙此類禮遇者實不多見。

當年三B樂團的兒童，於今叱吒世界樂壇者不乏其人。如胡乃元、辛明峰、蘇顯達、林佳蓉、洪千貴……二十年來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司小提琴首席者由林佳蓉而蘇顯達（迄撰稿時），二人均出身鄭門，這凸顯了什麼，不言可喻。三B的風光，隨返國而消失了，理由是團員多人逾齡，尤其面臨升學。之後鄭師在台南市青少年樂團及高雄市青少年樂團力求進境，皆獲得劃時代績效。

綜觀鄭氏與音樂可分三個階段（依年期分）「善友樂團」、「三B樂團」、「南市、高雄青少年樂團」可巧三個階段各為十年。自一九七二年（已訪美、日回來）鄭氏為追求其理念，包括打破「學音樂是有錢人家孩子的專利」的俗念，「學音樂可以提升尊嚴，消除畏葸」，「照顧弱小的一群」，「學音樂可以使人怡情益智、自娛娛人」。鄭師斥資購買許多樂器贈給高雄左營育幼院（二十世紀末改為「兒童之家」）。從此每週日下午在育

幼院教他們音樂，他們學得興致盎然，歷久不倦，師生相處親如家人。如此無給職的志工為院童服務，奉獻了二十七年，直到他老了、病了、起不來了……。這樣無私奉獻的襟懷、志節……。從何而塑造，恕我出生也晚，無緣識荆，更無置喙之資。可是當我對善友樂團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後，驀然回首，驚悟了：這和善友樂團行事風格何其相似。

當年善友樂團成員不乏社會俊秀。如蘇銀河為本鎮第一位博士（出身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樂團成立約兩年後即任省立澎湖醫院院長而離團。張文燦、洪銘盤任成大教授，林東哲任教嘉義師專，林永全為旅日名建築師，莊伯祥為台北名醫師，楊子賢、鄭昭明……為名音樂師。足徵團員個個天賦異稟、才華出眾，皆為社會俊傑人才。善友樂團的解散是無可奈何的，其因是三位元老解散了，首先是蘇銀河赴澎湖任醫院院長，鄭昭明在台南另闢新境，三伯父赴高雄創業，尤其團員中多名升學赴台北，成年者為工作遠離而去。

善友樂團在當年的時空座標的呈現，無異是台灣音樂的一座明燈、一股清流，照耀台灣音樂的暗淡，灌溉台灣音樂的園圃。他們是點燈者，也是領航者，更是推動者。我衷心的仰慕他們敬佩他們，在心思充滿感佩之際，拉雜寫此，實難以盡內心之感觸。於此謹撰一聯，予以誌之。

善友樂團，因愛樂結合。師徒相傳，質樸吆喝，情誼風高，南北演奏樂奔馳，持音樂修養之特質，日積月累，人人闖出一片天空。回首前塵，歷歷如繪，但見前輩植柳而成蔭，開創樂界典範。

南瀛榮光，為興趣投緣。技藝切磋，精誠惕厲，成果豐碩，古今進境須奮勵，挾藝術情操之發皇，寸得尺進，個個拓展多采光景。瞻望來茲，昭昭若揭，可望來者踵武乎先賢，再造藝術楷模。（寫於2004年8月30日）

※感謝《鄭昭明先生紀念集》編輯者賴哲顯先生提供寶貴資料※

作者簡介：

林惠琴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經濟系畢業

現任允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副理

承先啟後

沈銘賢

【牧群室內樂團團長，大台南全國音樂大賽總召集人】

【大台南全國音樂大賽】自 2000 千禧年創辦至今已進入第六個年頭，當初之所以會以一個屬台南地方性而且不是財團所經營之【牧群室內樂團】，承辦這麼大規模而且又是頗具水準與好評之全國性音樂大賽，實乃因深受創辦於 1950 年【善友管弦樂團】、1961 年【台南三 B 兒童管弦樂團】以及 1971 年【台南青少年交響樂團】之諸位台南鄉親音樂前輩們，前衛先進之遠見，堅忍擇善之毅力、和樂游藝之精神以及完美燦爛傳統之感召與影響。

我有三個女兒，現今分別在國外就讀博士與碩士課程，除老二唸幼教外，老大與老三都是學音樂。三位都是自幼稚園起就已參加台南兒童合唱團，以後分別考進中小學、高中、大學音樂資優班、實驗班及音樂系所。二十多年來我夫婦倆輪流當“車伕接送、當“書僮”隨班上課，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之下，各項樂器也懂得些許，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各大中小學演藝廳更是常客，而且很自然地長期擔任女兒就讀音樂班的家長代表，也因此認識了不少位各項樂器的專業老師、教授以及資深演奏家。

音樂班的同學為求得琴藝精進與熟練，加強臨場之經驗，往往都會在課餘之際，邀約三、五位同學自組成室內樂，加強練習。因我自己經營之牧群幼稚園，校園寬闊，星期例假日音樂教室、演藝廳都是閒置著沒上課，於是在 1998 年 10 月 10 日創辦牧群室內樂團，起初是以台南市永福國小五、六年級音樂資優班同學為班底，再募集二、三十位音樂班以及多位非音樂班同學，利用每隔週休星期六上午安排團練，同學們互相切磋、觀摩與練習，課餘又可打籃球、踢足球、玩躲避球、烤肉、彈奏樂器……。其樂也融融。幾年來，多次受邀並配合台南市政府舉辦之活動包括：參與聖誕樹點燈儀式、慈幼週表揚表演、扶輪社授証週年典禮……。更曾經遠征到中國大陸北京、天津以及香港巡迴演出，受到無數的讚譽與嘉許。千禧年元旦當天凌晨 12 點鐘，台南市各級學校同時播放之“迎接府城的春天”CD 光碟，就是委由牧群室內樂團演奏灌錄。另元旦當天上午六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成立，也就是選在台南市最高點東區崁頂虎尾寮，牧群教育機構大門前舉行成立儀式，同時張燦鑒市長率領台南市政府全體一、二級主管及上千位市民們，在牧群室內樂團演奏之悠揚音樂聲中升旗，並一起往東邊遠眺，觀看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升起。

為發掘音樂種子、培養音樂人才、提昇學校音樂教育水準並推廣普及到社區各個角落，鼓勵每位同學至少學會演奏一種樂器，可自娛亦可娛人。因之，長期居住在國外且熱愛音樂的台南市張燦鑒市長、文化局蕭瓊瑞局長以及當時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主任、現今文化局許耿修局長全力的鼓勵與支持下，【2000 府城市長盃音樂大賽】於該年五月第三個星期六、日正式揭開序幕。為實現「大台南文化生活園」願景、促進藝文資源共享的理想，非常感謝台南縣陳唐山縣長以及當時文化局葉佳雄局長的讚賞並誠摯的應允，2001 年開始由台南縣政府與台南市政府聯合主辦這有意義的音樂大賽，遂改名為【大台南全國音樂比賽】，宣傳簡章及海報除印有一級古蹟安平台灣古城牆遺跡再增添三隻黑面琵鷺自由飛翔。大台南音樂大賽自 2000 千禧年開始舉辦至今已屆第六屆，在為數不少的音樂大賽當中，大台南音樂大賽一直是受到所有家長、老師及同學們非常肯定與好評，因為，本大賽一向都是將參賽辦法、評分獎勵方式以及得獎名單等最新資訊……以最迅速、最有效率的方式，除在現場立即公布比賽成績外，馬上將所有訊息刊登在大賽網站：

<http://www.cheer100.com.tw> 公告之，透過 Internet Website 在全球世界各地皆可上網劉覽，一目了然，比賽過程完全以電腦處理之，以召公信，一切作業公平、公開、公正從來少有弊端爭議發生。最主要的是，每次大賽我們皆禮聘有國內各大學院校中外籍每項樂器專業教授及各知名管弦樂團資深演奏家擔任評審，其中不乏享譽國內外樂壇之名師，且是數十年前的善友管弦樂團及台南三 B 兒童管弦樂團、台南青少年交響樂團之團員，有楊子賢、林東哲、蘇正途、蘇顯達、簡名彥、吳庭毓、蔣茉莉、紀珍安、陳沁紅、陳冠宇、陳怡婷等…多位名教授，不辭辛勞的給予參賽同學評審與指導

2004 大賽期間，正值暑假，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蘇顯達教授雖早已受聘到美國、俄羅斯等地演奏，但無論如何他還是撥出三天寶貴的時間，參與比賽評審外，另還答允在新營新民國小舉辦一場“與音樂大師對話—蘇顯達教授”之『音樂大師講座』，由台南縣文化局葉澤山局長主持。並且在牧群教育機構演藝廳開『小提琴音樂大師課』，親自為南部同學個別授課與團體旁聽，真是難得的機會。另還聘請也是台南子弟，有鋼琴王子之名—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陳冠宇教授主講“鋼琴高手密笈”及『鋼琴音樂大師課』，非常感謝原善友管弦樂團之團員林耿清董事長、張文燦教授以及賴哲顯老師的關切與愛護，也都親臨會場參加與賜教，實在是令人感動與敬佩。

P.P. Marshall 我本身是台南中區扶輪社創社社員且恭為 1990 年社長，今年正值國際扶輪社慶祝扶輪百週年紀念，3470 地區 D.G. Computer 陳俊朵區總監，特別提出音樂【源、緣、圓】尋根之旅，意義深遠、非凡。遠在 55 年前，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整個社會人心浮動不安之際，我台南扶輪社林森池 P.P. Park 及蘇銀河 P.P. Giso 兩位創社社友以及知名音樂家鄭昭明老師、張文燦教授等前輩已排除萬難，共同創立善友管弦樂團，林耿清 C.P. Light、林耿棠 P.P. Kind 亦是團員，當年該樂團在台灣地區是數一數二高水準之業餘樂團，其後獎掖音樂幼苗後進子女，成立台南三 B 兒童管弦樂團，培育現今響譽海內外音樂名家—蘇正途、蘇顯達、林昭亮、胡乃元、辛明峰、侯良平、高慧生、洪千貴、林佳蓉、蔡宗妃、洪千富、辛幸娟……皆是，謹於【荒漠樂音～善友樂團風華】新書發表之際，緬懷我扶輪前輩才氣縱橫、卓育菁莪至今乃絃歌不輟之真知灼見，實在是非常的了不起，值得吾輩敬崇與效法。

為擴大音樂教育領域，提昇同學學習之興趣，2005 大台南全國音樂大賽，比賽項目除西樂鋼琴、大中小提琴、直笛外，又增加國樂琵琶、揚琴、古箏、笛子、二胡等項目，為的是承襲善友、台南三 B 兒童、台南青少年交響樂團，諸位音樂先進璀璨傳統與卓越成就，在台南市政府、台南縣政府文化局及教育局各位長官殷切期盼與鼓勵之下，音樂大賽全體工作人員一定會更加努力、更加用心，讓大台南全國音樂大賽、牧群室內樂團更加茁壯，培育更多音樂種子與更優秀的音樂人才，全民音樂教育水準提昇與普及應可拭目以待，這是我們最大期許與願望。

編輯語絮

賴哲顯

這本「荒漠樂音～善友樂團風華」在大家熱切的期盼中出版了，因為在編輯過程遭逢一些不可避免的瓶頸而讓各位久候實在過意不去，在此敬請各位海涵見諒。

編輯本書確有其困難：一、編者與「善友」在時空毫無交集，全憑諸位團員賜稿而揣摩其情景與蘊涵，遇有問題每每請益無門，諸多旅居海外，函電交馳曠時廢日。二、許多佐證資料，難以充實，如「善友」當年公演，生活相片其中人物的指認，很費周章，卻無法畢盡全功，因此再次懇請賜宥。

為指認相片人物首先造訪林耿清先生，雖竭力檢視卻收效有限，再請張文燦、林東哲二位資深團員，分別由台南、嘉義到善化林府來，雖獲進益，仍多留白。編者獨赴台南成功路拜訪周伯适醫師（周叔夜長兄，自台南醫院醫師退休），他戴著老花眼鏡，再用放大鏡端詳的檢視，時而搖動放大鏡，時而雙眉輕觸，時而輕聲吟哦，「五十多年了……當時年輕貌俊……」終於失望的廢卷（相片）而嘆：「這比考試還難哦！」，轉告諸團員無不會心而發哂。再赴麻豆訪李德樹、林榮章二位先生，也僅認出二三名而已。從缺未認者，乃力有不逮。

本書的出版其具體行動，首先是由黃東昇博士，四年前（二〇〇〇）在桃園機場書攤上無意中發現「台灣音樂史」（書名或有誤，文建會出版）毫無「善友」的訊息，毅然從速連絡善友團員。如周叔夜再透過林素純女士（林森池先生之長女，僑居美國）建議，及林耿清先生（林森池先生之弟，住善化，為善友樂團創團四名元老之一，亦唯一健在者），積極籌謀，經諸多團員的輸誠，始得本書燦然問世。這不僅充實「台灣音樂史」的缺失，同時揭開塵封半世紀之久的善友樂團風華，讓「善友」的榮光獲得歷史應有的地位與評價。黃博士、周先生……等本著「知識的責任」與「道德的勇氣」底書生氣概，灼然可見。

林永全、林永和兄弟家學淵源，出身書香門第。兄弟二人資優敏學，造就其建築與音樂的輝煌成就：永全君馳騁上述兩個領域，其才具的蘊藉與生命的內涵概可窺知；永和君對提琴音樂學以終生，教以終生，心有餘力在油畫上開創一片天空，才華橫溢，跨「樂」、「書」兩個領域。有道是：「人有別才。」徵此二人，誠「龍虎兄弟」也。

去年（二〇〇三）十月編者承張文燦教授電邀，赴南門庭院（在台南南門路）參與籌劃「善友樂團風華」（暫定名詞）會議，由周叔夜先生主持，略謂：善友樂團品質之高，建構之強，貢獻之大，影響之深，莫說當年在中南部，就是全台灣亦無以匹比的樂團。我們要將其光輝的事跡留下來、傳下去，不使它在歷史上空白……他語氣昂然，語意堅決，一股「不信青春喚不回，不教青史盡成灰。」的氣概，頗有俠士扶風，竹箭標舉的慨然，舉座為之動容。初擬方案：儘量連絡所有團員，每人撰寫參與善友樂團的動機、經過、軼事、感想，蒐集與樂團有關資料（包括節目單、相片等）。匯集、整理、付梓、出版，當天開會每人發言都做錄音。由周先生帶回整理（打字成篇）再寄給林耿清先生和編輯組，再做整理。

二〇〇〇年編者編輯「永恆的樂章」常聞鄭師母「施性傑，我未睹其人，但我常聽鄭老師揄揚其小提琴技及人品」。如今由其文章得知他與鄭老師莫逆之交，對鄭昭明在樂團活動做近距離，既細膩又生動的描繪，實為傳記文學，瑰寶之作。施先生之所以鑽研提琴，力求進境，乃與其同伴一一林東哲在台南聆聽蘇俄籍小提琴家尼哥萊的演奏，所感動而自學有成者，其「見賢思齊」的志節，亦可見一斑。蘇銀河醫師邀善友樂團赴澎湖演奏，無意中獲知施先生罹慢性盲腸炎，竟慨然免費為其開刀治療並為之療養。蘇醫師（亦琴師）

待學徒的風範，有如此然，允為人類音樂史上傳為佳話。

以學生之齡參加「善友」的林永全兄弟，深深感受善友樂團的無私無爭，一團和氣的溫馨，及樂團高度默契——無指揮亦能演奏……。在高品質樂團的薰陶而愛樂一生。當年兄弟倆為學生，理平頭、穿布鞋。躋身在盛裝革履的團員中同台演奏。形象很凸出、很別緻，而自引為風光。編者要說，那種風姿，簡直可笑傲公卿。

原在澎湖中學任教音樂的洪啟勇老師，因愛樂和蘇銀河醫師過從甚密，敦促蘇醫師應徵澎湖縣縣歌而榮獲勝出（台灣本島多人參加應徵），頗引為慰。為仰慕善友樂團而轉任於台南（當時善化高中尚未成立），而加入善友樂團感到最快樂、最有意義的社交場所。因抄譜能力強，為同伴之需往往一曲連抄五次、六次……甚至十多次的。這孤燈埋首的孤寂與辛苦無人知。轉視當今學音樂的環境，條件至為豐裕。洪老師語重心長的奉勸時下學子應知福惜福，其一片藹然的長者情懷，溢於言表。

隸籍關廟（台南縣）的楊子賢老師，讀高中時，因愛樂於每逢星期假日背著琴，騎著沒內胎（不會爆胎）的自行車，自關廟一新化一新市一善化，在碎石路上（未鋪柏油）顛簸，其企盼學琴、追求理想的豪勇，直可和摩西勇走大漠的氣概，等量齊觀。不寧惟是，當他獲知本書將予編著，立即將其收藏五十多年的善友樂團，第一屆至第十一屆公演的節目單（表）提供出來（第十二屆公演節目單為林東哲提供）。他如此錦心靈慧及毅力的展現，委實令人感佩不已。著因這等品味，吾人宜將其當年長途跋涉的豪勇，和今日提供全部公演資料的修持，兩者視為「二而一」互為表裡。「名師出高徒」楊老師半生奉獻樂教事業達五十多年，也許台灣教音樂年數最長者，如今名符其實的桃李滿天下，且不乏譽馳國際樂壇的佼佼者，於此謹向楊老師申賀之忱。

這本「荒漠樂音」問世的原始意念和動機醞釀，坦白說都久存在每位樂團團員心中，只是彼此不常相聚，況且多位分散在海外，縱有函電傳遞，對本樂團亦僅泛泛輕言帶過而已，總缺那「臨門的一腳」。數十年彈指過，四年前（二〇〇〇）黃東昇博士偶然發現善友樂團形將淹沒於歷史的洪流，本著知識的責任，毅然號召善友團員力挽狂瀾，重現善友樂團的風貌，恢復善友樂團榮光的意念。在美國和周叔夜、梁基典、林素純……研商方案。二〇〇三年秋，周叔夜先生返鄉在台南邀善友團員林東哲、張文燦、林耿清、洪銘盤……十二名，商討出書事宜，獲得所有團員熱烈回響，國際扶輪社三四七〇地區總監陳俊朵先生（曾任台南市副市長）熱烈支持在台南召開三次會議，積極推展。2004年幾乎又是一年前秋，又在台南南門庭院研討出書細節，如書名、橫氏排列、書面尺碼、……皆予以決定。

陳絹老師（任教於麻豆培文國小，為陳朝呈先生的長女），自幼聰穎敏學，以傑出的成績考上台南女中和台南師範。從小目睹乃父與鄭昭明先生交篤，樂團每次在她家做演練前的集合、聊天，甚至飲酒。鄭極力鼓勵其姐妹弟，就讀高中以備考大學，她以家境及母親辛勞為念而就讀師範，協助其弟妹讀大學，致其家子弟個個俊秀，一代強於一代，其家族對當年鄭的熱枕，與鼓勵。永銘在心，久久弗忘，古有「君子贈人以言」，是之謂也。鄭與乃父二人畢生莫逆且同年而逝，其為命乎。

鄭昭明為善友團員公認的音樂全才、奇才人物，他天生異稟，聰慧過人，熱情洋溢、風格獨特、性情中人……。他以非音樂科系出身者，竟能在音樂界鼓動風潮，引領風騷，其蘊藉之厚，除對音樂具滿腔熱忱之外，對音樂的知與能，日積月累，不斷增進，致令「三B」榮光了，餘韻流長了。復以純樸之忱，沉毅之力，為人間所冷漠的一群孤兒們，投注心力，使彼等透過對音樂的學習與成長而建立信心、尊嚴，甚至榮耀，其對人道主義

的信奉與踐履，箇中的苦心孤詣，有不足為外人道者，走筆至此，能不想及，「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善友樂團團員個個才具非凡，即其經歷亦人人頗富傳奇，如李德樹先生，時在讀高等科（國小畢業後讀兩年），響應日本政府號召赴日本充當海軍工員，製造戰機支應二次大戰，以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初次遠離家門，投入戰火熾烈的兵工廠，物質缺乏，以致伙食粗劣，體力日萎。復以心靈寂寥、無助。箇中之辛酸，委實難以形容。終戰後擬安份職守，做個養家活口的小百姓，亦不可得。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又是長期的「白色恐怖」陰影下，過著無謂的惶恐日子……時代的不幸，人間的悲情，令人無奈。李先生頗富音樂資賦，若得進音樂學校進修，相信能展現一番成就，惜乎囿於時代和環境，而僅能憑一己之忱摸索而佈曲鄉間，至老而愛樂不倦。其一生傳奇事蹟為其千金（李玉珍老師）描述披露，於2000年7月1日中國時報「我的故事」的徵文專欄。為一篇難得的佳作。

善友樂團團員中在音樂領域擁廣泛知能者，有林東哲主任允屬箇中的佼佼者，其於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作曲、指揮皆具擅長。70年代鄭昭明先生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日兩國考察期間，一切音樂活動（尤其教學、樂團排演）皆由林主任代勞。其於篇章中概數諸團員其筆鋒之犀利，描述之靈動，允為筆走龍蛇，令人拍案叫絕，足徵其蘊藉之豐厚。著因這般品味，乃林主任得自於恩師一林森池先生的才學與免費授課的風範，承其餘緒施諸於他任教的嘉義師範校院的學生，於其高足之一的陳玉翠，任教於麻豆國中，之所以能連得二十多次（年）全縣國中合唱比賽冠軍者，亦一本林主任長期無私的奉獻一一每天志工的指導合唱，其師生一脈相承，活水豐沛，慈光燦射，充分展現善友樂團的餘緒。

善友樂團創團之一的蘇銀河醫師，為善化鎮第一位博士。當年國小畢業赴台北考上高等學校，乃台灣中南部唯一被錄取者，其榮耀概可想像。乃父蘇東岳（太虛）先生為清湖南瀛著名詩人，著有詩集流傳。蘇顯達（小提琴家教授）為其侄兒，一門才俊，在小提琴藝術領域淵源流長。蘇德潛乃蘇醫師之胞弟，以啟蒙胡乃元提琴技藝，而引以為慰。其撰文寫善友樂團文章，筆觸流暢，文采斐然，無愧為書香之後

2003年秋，周叔夜先生首次在台南召集善友團員，研商被塵封50年的善友樂團，拯救其將沒於歷史長河，之後的後續工作逐項完成。之後每隔一兩個月即電話詢問工作進展，其熱情洋溢，意氣風發，令人感動。宜乎其登高一呼，而獲得諸團員熱烈的回響一文稿如雪片飄來。在整理稿件之餘，編者發現周先生頗多傳奇，如在台南學琴需繳費，到善化向林森池學琴竟然免費，在倉促中學會拉中提琴，加入善友樂團學琴及參加演奏從未缺席。服役時在嘉義參加該縣音樂比賽奪冠，發現參賽者祇他一人，然而他確具相當實力，否則大會將予從缺。善友樂團將解散前和蘇銀河、鄭昭明兩位大師合奏公演貝多芬的弦樂三重奏（小夜曲），引為平生最大榮耀。為蒐集善友樂團活動資料，親自到台南市圖書館翻遍五十多年前各大報報紙，有如某氏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可徵得其任事之堅持，有如此然。2003年秋在台南善友團員首次聚會發佈新聞稿，次日各大報皆以大篇幅報導，為善友樂團創團53年來首次登報的紀錄……。周先生行事風格，似乎「袖裡有天地，掌中有乾坤」的氣勢。

二次大戰結束，德國飽受戰火肆虐，舉國一片廢墟，國民聚會商討復建之道。官署、醫院、工廠、道路、市場、車站、學校……何者為先？熟慮之後，以先蓋歌劇院為鵠的。德國人認為白天辛苦工作後齊聚歌劇院，聆音樂觀戲劇，乃最佳凝聚共識，激發意志、團結力量，維德意志昂揚奮進精神之不二法門。台灣亦經二次大戰的戰火摧殘，雖經三、四

年的復甦，庶民仍為生計奔波而不遑，善友樂團奪天獨厚，昂昂然卓立於廣袤嘉南平原樞紐的善化，煥煥乎燦射出十八世紀古典樂章的芳醇。不僅為當時台灣音樂創下耀眼的事跡，亦為而後的台灣音樂燦射傲人的光輝。吾人回首依瞻，思維其始生初動之餘，委實啟人探索：林家何幸，擁此璀璨之際遇？如今由林耿清先生（善友樂團資深團員）娓娓描述善友樂團成立之緣由，令人有如撥雲霧、飲醇醪，彷彿重現善友樂團的風貌，復睹善友樂團的光芒。

語云：一花一世界，一琴一傳奇，皆足以構成一篇動人的小說，張文燦教授和那把大提琴的「琴緣」，無異是一篇精彩的史詩，更何況他自勵自學大提琴的意志和過程，簡直是自我超拔流俗的奮鬥典範。謹此向張教授申敬，編輯室願藉此報導一件軼聞：當年張教授結婚時社會尚無樂隊，機動電子琴之物。善友樂團全體團員欣然陪伴，由迎娶而行程而進門，尤其婚禮及宴席全程奏樂助興，風光之盛，氣氛之佳，格調之高，允為府城罕見。此雖事過數十年猶為團員們津津樂道者，遐想張教授俯案撰寫本篇之際，腦海可湧起「繁管急弦掀羅帳，觥籌交錯揚高誼。」

「進化論」作者達爾文，窮畢生之力鑽研科學。臨老功成名就後，痴望著他年輕時使用過的小提琴，深為感嘆。既往太沉迷於探求知識而疏遠提琴，致心靈缺乏滋潤，生活陷於孤寂，對人生感到疲憊。「相對論」作者愛因斯坦，一生窮究新知，成就顯赫。卻也是小提琴的愛好者。那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史懷哲醫師，更是手風琴的高手。他長年在非洲為土著行醫，暇時演奏巴哈的作品，竟引得土著翩然起舞，更為醫療器材的拮据而回歐洲而自行開演奏會，將所得之款挹注醫院。莊伯祥醫師不僅在醫學上具有專長而譽馳國際，其愛提琴之彌篤，尤以臨「不踰」之齡和年輕同事，完成攀登玉山之壯舉，其內心世界的充實與實際生活的豐裕，寧不令人豔羨

「小飛蟲」作者梁基典博士，由其文章可知他是本書有力推動者，亦可窺知其正直、熱忱的秉賦。筆者和他素昧平生，惟二〇〇四年春他由美國返台灣，邀筆者三月十九日到林清耿先生家見面。他倆淵深緣淺，亦於當天始面晤。三個多小時的晤談，筆者幾乎全程聆聽。有感於梁熱心公益，致力催促本書的問世，筆者鑲其名撰一聯，請書法家謝永田以行書體書寫，於次日（三月二十日）二十二時四十分送到新化他老家。聯曰：

基業鼎盛觀自在
典型才華見如來

為使善友團員相互瞭解，特於各篇之末增闢「團員簡介」。為邀梁博士提供其個人資料，經多次函電交馳，篇章於截稿前夕由美國寄至。來稿未註任何標題，「琴緣情緣」四字乃筆者「望文生義」未徵作者同意而擅作之，若覺欠妥，惟請海涵。從「琴」篇展現了當年梁博士書生意氣，年華正茂的氣概，也呈現了他知福感恩，溫文健碩的德操。檢視本篇於濡筆思維之際，遐想了梁博士，筆者與篇章之間的微妙互動。忽湧一聯。

有意邀稿煞等待
無心撰文竟成篇

二〇〇三秋，善友團員首次在台南聚會，筆者在十多名與會團員只認識兩名，因任紀錄對與會者均無甚印象。直到二〇〇四年春到台南致贈「永恆的樂章～鄭昭明先生紀念集」，才認識張瑞圖老師。他熱忱可感的騎著小型機車自民權路三段，陪筆者到立德 11 路去訪洪啟勇老師。10 月 30 日在南門庭院他裝束整齊的與會，幾乎與筆者對面而坐，始端詳看著他清癯、禿頭、濃眉、炯目、深粗額紋、蒼髮披耳，神貌上與科學家愛因斯坦頗為相似。且看他為求（提）琴藝進境，壯年時趁暑假每年赴美國鑽研達十五年。一生從事

樂教，凡 45 年。如今年逾「不踰」，猶每天練琴 3 小時，由這 3 個數據即可勾勒出張老師的蘊藉。不寧惟是，近十四、五年來，他以志工的精神。從事樂教（授琴）工作，其道範修持如此，無以名之，姑名曰：「樂海一沙鷗」。

「荒漠樂音」截稿之前，檢視文稿之餘，遐想了善友樂團創立的緣由，也聯想了清朝名臣曾國藩所謂「風俗之厚薄奚自乎？繫之一二人心之嚮往……。」而沉思於歷史的長河。遙想楚漢爭霸，風起雲湧，攬轡中原，矢志問鼎者，拚鬥搏殺，征戰不已。終能以小博大，以弱勝強，陷項羽於絕境，繫漢室數百年之祚者，則漢初張良，韓信、蕭何「三功臣」是也。也想起隋煬驕虐，橫征暴斂，國窮民困，哀鴻遍野。辛能振衰起弊，力匡朝政，開曠古得未有之盛，置社稷於無疆之庥，締造「貞觀之治」者。則有唐一代，杜如晦（擅謀）、房玄齡（能斷）、魏徵（善諍）「三能臣」是也。又想起龐然帝國，久承昇平，潛生偷怠，滋長奢靡，遂綱紀不振，國勢日萎，致強鄰覬覦，外患不已。卒有澄清天下，矢志「誓復意大利，還我古羅馬」。而大奏尊攘之功者，則瑪志尼（教育）、加富爾（政治）、加里波得（軍事）意大利「建國三傑」是也。更想起歐戰方酣，狼煙四起，戰火遼闊，兩面遭擊，疲奔沙場，國勢危殆，有如累卵。當此之時，賦予護國勤王大職，不啻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日耳曼軍官，本其扶傾之血誠，發皇武德。卒能殲大敵，驅暴俄，靖東線，鞏國防，大奏尊攘之功，彪炳戰史者，則德國興登堡（總指揮）、魯登道夫（參謀長）、霍夫曼（作戰官），被尊為「鐵三角」是也。思古撫今，吾人以大喻小（或以小喻大），轉視五十年代善友樂團的「三元老」（林森池、蘇銀河、鄭昭明）。於台灣音樂掀起一代風雲，引領風騷，其流風餘韻，至深且遠，乃不爭之事實。嗚呼！「三元老」之道範教澤，堪與諸賢等量齊觀矣。

本書製作過程中編輯組雖盡心竭智，全力以赴。無如拘限於才學俱疏，未臻至善，為引憾荷疚者，然則編輯者自始至終，恪遵不擅不私不偏不薄之要則，一皆以遵奉意旨，力求不溢不漏，兢戰從事，是以編輯過程，每遇稍涉決定性事務及詞語，則事無鉅細，一概請示絕不擅做主張，是以請示頻繁之餘，或有罹顛預、患畏蒐之譏，皆一本廓然待之，淡然處之。又，本書諸篇章之末的「團員簡介」乃秉團員之要求，冀能透過本書的閱覽之餘，能對闊別半世紀的老友的近況有所知曉。若在其文中足以達此功能者，即不予重述。編輯本書令人至深感佩者，乃善友樂團團員人人不僅深具音樂素養，愛樂終生，且影響親友，尤其子女學樂愛樂。不寧惟是，個個團員學有專長，不論在化學、醫學、教育、建築……皆為諸領域的翹楚，此其一也。時逾半世紀，諸團員心繫善友之情，年久彌篤，一聞將製本書踴躍撰文，熱心關切，甚至由海外（美洲）回來關照。如周叔夜二次回國，林素純於付梓前夕返鄉，此其二也。善友資深團員林耿清先生以年逾八旬，對本書自籌劃、蒐集資料、編輯、造訪團員、接待訪友（團員）……無不躬親，晝夜宣勞，其展現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風儀，此其三也。近世紀來盛行「拿出證據來」。撰述操觚大倡「言之有物」。為製作本書團員楊子賢、林東哲提供收藏五十年前善友樂團公演的全部節目單，及張文燦、蘇正途提供當年善友樂團公演與活動頗為完整的照片，此其四也。綜觀上述，委實令人悸動，感動不已。著因這等品味，編輯室同仁，對本書的問世，要向社會大眾鄭重的宣達，衷心的感受：

看似平常最奇詭；

成如容易卻艱難。

附錄一：善友管絃樂團演奏會集錦

【善友管絃樂團演奏記錄表】

民國年月日	名稱	地點	場所	主辦	演員數	備註
40年7月15日	第一次室內樂演奏會	160 臺南市	市立中學大禮堂	臺南市音樂聯誼會	13	紀念國父誕辰
40年11月18日	第二次室內樂演奏會	161 臺南市	市立中學大禮堂	臺南市政府	25	
41年5月18日	第三次室內樂演奏會	162 臺南市	市立中學大禮堂	臺南市政府	24	
42年4月5日	第四次室內樂演奏會	163 臺南市	市立中學大禮堂	臺南市政府	23	慶祝音樂節
42年8月30日 ³	室內樂演奏會	165 馬公鎮	馬公中正堂	澎湖縣政府	9	演奏二場
43年4月4日	第五次室內樂演奏會	166 臺南市	忠義國校大禮堂	臺南市政府	30	慶祝音樂節
43年8月22日	管絃樂演奏會	167 臺中市	金星戲院	臺中橡膠工業公會	29	演奏二場
44年8月30日	第六次管絃樂演奏會	168 臺南市	忠義國校大禮堂	臺南市政府	35	
44年8月31日	管絃樂演奏會	169 臺南市	市義會禮堂	臺南國新聞處	35	
44年9月2日	室內樂演奏會	馬公鎮	馬公中正堂	澎湖縣文藝委員會	16	演奏三場
44年10月15日 ⁶	管絃樂演奏會	170 臺中市	市立中學大禮堂	臺中市政府	35	演奏三場
44年11月12日	管絃樂演奏會	171 高雄市	省立女中大禮堂	高雄市醫師公會	43	慶祝醫師節
45年3月31日	管絃樂演奏會	高雄市	海軍機校萬能廳	海壇浮塢·海軍機校	44	慶祝音樂節
45年4月5日	管絃樂演奏會	173 新營鎮	新營糖廠中山堂	臺南縣政府	44	慶祝音樂節
45年4月7日	第七次管絃樂演奏會	172 臺南市	省立南師大禮堂	臺南市政府	37	慶祝醫師節
45年11月12日	管絃樂演奏會	174 高雄市	省立女中大禮堂	高雄市政府	36	
46年11月10日	第八次管絃樂演奏會	176 臺南市	社會教育館大禮堂	臺南市政府	44	
47年8月31日	第九次管絃樂演奏會	178 臺南市	成功大學成功堂	善友管絃樂團	35	
48年10月4日	第十次管絃樂演奏會	179 臺南市	成功大學成功堂	臺南國際扶輪社	30	
48年11月29日	第十一次管絃樂演奏會	179 高雄市	省立女中大禮堂	善友管絃樂團	33	
49年4月27日	第十二次管絃樂演奏會	臺南市	私立長中大禮堂	臺南美國新聞處	38	
49年11月27日	第十三次管絃樂演奏會	臺中市	省立臺中一中禮堂	最後一場演奏會		

善友樂團自1951年開始公開演奏，於十年內，公演只少22次



善友樂團節目單集錦



第一次室內樂演奏會之節目單 (7/15/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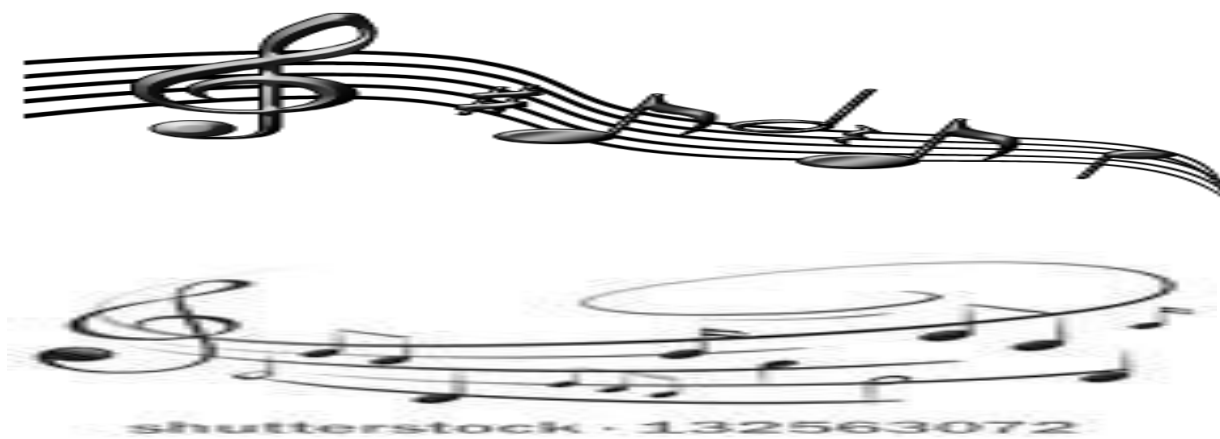
節目內容有全體弦樂合奏、小提琴獨奏、鋼琴提琴協奏、弦樂四重奏等



善友弦樂四重奏 (左起鄭昭明、周叔夜、張文燦、施性傑)



善友團員排演後，席地小酌（相中戴眼鏡者是蘇銀河、蘇氏右邊是鄭昭明、再右邊第二位是林森池、後面站者是林耿清）





施性傑獨奏，林森池指揮樂團伴奏





於台南師範學校演奏





第八次演奏會於台南社會教育館





第十、十二次演奏會於成功大學、台南社會教育館



四十五年後，善友白髮老團員，高興手舉樂器，慶祝新書發表。
(新書「荒漠樂音」發表會，於2005年3月21日在台南舉辦)



附錄二：善友樂團出書 重現一甲子前的風華

自由時報電子報-地方-〈南部〉2007-11-29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71445/print/2/2>

台灣最早成立的民間室內樂團

〔記者楊美紅／善化報導〕為填補台灣西洋音樂教育史空白，化工公司董事長林耿清自費出版「荒漠樂音」、「清聲琴韻」兩本書籍，回溯一甲子前的音樂啟蒙，當年成立的善友樂團，可說是台灣最早成立的民間室內樂團，團員免費教授小提琴，傳承台灣西洋音樂教育。

善友管弦樂團在民國三十七年成立，當年的創始會員為林森池、林耿清和蘇銀河，曾任多屆省議員的林耿清回憶，三哥林森池熱愛小提琴，醫學博士蘇銀河擅長大提琴與單簧管，兩人熱愛演出，為湊成室內樂演奏，他也一起上場，後來鄭昭明加入，讓善友樂團顯見雛形。

身體相當硬朗的林耿清表示，哥哥林森池和他雖忙於化工事業，但熱愛西洋音樂，林森池更是免費教授小提琴，當年南一中學生趨之若鶩，有人晚間通勤來善化學琴，從師大音樂系退休的教授楊子賢，當年更是騎腳踏車從關廟到善化免費學琴。

善友樂團極盛時期，團員從三人增加為四十多人，熱愛音樂的團員傾囊相授，同好間相互切磋，音樂風氣迅速蔓延，在文化沙漠的時空下，這批業餘音樂家進行西洋樂的教育、啟蒙工作，自行設計樂團標誌，舉辦公演四、五十次，瘋音樂程度可見一斑。

為善友樂團蒐集資料、執斑編輯的賴哲顯老師表亦，善友樂團雖在成立十三年後解散，團員各自忙於事業，但團員之一的鄭昭明，繼續指導團員子女音樂，成立著名的「三B兒童管弦樂團」，為樂壇培植出不少音樂家，如蘇顯達、胡乃元等人。

賴哲顯指出，有不少團員有感於台灣西洋音樂教育史研究不足，甚至不知道善友樂團為「三B」前身，動心起念，醞釀要將過去的音樂風華重現，才促成兩本書籍面世，由林耿清經營的允成化工自費出版，內有樂團成員當年表演節目單、簡介、回憶錄等，讓不少研究音樂史學者如獲至寶，也歡迎愛樂人免費索取，回味往日時光。

善友團員個個有所成，如曾任省議員的林耿清、和信治癌中心副院長莊伯祥、高齡九十的老鼓手黃振茂、從美國專程回國的大學教授黃東昇、嘉義大學前音樂系主任林東哲、成大退休教授張文燦及允成化工董事林輝震等，另包括台灣駐巴西代表周叔夜、旅日建築師林永全等人，全都出身善友，見證台灣最老的室內樂團。



